

正法眼藏

目录

重刻正法眼藏序
题刻大慧禅师正法眼藏
答张子韶侍郎书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
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
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

正法眼藏

（录自《正续藏经》第 67 册）

重刻正法眼藏序

正法眼藏者，难言也，请以喻明。譬如净眼洞见森罗，取之无穷，用之无尽，故名曰藏。夫藏者，含藏最广，邪正相杂，泾渭难辩，甚至邪能夺正，正反为邪。故似泉眼不通，泥沙立壅，法眼不正，邪见层出。剔抉泥沙而泉眼通，剪除邪见而法眼正，自非至人，其何择焉！昔竺乾有九十六种背正趋邪，二十八人摧邪持正。逮家东土，白马西来，正教始兴于浊世，名相寻陷于邪宗。由是达磨大师扫除繁萎，直示本心。嗣后五宗分派，各别门风，会其枢要，卓乎纯正。诂意人根寝劣，法久弊生：或承虚接响，以盲枷瞎棒妄号通宗；或守拙抱愚，以一味不言目为本分；或彷彿依稀，自称了悟；或摇唇鼓舌，以当平生。如有百二十家痴禅，自赚赚人，沦溺狂邪。故我大慧老人承悲愿力，运无畏心，决择五家，提挈最正者凡百余人，哀（按：音 pǒu，聚斂）以成帙，目曰《正法眼藏》。是书也，如悬白泽裘，精妖丧魄；秉金刚剑，魔外潜踪。四七古锥宗眼，二三老汉家珍，不涉程途，一览具足。知为后学指南，无加此矣。时有绣水普善庵沙门慧悦、居士春门徐弘泽，自庆奇遇，嗟彼未闻，冀报佛恩，募资重刻，属余为序，以贻同志。而参学者即使游法界无边之门，融古今刹那之念，犹是功勋边事；若能了悟，则自心何知？自眼何见？非见非知，是真得正法眼藏者矣。

万历丙辰端阳日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古越显圣寺住持沙门圆澄撰

题刻大慧禅师正法眼藏

大慧杲公，以迅鹰俊鹞之资，初被湛堂脱鞵，继受圆悟砺爪，然后转摩云空，蹴躡海浪，毛群羽族，靡不遭其裂脑碎肝者。快哉！无师自然之智，真超然而独雄者也！若夫议论风旨，形于楮墨，博大详尽，横所欲吐，必使了然印人之心，而回环转折之妙，又若藻土杼轴而出者，抑何宗说之兼畅欤！良由少侍圆悟，令处择木堂，日与士大夫周旋，稔其华辨，不无资发之助耳。

杲所善士大夫，无如无尽、无垢两居士。无尽始以功名自喜，事业未尽可人，摧拉之后，霜降水涸，洗露本根。当世味蜚口之余，领醍醐沃心之益，想见空阔明妙，令得复秉权轴，更展作畏，未必无可观也。子韶金颅玉骨，**王坚** **王坚**（音 kēng）名节，自树刚大之气，浩然伸于华夷。迨其晚也，必以觉场为息心之地，与杲老契称莫逆，杲因以有衡阳之谴，后会怡然，曾不齿及。此两人者，相与于无相，与其所以然之故，宁易测哉！尝试论之。名纳之与士大夫处，虽无心袭其文采，有如缟裹旃檀，芳馥暗透；代之伟人，世智辨聪，种种靡缺，至于发真归元、末后一着子，必须无面目汉痛下老拳。杲之所著《语录》、《书问》、《宗门武库》与是编，大都贯串宗乘，出入孔老，盖礲（同“砿”，音 lóng）斲（音 zhuó，砍，削）其门徒者十七，而为士大夫发拳者十三。吾辈有意踵两居士**足属**（同“躅”，音 zhuó，足迹）者，尤宜尽心焉，不独缁流当奉为家珍而已。

万历丙辰孟夏浴佛日竹懒居士 李日华 识

答张子韶侍郎书

左右以自所得瞥脱处为极则，才见涉理路、入泥入水为人底，便欲扫除，使灭踪迹。见宗杲所集《正法眼藏》，便云“临济下有数个庵主好机锋，何不收入？如忠国师说义理禅，教坏人家男女，决定可删！”左右见道如此谛当，而不喜忠国师说老婆禅，坐在净净洁洁处，只爱击石火、闪电光一着子，此外不容一星儿别道理，真可惜耳！故宗杲尽力主张，若法性不宽、波澜不阔，佛法知见不亡、生死命根不断，则不敢如此四楞着地、入泥入水为人。盖众生根器不同，故从上诸祖各立门户施設，备众生机，随机摄化。故长沙岑大虫有言：“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前须草深一丈，倩（请）人看院始得。”既落在这行户里，被人唤作宗师，须备众生机。说法如击石火、闪电光一着子，是这般根器方承当得；根器不是处，用之则堰苗矣。宗杲岂不晓瞥脱？一椎便七穿八穴，是性燥，所以集《正法眼藏》，不分门类，不问云门、临济、曹洞、汾仰、法眼宗，但有正知正见、可以令人悟入者，皆收之。见忠国师、大珠二老宿，禅备众体，故收以救此一类根器者。左右书来，云“决定可删”，观公之意，《正法眼藏》尽去除诸家门户，只收似公见解者方是。若尔，则公自集一书，化大根器者，有何不可？不必须教妙喜随公意去之。若谓忠国师说拖泥带水老婆禅便绝后，则如岩头、睦州、乌臼、汾阳无业、镇州普化、定上座、云峰悦、法昌遇诸大老，合儿孙满地，今亦寂然无主化者，诸公岂是拖泥带水说老婆禅乎？然妙喜主张国师，无垢（按：即张九成，字子韶，又名张无尽）破除，初不相妨也。
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

径山大慧禅师 宗杲 集并著语
绣水春门居士 徐弘泽 校阅

琅邪（按：“琅邪”即“琅琊”）和尚问举和尚（按：舒州法华院全举禅师）：“近离甚处？”举曰：“两浙。”“船来、陆来？”曰：“船来。”“船在甚么处？”曰：“步下。”“不涉程途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举以坐具撼（音 mǐ，击打）一撼，曰：“杜撰长老，如麻似粟。”便拂袖而出。

琅邪问侍者：“此是甚么人？”曰：“举上座。”琅邪遂亲下旦过堂，问：“莫是举上座么？莫怪适来相触忤。”举便喝，复问：“长老何时到汾阳？”曰：“某时到。”举曰：“我在浙江早闻你名，元来见解只如此！何得名播寰宇？”琅邪遂作礼曰：“慧觉罪过。”

妙喜曰：

宾则始终宾，主则始终主。二大士蓦劄相逢，主宾互换，直下发明临济心髓，苟非彻证向上巴鼻，具出常情正眼，未免作得失论量。或者道举公前来一一据实祇对，琅邪末后不合作佛法道理，是杜撰处；或者道琅邪被举公道个杜撰，心中疑惑，实时倒戈卸甲，遂挽留举公，咨决此事，谓之坐参。一犬吠虚，千獠啜（音 di）实，盖由主法者智眼不明，滥觞宗教，疑误后人。殊不知二大士激扬，若日月丽天，龙象蹴蹋，决非跛驴盲者之事。井蛙醢鸡，又焉知宇宙之宽旷邪！

予尝室中举此话问学者：“你还肯琅邪此语否？”曰：“不肯。”“何故不肯？”曰：“不合作佛法道理。”予复举：“云门问洞山：‘近离甚处？’曰：‘查渡。’‘夏在甚处？’曰：‘湖南报慈。’‘几时离彼？’曰：‘八月二十五。’门云：‘放你三顿棒。’你还肯云门此语否？”曰：“肯。”“肯者云何？”曰：“云门无佛法道理。”予曰：“师家问处一般，学者答处无异，你为甚肯一不肯一？”学者仁思，予连棒打出。复召其僧：“且来，且来！”其僧回首，予曰：“你若作棒会，带累我也是个瞎汉！”其僧便礼拜，曰：“今日方知琅邪与举公非常情可测。”予曰：“你看遮瞎汉乱统。”又打喝出。

予因罪居衡阳，杜门循省外，无所用心。间有衲子请益，不得已与之酬酢。禅者冲密、慧然随手抄录，日月浸久，成一巨轴。冲密等持来乞名，其题欲昭示后来，使佛祖正法眼藏不灭，予因目之曰《正法眼藏》，即以琅邪为篇首，故无尊宿前后次序、宗派殊异之分，但取彻证向上巴鼻、堪与人解黏去缚、具正眼而已。

岩头和尚示众云：

“夫大统纲宗中事，须识句。若不识句，难作个话会。甚么是句？百不思时唤作正句，亦云居顶，亦云得住，亦云历历，亦云惺惺，亦云的的，亦云佛未生时，亦云得地，亦云与么时。将与么时，等破一切是非；才与么便不与么，便转辘辘地。若也看不过，才被人刺着，眼眨瞪地，恰似杀不死底羊相似。不见古人道‘沉昏不好’，须转得始得，触着便转，才与么便不与么。是句亦划，非句亦划，自然转辘辘，自然目前露傀儡地、饱麴麴地。不解却，不解齧。不见道‘却物为上，逐物为下’，瞥起微情，早落地上。若是齧猪狗，眼赫赤。

“若有人问‘如何是禅’，向伊道‘合取屎孔着’，却有些子气息，便知深浅，硬纠缠地。汝识取这个狸奴面孔，与么时不要故探伊，不要称量伊。于中有

一般汉，撞着物不解转，刺着屙漉漉地，这般底椎杀万个亦无罪过。若是本色底，拨着便上，齧人火急，却似刺猬子相似，未触着时自弄毛羽，可怜生，才有人拨着，便嗔斗诟地，有甚么近处？若也未得，与么荡荡地，唤作依句修行。有则便须等破，与么时一物不存。信知从来学得一切言句隘在胸中，有甚么用处？不知道，辟观辟句，外不放入，内不放出，截断两头，自然光熠熠地，不与一物作对，便是无诤三昧。

“兄弟若欲得易会，但向根本明取，欲出不出便须转，一口齧断后，不用寻伊去住底远近，但放却，自然露倮倮地，不用思搭着，昏昏地。才有所重，便成窠臼，古人唤作贴体衣病，最难治。是我向前行脚时参着一两处尊宿，只教日夜管带，坐得骨臀生胝，口里水漉漉地。初向然灯佛肚里黑漆漆地，道‘我坐禅守取’，与么时犹有欲在。不见道‘无依无欲便是能仁’。古人道置毒药安乳中，乃至醍醐，亦能杀人。

“这个不是汝习学得底，这个不是汝去住底，不是汝色里底，莫错认门头户口，赚汝腊月三十日赤闌闌地无益。当莫造作捏怪，但知着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随分遣时，莫乱统，诈称‘道者有一片衣，不敢将出晒，恐人见，怕失道者名’，图人赞叹，作恁么不中心行。

“兄弟亦不要信他绳床上老梢槌，屙漉漉地，将为好诳人，别造地狱着汝在。信知古风大好，不见道‘有即是无、无即是有’，与么送出来时，便知深浅。这个是古格。于中有一般汉，信彩吐出来，有甚么碑记，但知唤作禅道，但知唤作一句子，软嫩嫩地，真是无孔铁锤，聚得一万个，有甚么用处？若是有筋骨底，不用多。

“诸处行脚，也须带眼始得，莫被人谩，不见道‘依法生解，犹落魔界’。夫唱教，须一一从自己胸襟间吐得出来，与人为榜样。今时还有与么汉么？第一一切须识取左右句，这个是出头处。识取去底，识取住底，这个是两头句，亦是左右句，亦唤作是非句。才生便齧，自然无事。兄弟见与么说，还会么？莫终日闌闌地，亦无了期。欲得易会，但知于声色前不被万境惑乱，自然露倮倮地，自然无事，送向声色前，荡荡地，恰似一团火焰相似，触着便烧，更有甚么事！不见道‘非是尘不侵，自是我无心’。时热，珍重。”

3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佛法两字，直是难得人。有底不信自己佛事，唯凭少许古人影响，相似般若所知境界，定相法门，动即背觉合尘，黏将去、脱不得。或学者来，如印印泥，递相印授，不唯自误，亦乃误他。洞山门下无佛法与人，只有一口剑，凡是来者，一一斩断，使伊性命不存，见闻俱泯，却向父母未生前与伊相见。见伊拟近前，便与斩断。然则刚刀虽利，不斩无罪之人，莫有无罪底么？也好与三十拄杖。”

4

佛眼和尚示众云：“千说万说，不若亲面一见，纵不说，亦自分明。王子宝刀喻、众盲摸象喻、禅学中隔江招手事、望州亭相见事、迴绝无人处深山岩崖处事，此皆亲面而见之，不在说也。”

5

云门和尚拈起拂子云：“遮里得个入处去捏怪也，日本国里说禅，三十三天

有个人出来唤云：‘咩，咩！特舍儿担枷过状。’”

妙喜曰：遮老汉克由巨耐——冒姓佃官田，更不纳苗税。

6

拭眼（按：一作“赤眼”）归宗和尚示众云：“从上古德，不是无知解，他高尚之士，不同常流。今时不能自成自立，虚度时光。诸子！莫错用心，无人替汝，亦无汝用心处。莫就他觅，从前只是依他解，发言皆滞，光不透脱，只为目前有物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玄旨？”曰：“无人能会。”僧云：“向者如何？”曰：“有向即乖。”僧云：“不向者如何？”曰：“谁求玄旨？”又曰：“去！无汝用心处！”僧云：“岂无方便门，令学人得入？”曰：“‘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’”僧云：“如何是观音妙智力？”师敲鼎盖三下，曰：“子还闻否？”僧云：“闻。”曰：“我何不闻？”僧无语。宗以棒趁下。

7

罗山和尚初入院时上堂，才揽衣欲坐，即云“珍重”，便下座。良久却回云：“未识底近前来！”时有僧才出礼拜，山云：“也大苦。”僧礼拜起云：“某甲咨和尚……”山便喝出。

僧问：“如何是奇特一句？”山云：“道甚么？”

良久云：“若是上士，脚才跨门便委得。若也觊面相呈，犹是钝汉，口喃喃地不消一镞。会么？不是禅，不是道，不是佛，不是法，是甚么？灵锋宝剑常露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若能操持，一任操持。若也出场定当，须是个汉始得。机机相副，法法无根，互为宾主。虽然如此，切忌承当。何故？你若野干鸣，我即师子吼；我若野干鸣，你亦师子吼；你若师子吼，我亦师子吼。临时布取意句，有主宰。所以道：意中句，句中意，意中不停句，句中不停意，意句不同伦，合作么生会？意能划句，句能划意，意句交驰，是为可畏。意句不明，事理不通，只是个无孔铁锤，古人唤作流俗阿师。似这般底如稻麻竹苇，有甚么用处？”

“此个门中须是个汉，眼卓朔地，点着便转辘辘地，岂是你清浊可羨、凡圣能诠？有恁么汉，上士相逢，如击石火，如爆龟纹，迅速如风，捷辩如电，快着精彩，一人半人。事褫言句，动逾万亿，低头学禅，卒不可得。所以道：恁么则易，不恁么则难；亦云恁么则难，不恁么则易。诸人作么生？大须细意。”

“兄弟！夫行脚也须带眼，莫被这般底罩却——教你直须冥然去，须得绵绵去。苦哉！被这般底无辜枷着，有甚么出期？这个如水上葫芦子，有人按得么？常露现前，滔滔地，自由自在。未曾有一法解盖得伊，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。拨着便露，触着便转辘辘地。盖声盖色，展即周流无滞，常露目前，岂是兀兀底？出则无无不是，入则个个归源。声前迥迥地，岂堕有无？所以道：声前一句，非圣不传；未曾亲近，如隔大千。声前一思，大家具知，这个作么生会？寻常道：声前有路，从汝洞明；句后不来，犹亏一半。纤毫不透，如隔铁围；奇特相逢，将何诘对？”

“大凡唱教，须会目前生死、意句杀活，方可褒扬。杀人刀，活人剑，上古之机锋，亦是今时之枢要。摧魔破执，不得不无。直露真诠，须知己有，的能破的，大用无亏，圆通现前，魔难措手。若也未得如此，一切四威仪中合作么生明显？还见伊面孔么？遮里寻常道：面门一思，常时无间。诸人还得恁么也无？若

实未明，且须自立，露倮倮地，不与万法为邻，一切法盖伊不得。所以古人道：‘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。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。’第一须得本智现前，本地风光常露倮倮地，自由自在，出入无滞，方可违时，乃至龙神擎花无路，外道潜觑不见，有踪不是，泯形实去。

“兄弟！透顶透底始得。莫只遮边那边遑得些子言句，到处插语，指东画西，举古举今。这般底椎杀一万个，有甚么罪过？明朝后日镬鎔人家男女，打汝鬼骨臀有日在。知么？宗门深奥，酌度胸襟。粗餐易饱，细嚼难饥。根本差（按：原作“茗”）殊，良由自错，虚劳一报，空腹高心，过是阿谁？食人言语，拣择是非，只占己长，终无是处。无事珍重。”

8

琅邪觉和尚上堂，有僧出来画一圆相。琅邪拈拄杖，僧拟议，琅邪便打云：“道！”僧云：“不道！”“为甚么不道？”僧云：“三世诸佛不出于此。”琅邪又打，寻时趁出。乃云：“教中道，以手指比丘，犯波逸提罪，山僧今日入地狱如箭射。”

9

雪峰山畔有一僧，卓庵多年，不剃头，自作一柄木杓，去溪边舀水吃。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庵主云：“溪深杓柄长。”僧归，举似雪峰。峰云：“也甚奇怪。虽然如是，须是老僧勘过始得。”

峰一日同侍者将剃刀去访他。才相见，便问：“道得即不剃汝头。”庵主便将水洗头，峰便与剃却。

10

云居简和尚，僧问：“路逢猛虎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千人万人不逢，偏汝便逢！”问：“孤峰独宿时如何？”曰：“闭着七间僧堂不宿，阿谁教汝孤峰独宿！”

11

晦堂和尚示众云：“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；离幻即觉，亦无渐次。释迦老子千门万户一时击开，灵利汉才闻举着，撩起便行；更若踟蹰，君往西秦，我之东鲁。”

12

僧问赵州：“学人乍入丛林，乞师指示。”州云：“吃粥了也未？”云：“吃粥了也。”州云：“洗钵盂去。”其僧因此大悟。

云门云：“且道有指示无指示？若言有，赵州向伊道个甚么？若言无，遮僧为甚悟去？”

云峰悦和尚云：“云门不识好恶，恁么说话，大似为蛇画足。云峰则不然，遮僧恁么悟去，入地狱如箭射。”

妙喜曰：云门老汉大似阿修罗王^{𦵏毛}（音 mào，同“茆”，择取）动三有大城诸烦恼海，随后喝云：“寐语作甚么！”复云：“云峰虽善背手抽金镞，翻身控角弓，争奈蹉过云门何！”

13

黄龙南和尚示众。举：“大珠和尚云‘身口意清静，是名佛出世；身口不清净，是名佛灭度’也。好个消息！古人一期方便，与你诸人开个入路。既得个入路，又须得个出路。登山须到顶，入海须到底。登山不到顶，不知宇宙之宽广；入海不到底，不知沧溟之浅深。既知宽广，又知浅深，一蹋蹋翻四大海，一捆捆倒须弥山；撒手到家人不识，雀噪鸦鸣栢树间。”

14

僧问保福：“雪峰平生有何言句，得似羚羊挂角时？”福曰：“不可我作雪峰弟子不得。”

15

真净和尚示众。举：三圣问雪峰：“透网金鳞以何为食？”峰云：“待汝出得网来，即向汝道。”三圣云：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！”俊哉，俊哉！快活，快活！恰似一只鹞子，莫惊着。报宁即不然。‘透网金鳞以何为食？’‘待你出得网来，即向你道。’待他道‘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！’但拽拄杖打出三门外。复云：‘也好快活，恰似一只虎，莫动着。’诸禅德！且道报宁快活何似三圣快活？莫有快活底汉么？出来定当看。”良久，喝一喝，云：“把手搜不住。”

16

庞居士曰：“但愿空诸所有，慎勿实诸所无。”

17

乌臼和尚见玄、绍二上座来，便问：“二禅伯近离甚么处？”僧云：“江西。”臼便打。僧云：“久向和尚有此机要。”白云：“你既不会，第二个近前来！”僧拟议。臼又打云：“同坑无异土。参堂去！”

18

赵州和尚一日在东司上，见文远过，遂唤云：“文远！”远应喏。州云：“东司上不可与你说佛法。”

19

慈明和尚示众云：“‘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’诸仁者若也信得去，不妨省力，可谓善财入弥勒楼阁，无边法门悉皆周遍，得大无碍，悟法无生，是谓无生法忍。

“‘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于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。’且问诸人：阿那个是当念？只如诸人无明之性，即是汝本觉妙明之性，盖为不了生死根源，执妄为实，随妄所转，致堕轮回，受种种苦。若能回光返照，自悟本来真性不生不灭，故曰‘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’

“只如四大五蕴不净之身，都无实义，如梦如幻，如影如响，从无量劫来，流浪生死，贪爱所使，无暂休息，出此入彼，积骨如毗富罗山，饮乳如四大海水。何故？为无智慧，不能了知五蕴本空，都无所实，逐妄受生，贪欲所拘，不得自在故。所以世尊云：‘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；若灭贪欲，无所依止。’

“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虚假，本来空寂，诸见不生，无我人众生寿者，诸法皆

如，故曰‘幻化空身即法身，法身觉了无一物’。唯听法说法，虚玄大道，无着真宗，故曰：‘本源自性天真佛’，又曰‘五阴浮云空去来，三毒水泡虚出没’，若如是者，是为‘度一切苦厄’，乃至无量无边烦恼知解，悉皆清静，是为清静法身。

“若到这个田地，便能出此入彼，舍身受身，地狱天堂，此界他方，纵横自在，任意浮沉，应物舒光，随机逗教，唤作千百亿化身。

“与么说话，可谓无梦说梦，和泥合水，撒屎撒尿，不识好恶。”

乃呵呵大笑云：“若向衲僧门下，十万八千，未梦见他汗臭气在。虽然如是，事不得一向。‘但以假名字，引导于众生。’”喝一喝。

20

保宁勇和尚示众。举：“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起坐镇相随，语默同居止。分毫不相离，如身影相似。欲识佛去处，只遮语声是。”

“大众！傅大士此之一颂，古今不坠。一切人知向此，瞥地者亦多，错会者不少。玄沙和尚云：‘大小傅大士只认得个昭昭灵灵。’洞山聪和尚云：‘你且道衲僧家里还曾睡也无？’此二尊宿两转语——谁言世上无仙客？须信壶中别有天。保宁亦有一颂：‘要眠时即眠，要起时即起。水洗面皮光，啜茶湿却髭（嘴）。大海红尘生，平地波涛起。呵呵呵呵呵，啰哩哩啰哩。’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保宁境？”云：“主山头倒卓。”“如何是境中人？”云：“鼻孔无半边。”“如何是保宁家风？”云：“硬餠饼，烂糲（音 bótuō）。”“忽遇客来，将何祇待？”云：“粗糲易饱，细嚼难饥。”

21

严阳尊者问赵州：“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”州云：“放下着！”严云：“既是一物不将来，又放下个甚么？”州云：“放不下，便担取去！”

黄龙南和尚颂云：“一物不将来，两肩担不起。言下忽知非，心中无限喜。毒恶既忘怀，蛇虎为知己。光阴几百年，清风犹未已。”

22

法华举和尚示众云：“释迦不出世，达磨不西来。佛法遍天下，谈玄口不开。”妙喜曰：“作贼人心虚。”

23

定慧信和尚问僧：“忠国师无情说法，南方尊宿如何商量？”僧云：“诸方皆云六根互用。”信云：“教中道‘无眼耳鼻舌身意’，将甚么互用？”僧拟议，信劈脊便打。

24

生法师云：“敲空作响，击木无声。”云门以拄杖空中敲云：“阿耶耶！”又敲板头云：“作声么？”僧云：“作声。”云门云：“遮俗汉！”又敲板头云：“唤甚么作声？”

25

玄沙和尚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僧云：“瑞岩来。”沙云：“瑞岩有甚么言句？”

云：“和尚寻常唤‘主人翁！’，自应云‘诺！惺惺着！他后莫受人谩。’”沙云：“一等弄精魂，犹较些子。”

26

黄龙新和尚示众云：“清珠下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；念佛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佛。佛既不乱，浊水自清；浊水既清，功归何所？”良久，云：“几度黑风翻大海，未曾闻道钓舟倾。”

27

荐福古和尚示众。举：百丈恒和尚有时上堂，众才集，云：“吃茶”，便下座。有时上堂，众才集，云：“珍重”，便下座。有时上堂，众才集，云：“歇”，便下座。往往多用此时节因缘，众人罔测津涯。后来又自作一颂，颂此三转因缘，云：“百丈有三诀，吃茶、珍重、歇；直下便承当，敢保君未彻。”

“大众！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颂，且道见处如何？还知得失否？要会么？据他三度上堂时节，恰似个好人；后来作此一颂，恰如面上雕两行字。若是通人达士，举起便知；后学初机，难为拣辨。老僧与汝从头注出：‘百丈有三诀’，贼身已露；‘吃茶、珍重、歇’，赃物出来；‘直下便承当，敢保君未彻’，大似抱赃判事。然虽如此，诸仁者若具择法眼，方能证明；如或邪正不分，可谓颠预佛性，更须博（按：原作“博”，同“博”）问贤良，可惜虚生浪死。”

28

归宗宝和尚赞初祖达磨（并序）：

“师真徒邈，三界无着。拟欲安排，知君大错。虚劳指点，何处扪摸。要识师真，乾坤廓落。师相兮世所希，师眉兮阵云垂，师眼兮电光辉，师鼻兮耸须弥，师口门无齿兮过在谁？拟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。彼此丈夫兮传法与阿谁？更住少林兮懔却西归。遇衲僧兮好与一顿椎，虽然如是兮不会莫针锥。”

琅邪觉和尚睹此赞，乃述颂云：

“师眼兮深，师鼻兮大，师耳兮穿，师舌兮快，师身兮墨，师心兮戴。手携只履返流沙，熊耳石塔今犹在。只将此颂，验尽天下衲僧。”

妙喜曰：戴（按：《指月录》作戴），此一字，不得动着，动着则祸生。

29

真净和尚示众。举：三圣云：“我逢人即出，出则不为人。”兴化云：“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则便为人。”

“看遮两个老古锥，窃得临济些子活计，各自分疆列界，气冲宇宙，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。诸禅师！且道笑作甚么？还知落处么？若知，一任七颠八倒；若不知，且向三圣、兴化葛藤里齧嚼。”

30

赵州和尚到云居。居云：“老老大大，何不觅个住处去？”州云：“作么生是某住处？”居云：“山前有个古寺基。”州云：“和尚自住取。”

次到茱萸。萸亦云：“老老大大，何不觅个住处去？”州云：“甚么处是某住处？”萸云：“老老大大，住处也不知。”州云：“三十年弄马骑，今日被驴子扑。”

31

洞山云：“须知有佛向上事。”僧问：“如何是佛向上事？”山云：“非佛。”云门云：“名不得，状不得，所以言非。”

32

僧问慈明和尚：“如何是佛？”云：“水出高源。”又问：“行脚不逢人时如何？”云：“钓丝绞水。”

33

保宁勇和尚示众云：“有手脚，无背面；明眼人，看不见；天左旋，地右转。”拍膝云：“西风一阵来，落叶两三片。”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云：“镬汤无冷处。”

34

大沩真如和尚，举：雪峰尝谓玄沙曰：“有个南际长老，问无有答不得者。”际一日到雪峰，峰令访玄沙。沙问曰：“古人道：‘此事唯我能知’，长老作么生？”际曰：“须知有不求知者。”沙曰：“山头老汉，吃许多辛苦作么！”“玄沙恁么道，大沩恁么举，不得动着。何故？‘如击涂毒鼓，远近闻皆丧。’”

35

沩山问仰山：“甚么来？”仰山云：“田中来。”沩云：“田中有多少人？”仰插锹，叉手而立。沩云：“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。”仰拽锹而去。雪窦云：“诸方咸谓插锹话奇特，大似随邪逐恶。据雪窦见处，仰山被沩山一问，直得草绳自缚，去死十分。”妙喜曰：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鲜矣。

36

黄龙南和尚示众。举：僧问乾峰：“‘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。’未审路头在甚处？”峰以拄杖画云：“在遮里。”僧请益云门，门拈起扇子云：“扇子^{是字}跳上三十三天，筑着帝释鼻孔；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盆倾。会么，会么？”“乾峰一期指路，曲为初机；云门乃通其变，故使后人不倦。汝等诸人须穷二老之意，莫逐二老之言。得意则返正道以归家，寻言则荡邪途而转远。”

37

大愚一日辞归宗，宗问：“甚处去？”愚云：“诸方学五味禅去。”宗云：“诸方有五味禅，我遮里只有一味禅。”愚便问：“如何是和尚一味禅？”宗蓦口便打，愚忽然大悟云：“嗟（音á），我会也！”宗云：“道，道！”愚拟开口，宗又打，趁出。

38

灌溪初参临济，才入门，济蓦胸擒住。灌溪便云：“领，领！”济便托开。

39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佛法不顺人情。诸方长老开口，尽道‘我会禅会道’，且道伊会也未？无端向屎坑里坐，漫神诳鬼，似这般底，打杀千万个与狗子吃，有甚么过？又有一般禅和子，大开着眼被伊狐魅，殊不自知蓦头着屎浇，亦不厌恶。大众！彼此丈夫，争受恁么！自己合作么生？”

40

僧问睦州和尚：“如何是展演之言？”州云：“量才补职。”又问：“如何是不展演之言？”州云：“伏惟尚飨。”

41

雪峰和尚到投子。投子指庵前一片石，谓峰云：“三世诸佛总在里许。”峰云：“须知有不在里许者。”投子云：“不快漆桶！”

投子与峰游龙眠，路有两条。峰问：“那个是龙眠路？”投子以杖指之。峰云：“东去西去？”投子云：“不快漆桶！”峰问：“一椎便就时如何？”投子云：“不是性燥汉。”云：“不假一椎时如何？”投子云：“不快漆桶！”又问：“此间还有人参也无？”投子将锄头抛向面前。峰云：“恁么则当处掘去也。”投子云：“不快漆桶！”

42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主宾互换，坐断乾坤；料拣双施，谁人举目？释迦圣主示灭双林，达磨大师真归熊耳。琅邪门下还有具眼衲子、真正道流么？若无，应病与药，诊候临时。”

僧问：“德山棒、临济喝，去此二途，请师别道。”琅邪云：“千钧之弩，不为鼯鼠而发机。”僧便喝。琅邪云：“作家！”僧拟议，琅邪便打。

43

大宁宽和尚示众云：“佛法无事，人自迷源；祖佛出来，大家整顿。故有教流沙界，道播四方，尽皆舍短从长，穷究本性。本性若达，一切皆通，信手拈来，千般受用。且道恁么说话，还合得祖宗门下事么？”良久云：“啼得血流无用处，不如缄口过残春。”

44

江州刺史李渤问归宗：“教中所言须弥纳芥子，渤即不疑；芥子纳须弥，莫是妄谈否？”宗曰：“人传使君读万卷书籍，还是否？”李曰：“然。”宗曰：“摩顶至踵，如椰子大，万卷书向何处着？”李俛（俯）首而已。

李异日又问云：“大藏教明得个甚么边事？”宗举拳示之，云：“还会么？”李云：“不会。”宗云：“这个措大（按：犹言‘穷酸读书人’、‘穷秀才’）空读万卷书，拳头也不识！”

45

僧问清平和尚：“如何是大乘？”曰：“井索。”“如何是小乘？”曰：“钱索。”“如何是有漏？”曰：“箴篱。”“如何是无漏？”曰：“木杓。”

法云圆通和尚曰：“大乘小乘，井索钱索；有漏无漏，箴篱木杓。”

46

法昌遇和尚垂语云：“我要一个不会禅底做国师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且道是醍醐句、是毒药句？”

47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脚头脚尾，横三竖四。北俱卢州火发，烧着帝释眉毛，东海龙王忍痛不禁，轰一个霹雳，直得倾湫倒岳，云暗长空。十字街头，廖胡子醉中惊觉，起来拊掌呵呵大笑云：‘筠阳（按：原作“云”，今改）城中，近来少贼。’”乃拈拄杖云：“贼，贼！”

48

玄沙因误服药，遍身红烂。僧问：“如何是坚固法身？”沙云：“脓滴滴地。”

怀和尚颂云：“滴滴通身是烂脓，钓鱼船上显家风。时人只看丝纶上，不见芦花对蓼红。”

端和尚云：“曾有人问法华：‘如何是清净法身？’只答他道‘屎臭熏天’，又云‘莲花叶上化生儿’。且道与古人是同是别？法华亦有颂云：‘屎臭熏天亦偶然，法华争敢为君宣。鼻中若有通天窍，一任横行不着穿。’”

49

疏山示众云：“老僧咸通年已前会得法身边事，咸通年已后会得法身向上事。”云门问：“承闻和尚咸通年已前会得法身边事，咸通年已后会得法身向上事，是否？”山云：“是。”门云：“如何是法身边事？”山云：“枯桩。”门云：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”山云：“非枯桩。”门云：“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？”山云：“许你说。”门云：“枯桩岂不是明法身边事、非枯桩岂不是明法身向上事？”山云：“是。”门云：“法身还该一切否？”山云：“作么生不该？”门指净瓶云：“法身还该这个么？”山云：“阇梨！莫向净瓶边会。”门便礼拜。

妙喜曰：“云门礼拜，不是好心。”

50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祖师道：‘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；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’达磨大师信脚来、信口道，后代儿孙多成计较。要会开花结果处么？郑州梨，青州枣，万物无过出处好。”

又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云：“肥从口入。”

问：“祖意、教意是同是别？”云：“人贫智短，马瘦毛长。”

51

慈明和尚《牧童歌》：“牧牛童，实快活，跣足披蓑双角撮，横眠牛上向天歌。人问如何牛未渴？回面观，平田阔，四方放去休拦遏。八面无拘任意游，要收只在索头拨。小牛儿，顺摩捋，角力未充难提掇。且从放在小平坡，虑上高峰四蹄脱。日已高，休吃草，捏定鼻头无少老。一时牵向圈中眠，和泥看伊东西倒。笑呵呵，好不好，又将横笛顺风吹，震动五湖山海岛。倒骑牛，脱布袄，知音休向途中讨。若问牧童何处居？鞭指东西无一宝。”

52

归宗和尚划（铲）草次，有讲僧来参。忽有一蛇过，宗以锄断之。僧云：“久响归宗，元来是个粗行沙门！”宗按锄顾视僧曰：“你粗、我粗？”

后来雪峰问德山：“古人斩蛇，意旨如何？”德山便打，雪峰便走。德山召云：“布衲！”雪峰回首，德山云：“他后悟去，方知老汉彻底老婆心。”

53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；树倒藤枯，恰好吃棒。你且道，过在甚么处？”良久云：“不是僧繇手，徒说会丹青。”

54

黄龙南和尚示众云：“江南之地，春寒秋热。近日以来，滴水滴冻。”僧问：“滴水滴冻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未是衲僧分上事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衲僧分上事？”曰：“滴水滴冻。”

55

南泉、鲁祖、杉山、归宗四人，离马祖处，各谋住庵。于中路相别次，南泉插下拄杖云：“道得也被这个碍，道不得也被这个碍。”宗拽拄杖，打泉一下云：“也只是这个，王老师说甚么碍与不碍！”鲁云：“只此一句语，大播天下。”

56

洞山聪和尚尝自负柴上山，路逢一僧问：“山上有柴，何故将上去？”聪便放柴于地，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聪云：“我要烧。”

57

僧问严阳尊者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土块。”“如何是法？”曰：“地动也。”“如何是僧？”曰：“吃粥吃饭。”“如何是新兴水？”曰：“前面江里。”

58

百丈怀和尚侍立法眼次，因请益：“外道问佛：‘不问有言、不问无言……’”，叙语未终，法眼曰：“住，住！汝拟向世尊良久处会去！”怀于此大悟。

59

杨岐和尚为慈明忌日设斋，众集至真前。以两手握拳安头上，以坐具画一画，打一圆相，便烧香，退身三步，作女人拜。首座云：“休捏怪！”曰：“首座作么生？”座云：“和尚休捏怪。”曰：“兔子吃牛奶。”第二座近前，打一圆相，便烧香，亦退身三步，作女人拜。杨岐近前作听势，第二座拟议，杨岐打一掌，曰：“遮漆桶，也乱做！”

妙喜曰：“杨岐老汉，大似溺却一船麻，却来屎斗里扫。”

60

临济辞黄檗。檗问：“甚么处去？”济云：“不是河南，便是河北。”檗便打，济约住棒，遂与一掌，檗呵呵大笑，唤侍者：“将先师禅板、拂子来！”济召侍者：“将火来！”檗云：“汝但将去，已后坐却天下人舌头去在。”

61

香严初开堂，汾山令人送拄杖并书到。香严接了，云：“苍天，苍天！”僧便问：“和尚为甚如此？”曰：“只为冬行春令。”

62

黄龙南和尚示众云：“青萝夤缘，直上寒松之顶；白云淡泞，出没太虚之中。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。闹个甚么？咄！”下座。

63

天衣怀和尚示众云：“青萝夤缘，直上寒松之顶；白云淡泞，出没太虚之中。何似南山起云，北山下雨？若也会得，甜瓜彻蒂甜；若也不会，苦瓠连根苦。”

64

慈明和尚示众，以拄杖击绳床一下，云：“大众！还会么？不见道：‘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，……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’香严恁么悟去，分明悟得如来禅，祖师禅未梦见在。且道祖师禅有甚长处？若向言中取则，误赚后人；直饶棒下承当，辜负先圣。万法本闲，唯人自闹。所以山僧居福严，只见福严境界：宴起早眠，有时云生碧嶂，月落寒潭；音声鸟飞鸣般若台前，娑罗花香散祝融峰畔。把瘦筇，坐盘陀石，与五湖衲子时话玄微，灰头土面。住兴化，只见兴化家风：迎来送去，门连城市，车马骈阗。渔唱潇湘，猿啼岳麓，丝竹调（歌）谣，时时入耳。复与四海高人，日谈禅道，岁月都忘。且道居深山、住城郭，还有优劣也无？试道看。”良久云：“是处是慈氏，无门无善财。”

65

荐福古和尚示众云：“三世诸佛，仰望不及；天下祖师，结舌有分。知有者，善自保任；未知有者，不休何待？”又示众云：“剑去久矣，徒劳刻舟。珍重。”

66

保宁勇和尚云：“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三是三，四是四，数目甚分明，上下依资次。依资次，有何事？”以拄杖画一画，云：“大众！一时乱却六十甲子了也。”

67

玄沙和尚云：“深山悬崖，千年万年人迹不到处，还有佛法也无？若道有，唤甚么作佛法？若道无，佛法却有不到处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，忽遇三种病人来，作么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椎竖拂他又不见；患聋者，语言三昧他又不闻；患瘖者，教伊说又说不得。且作么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”

有僧请益云门。门云：“汝礼拜着！”僧礼拜起，门以拄杖便拄，僧退后，门云：“你不是患盲？”复唤僧近前，僧近前，门云：“你不是患聋？”乃竖起拄杖云：“还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门云：“你不是患瘖？”其僧于此有省。

汾阳昭和尚颂云：“权生聋瞽瘖^{病-丙+(君/巾)}（同“^{病-丙+(君/羊)}”，音 qún，麻木）痲，要显吾宗验作家。金刚截铁如泥碎，透金才动失玄沙。”

佛眼和尚颂云：“玄沙三种病人，有理不在高声。引得香严老子，却来树上

悬身。”

68

大宁宽和尚示众云：“少林妙诀，古佛家风；应用随机，卷舒自在。如拳作掌，开合有时；似水成沤，起灭无定。动静俱显，语默全彰；万用自然，不劳心力。到遮里唤作顺水放船，是人去得（按：其他灯录相关处，无“是人去得”一句），且道逆风举棹，谁是知音？”良久云：“弄潮须是弄潮人。”

69

僧问大隋和尚：“如何是大隋一面事？”曰：“东西南北。”
妙喜曰：“且道答遮僧话、不答遮僧话？”

70

忠国师问紫璘供奉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城南来。”国师云：“城南草作何色？”云：“作黄色。”国师乃问童子：“城南草作何色？”童子云：“作黄色。”国师云：“只遮童子亦可帘前赐紫，对御谈玄。”

71

泐潭英和尚开堂日，僧礼拜起，便垂下袈裟角云：“脱衣卸甲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喜得狼烟息，弓梢壁上悬。”僧却揽上袈裟云：“重整戈甲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不到乌江畔，知君未肯休。”僧便喝，英曰：“惊杀我！”僧拍一拍，英曰：“也是死中得活。”僧礼拜，英曰：“将谓是收燕破赵之才，元来只是贩私盐贼！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眉分八字，眼似流星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一棒一条痕。”僧云：“大众证明，学人礼谢。”英呵呵大笑。僧拜起，以左手画一圆相，英以拂子穿向右边；僧以右手画一圆相，英以拂子穿向左边；僧以两手画圆相托呈，英以拂子画一画，云：“三十年来未曾逢洵仰子孙，今日却遇着个蹋土墜（音 jī）汉。还更有问话者么？”

良久无人，遂云：“问也无穷，答也无尽，问答去来，于道转远。何故？况为此事，直饶棒头荐得，不是丈夫；喝下承当，未为达士。那堪更向言中取则、句里驰求？语路尖新、机锋捷疾，如斯见解，尽是埋没宗旨，玷污先贤，于吾祖道何曾梦见！只如我佛如来临般涅槃，乃云：‘吾有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付嘱摩诃大迦叶。’迦叶遂付阿难，洎商那和修、毘多士，诸祖相继，至于达磨西来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不立文字语言，岂不是先圣方便之道？自是当人不信，却自迷头认影，奔逐狂途，致使伶俜流浪生死。禅德！若能一念回光返照，向自己脚跟下褫剥，究竟将来，可谓洞门豁开，楼阁重重，十方普现，海会齐彰，便乃凡圣贤愚、山河大地，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，更无纤毫透漏。山僧如是举唱，若是众中有本色衲僧，闻之，实谓掩耳而归，笑破他口。大众！且道本色衲僧门下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良久云：“天际雪埋千尺石，洞门冻（按：原作“冰”，今改）折几株松。”

72

禾山示众云：“习学谓之闻，绝学谓之邻，过此二者，是谓真过。”僧问：“如何是真过？”曰：“解打鼓。”“如何是真谛？”曰：“解打鼓。”“即心即佛即不问，如何是非心非佛？”曰：“解打鼓。”“向上人来，如何接？”曰：

“解打鼓。”

73

庞居士问马大师：“不与万法为侣，是甚么人？”曰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即心是佛。”

74

大沩真如和尚示众云：“阿喇喇，是甚么？翻思破灶堕，杖子才击着，方知辜负我。”以拄杖击香卓（按：同“桌”）一下，云：“堕，堕！”

僧问：“赵州庭柏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夜来风色紧，孤客已先寒。”僧云：“先师无此语，又作么生？”曰：“行人始知苦。”僧云：“十载走红尘，今朝独露身。”曰：“雪上加霜。”

75

天衣怀和尚示众云：“玄黄不真，黑白何咎。六祖大师道：‘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’若会此个说话，直入维摩丈室，住金色光中，见十方世界四圣六凡，如观掌中庵摩勒果。又见一类众生，寢生死长夜，昏昏睡眠，不觉不知，作金鸡报晓一声，令伊省寤，岂不快哉！若能如是，方可‘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即名为报佛恩’。虽然如是，古人道：‘笑我者多，哂我者少。’”

76

法华举和尚示众云：“夫参学须具择法眼，不得颠预。若得正眼精明，一切无滞。不见古人道：‘一句语中须具三玄，一玄中须具三要’。古人恁么道，意在于何？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”

僧问：“万里无片云即不问，一条霜刃事如何？”曰：“谁敢动着！”僧礼拜，举曰：“小慈妨大慈。”便打。

问：“智识不到处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三门不曾开。”僧云：“谁是知音者？”曰：“口似鼻孔。”

77

龙济和尚示众云：“具足凡夫法，凡夫不知；具足圣人法，圣人不会。圣人若会，即是凡夫；凡夫若知，即是圣人。此语具一理二义，若人辨得，不妨于佛法中有个入处；若辨不得，莫道不疑。”

妙喜曰：“点石化为金玉易，劝人除却是非难。”

龙济又云：“是柱不见柱，非柱不见柱；是非已去了，是非里荐取。”

妙喜咄云：“又是从头起。”

78

灵源和尚示众云：“三世诸佛不知有，恩无重报；狸奴白牯却知有，功有浪施。明大用，晓全机，踪迹处，不思议。归去好，无人知。冲开碧落松千尺，截断红尘水一溪。”

79

洞山初和尚示众云：“楚山北面，汉水南江，击法鼓而会禅徒，举宗风而明祖意。若以扬眉瞬目，竖拳竖指，瞥欬咳嗽，是厨中拭钵帛；‘道甚么’，‘会也无’，也是衲僧破草鞋；‘遮瞎汉’，‘遮漆桶’，是弄精魂鬼；‘总恁么’，‘总不恁么’，是东司头厕筹子。以此称提从上来事，尽是邪魔所作，谤大乘，灭胡种，与你天地悬殊。且道衲僧据甚么道理？出来对众道看。折脚铛子，各出一只手，贵得宗乘不断，亦表丛林有人。有么？若无，洞山不惜眉毛打葛藤去也。葛藤之事，只在目前，万象森罗，乾坤大地，百千诸佛，日月星辰，地狱三途，起心动念，每日经历，皆是诸德自己，何不向遮里体当寻觅看？蓦然觑得倜傥分明，不虚行脚也，自得个安乐田地。洞山此语且作死马医，若据明眼衲僧，将草鞋蓦口祝_土，还怪得他也无？怪即不怪，你道凭个甚么捉得将来？脚跟下推寻，毫末参差，椎折你腰。莫粗心好！”

僧问：“赤水求珠，犹是人间之宝；和云唱出，固非格外之谈。未审今日将何示人？”曰：“夜闻祭鬼鼓，朝听上滩歌。”

问：“言超象表青霄外，出语幽玄事若何？”曰：“岸上行人声有韵，船中渔父和不齐。”云：“幽玄事若何？”曰：“钩长线短。”

问：“闻师引出潭中意，直透青霄事若何？”曰：“甲己之年丙作首。”曰：“今日事若何？”曰：“大好雪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麻三斤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古佛心？”曰：“巢知风，穴知雨。”

问：“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桮栗木拄杖。”云：“见后如何？”曰：“窠八布衫。”

问：“佛法两字即不问，如何是从上来事？”曰：“眼里瞳人吹木笛。”

80

大隋和尚示众云：“夫上代诸德，莫非求实，不自谩昧，岂比飞蛾投火，自伤自坏？他明白了，彼生死轮回拘障不得，所以识不能识，智不能知。不闻道‘释迦掩室，净名杜口’，‘须菩提无说而说，释迦绝听而听’，此事大难，大难！”

僧问：“路逢古佛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你或逢驴驼象马，唤作甚么？”

问：“万法从心起，未审心从何起？”曰：“石牛沿江走，水底火烧天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大人相？”曰：“肚上不贴膀（按：一作“榜”）。 ”

81

慈明和尚问僧：“近离甚么处？”云：“云过千山碧。”曰：“着忙作甚么？”云：“雁去水声凄。”明便喝，僧亦喝；明便打，僧亦打。明云：“你看遮瞎汉！本分打出三门外，念你是新到，且坐吃茶。”又问：“化主入廛化导，即不问你，入门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僧便喝，明云：“乱喝作甚么！”僧又喝，明便打。

又问僧：“近离甚么处？”云：“杨岐。”曰：“今夏在甚么处？”云：“筠州兴教。”曰：“兴教和尚还有鼻孔么？”云：“有。”明便打。

82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翦除狂寇（同“寇”），扫荡搀抢，犹是功勋边事；君臣道合，海晏河清，犹是法身边事；作么生是衲僧本分事？”良久云：“透网金鳞犹滞水，回途石马出纱笼。”

又颂麻三斤话：“洞山麻三斤，真鍮（按：鍮指黄铜石）不博金；将钱买五

彩，壁上画天神。”

颂祖师投针话：“龙猛盂中水，提婆毳上针。人人争得失，个个话收亲。不睹云中雁，焉知沙塞深。农人移片礮，磔下获黄金。”

83

真净和尚示众。举：雪峰云：“南山有条鳖鼻蛇，汝等诸人出入好看。”

“雪峰无大人相，然则蛇无头不行。长庆恰如个新妇儿，怕阿家相似，便道‘堂中今日大有人丧身失命’。云门拽拄杖擗向雪峰面前，作怕势，为蛇画足。玄沙云：‘用南山作甚么，道我见处亲切’，不免只在窠窟里。更无一人有些子天然气概。报宁门下莫有天然气概底么？不敢望你别悬慧日，独振玄风，且向古人鹞臭布衫上知些子气息也难得。”

84

僧问南院：“祖意、教意，是同是别？”曰：“黄尚书、李仆射。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牛头南，马头北。”

妙喜曰：“前头答得着，后头答不着。”

85

大愚芝和尚示众云：“大愚相接大雄孙，五湖云水竞头奔。竞头奔，有何门？击箭宁知枯木存。枯木存，一年还曾两度春。两度春，帐里真珠撒与人。撒与人，思量也是慕西秦。”

又举：僧问汾州和尚：“如何是接初机句？”州曰：“汝是行脚僧。”“如何是辨衲僧句？”州曰：“西方日出卯。”“如何是正令行底句？”州曰：“千里持来呈旧面。”“如何是定乾坤底句？”州曰：“北俱卢州长杭（音 jīng，同“粳”）米，食者无贪亦无嗔。”

自云：“将此四句语以验天下衲僧。大众，子细思量！将此四句语被天下衲僧一时勘破。”

妙喜曰：“诸人要识大愚么？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’”

86

大宁宽和尚示众，拈拄杖云：“高而不危，满而不溢；在凡凡不舍，居圣圣难逃；十方都一照，大地绝纤毫。且道是甚么？”喝一喝。

87

渤潭准和尚示众，拈拄杖云：“衲僧家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，倒把横拈，自有意思。所以昔日药山和尚问云岩云：‘闻汝解弄师子，是否？’岩云：‘是。’山曰：‘弄得几出？’岩云：‘弄得六出。’山曰：‘老僧亦解弄。’岩云：‘和尚弄得几出？’山云：‘老僧只弄得出。’岩云：‘一即六，六即一。’山便休。大众！药山、云岩钝置杀人，两子父弄一个师子也弄不出。若是准上座，只消独自弄，拽得来，拈头作尾，拈尾作头，转两个金睛，攫几钩铁爪，吼一声，直令百里内猛兽潜踪，满空里飞禽乱坠。准上座未弄师子，请大众高着眼先看，做一个定场。”掷下拄杖云：“个中消息子，能有几人知？”

88

佛鉴和尚示众云：“‘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’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谁道融融只一色？燕子语，黄莺鸣，谁道关关只一声？不透祖师关楔子，空认山河作眼睛。”

89

佛日才和尚颂柏树子话：“赵州庭柏，说向禅客；黑漆屏风，松罗亮隔。”

90

僧问圆照和尚：“如何是露地白牛？”曰：“放出无寻处。”

僧问大通和尚：“如何是无缝塔？”曰：“烟霞生背面，星月遶檐楹。”“如何是塔中人？”曰：“竟日不干清世事，长年占断白云乡。”

91

子胡和尚示众云：“诸法荡荡，何绊何拘，汝等于中自生难易。心源一统，绵亘十方，上上根人自然明白。不见南泉道：‘如斯痴钝，世且还稀。’历历分明，有无不是，只少个丈夫之志，致见如斯疲劳。汝欲得易会么？自古及今，未曾有一个凡夫、圣人出现汝前，亦无有一个善语、恶语到汝分上。为甚么故？为善善无形，为恶恶无相。既已无我，把甚么为善恶？立那个是凡圣？汝信否？还保任否？有甚么回避处？恰似日中逃影相似，还逃得么？今之既尔，古之亦然，今古齐时，汝还讳得么？佛法玄妙，了得者自相策发，无为小缘妨于大事。汝不见道：‘宁可终身立法，谁能一旦亡缘？’仁者！要得会禅么？各归衣钵下看。”

92

雪窦显和尚示众云：“形兴未质，名起未名，形名既兆，游气乱清。”拈起拄杖云：“大众！拄杖子是形名双举，还有过也无？有即水里月，无即形名兆，若也究得，实谓恩大难酬。”

93

鼓山示众云：“诸和尚尽道向诸方参学，未委参甚么、学甚么？还有参得者无？有即出来对众验看。诸和尚为复参禅、参道？参佛、参法？参毗卢师、法身主？参佛向上事、涅槃后句？若实参此句得，为大妄（按：此句一作“若实参此句，得无大妄？”），唤作望上心不息，与诸和尚了无交涉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曰：“吐却着。”

问：“凡有言句，尽是触犯宗风，未审如何是宗门中事？”曰：“合取口。”

94

五祖演和尚四面示众。举：“古者道：‘若有一人发真归源，十方虚空悉皆消殒。’双泉则不然——若有一人发真归源，十方虚空筑着磕着。”

又示众。举：“古人云：‘我若向你道，即秃却我舌；若不向你道，即哑却我口。’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？四面有时拟为你吞却，只被当门齿碍；拟为你吐却，又为咽喉小。且道还有为人处也无？四面自来柳下惠。”

95

黄龙新和尚赞祖师云：“六祖当年不丈夫，倩人书壁自涂糊；明明有偈言无物，却受他家一钵盂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且道钵盂是物、不是物？若道是物，死心老亦非丈夫汉；若道非物，争奈钵盂何？”

96

云盖智和尚示众云：“紧峭（按：一作“鞘”、“著”、“捎”）离水靴，蹋破湖湘月。手把铁蒺藜（同“藜”），打破龙虎穴。翻身倒上树，始见无生灭。却笑老瞿昙，弹指超弥勒。”

97

云居齐和尚因法灯和尚问：“适来有人问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’，老僧向伊道‘不东不西’，藏主作么生？”齐云：“不东不西。”灯云：“恁么会又争得！”齐当时懵然，莫知其旨。至晚，再伸请益，灯云：“他家自有儿孙在。”齐于言下顿然契悟。有颂曰：“接物利生绝妙，外生终是不肖。他家自有儿孙，将来用得恰好。”

98

清凉国师答皇太子问：“心要至道，本乎其心，心法本乎无住。无住心体，灵知不昧，性相寂然，包含德用，该摄内外，能深能广，非有非空，不生不灭，无终无始，求之而不得，弃之而不离。迷现量则惑苦纷然，悟真性则空明廓彻。虽即心即佛，唯证者方知。然有证有知，则慧日沉没于有地；若无照无悟，则昏云掩蔽于空门。若一念不生，则前后际断，照体独立，物我皆如，直造心源，无智无得，不取不舍，无对无修。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，若求真去妄，犹弃影劳形；若体妄即真，似处阴影灭。若无心忘照，则万虑都捐；若任运寂知，则众行爱起。放旷任其去住，静鉴觉其源流。语默不失玄微，动静未离法界。言止则双亡知寂，论观则双照寂知。语证则不可示人，说理则非证不了。是以悟寂无寂，真知无知。以知寂不二之一心，契空有双融之中道。无住无著，莫摄莫收。是非两亡，能所双绝，斯绝亦寂，则般若现前。般若非心外新生，智性乃本来具足。然本寂不能自现，实由般若之功。般若之与智性，翻覆相成，本智之与始修，实无两体。双亡证入，则妙觉圆明；始末该融，则因果交彻。心心作佛，无一心而非佛心；处处成道，无一尘而非佛国。故真妄物我，举一全收；心佛众生，浑然齐致。是知迷则人随于法，法法万差而人不同；悟则法随于人，人人一智而融万境。言穷虑绝，何果何因？体本寂寥，孰同孰异？唯忘怀虚朗，消息冲融，其犹透水月华，虚而可见；无心鉴像，照而常空矣。”

99

忠国师问紫璘供奉：“佛是甚么义？”云：“是觉义。”曰：“佛曾迷否？”云：“不曾迷。”曰：“用觉作么？”供奉无对。

妙喜代曰：“若不入水，争见长人。”

100

大隋和尚因烧山次，见一蛇，以杖挑向火中，咄云：“这个形骸，犹自不舍！你向遮里死，如暗得灯。”遂有僧问：“正当恁么时，还有罪也无？”曰：“石虎叫时山谷响，木人吼处铁牛惊。”

又问僧：“向甚么处去？”僧云：“西山住庵去。”曰：“我向东山唤汝，

汝便来得么？”云：“不然。”曰：“汝住庵未得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赤土画簸箕。”云：“未审此理如何？”曰：“簸箕有唇，米跳不出。”

101

黄龙南和尚住同安，示众云：“今日四月八，我佛降生之日，天下精蓝，皆悉浴佛。记得遵布衲在药山会里充殿主，浴佛之次，药山问：‘汝只浴得这个，还浴得那个么？’遵云：‘把将那个来！’药山便休。

“大众！古人随时一言半句，亦无巧妙，今人用尽心力安排，终不到他境界。众中商量，或云：‘这个是铜像，那个是法身。铜像有形，可以洗涤；法身无相，如何洗得？药山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被遵公倒靠，直得口似匾担，不胜懔^ㄟ罗。’又云：‘古德垂问，只要验人，问汝那个，便道把将那个来，正是随声逐色，敲他言句，上他圈缋。药山见伊不会，所以便休。’又道：‘药山恁么来，早是无事起事，好肉上剜疮。遵公不见来病，却向灸疮瘢上，更着艾爇。’有云：‘古人得了，逢场作戏，无可不可，何高何低？彼此知有，自是后人强生分别。’

“如前所解，盖不遇人，一失其源，迷而不复，所以只凭识心思量计较，以当宗乘。殊不知有作思惟，从有心起，用此思惟辨于佛境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，纵经尘劫，终不能着。是故行脚高人切须自看：从上来事合作么生？毕竟将何敌他生死？勿以少许浮粗识见，自作障碍。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同安今日不避口业，与汝诸人说破：此二尊宿一出一入，未见输赢，三十年后不得错举。”

102

杨岐和尚示众云：“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；文殊维摩，撒手归去。杨岐恁么道，也是看铎。更有后语，不得错举。”

妙喜曰：“利动君子。”

103

晏国师初参雪峰，才入门，峰扭住云：“是甚么？”晏释然契悟，举手摇曳。峰云：“子作道理邪？”晏云：“何道理之有！”峰乃抚而印之。

104

真净和尚示众，拈拄杖云：“涅槃心易晓，差别智难明。古人道：‘你有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；你无拄杖子，我夺却你拄杖子。’归宗则不然：‘你有拄杖子，我夺却你拄杖子；你无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。’大众！芭蕉恁么，归宗不恁么，且道恁么是、不恁么是？”掷下拄杖，云：“是甚么？”良久云：“是即龙女顿成佛，非即善星生陷坠。”

105

道吾真和尚示众。举：洞山云：“五台山上云蒸饭，佛殿阶前狗尿天；幡竿头上煎^ㄟ子，三个猢猻夜簸钱。”

“老僧即不然：‘三面狸奴脚踏月，两头白牯手擎烟；戴冠碧兔立庭柏，脱壳乌龟飞上天。’老僧葛藤，尽被汝诸人觑破了也。洞山老人甚是奇特，虽然如是，只行得三步四步，且不过七跳八跳。且道謠讹在甚么处？老僧今日不惜眉毛，一时布施。”良久云：“叮咛损君德，无言真有功；任从沧海变，终不为君通。”

渤潭英和尚示众云：“石门巖嶮铁关牢，举目重重万仞高；无角铁牛冲得破，毗卢海内鼓波涛。大众！且道不涉波涛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良久云：“一句不遑无着问，迄今犹作野盘僧。”

保宁勇和尚示众云：“古人底，今人用；今人底，古人为；古今无背面，今古几人知。□耶呜咿！一九与二九，相逢不出手。”又云：“无种灵苗火里栽，铁花还向树头开；蓦然结个团圞果，指似时人处得来。”

晦堂和尚示众云：“‘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’，且任诸人点头；及乎树倒藤枯，上无冲天之计，下无入地之谋。灵利汉遮里着得一只眼，便见七纵八横。”乃举拂子云：“太阳溢目，万里不挂片云。若是覆盆之下，又争怪得老僧！”

黄龙新和尚示众云：“达磨心宗传至今日，涓滴不漏，丝发不移。既丝发不移，作么生传？宝印当风妙，重重锦缝开。”

汾山问仰山：“既称善知识，争辨得诸方来者知有不知有、有师承无师承、是义学是玄学？子试说看！”仰山曰：“慧寂有验处。但见诸方僧来，便竖起拂子问伊：‘诸方还说这个不说？’又云：‘这个且置，诸方老宿作么生？’”汾山叹曰：“此是从上宗门中牙爪。”

仰山问僧：“近离甚处？”云：“向南。”仰山拈起拄杖云：“彼中还说这个么？”云：“不说。”仰云：“不说这个，还说那个么？”云：“不说。”仰召：“大德，参堂去！”僧便去。仰复召：“大德！”僧应喏。仰云：“近前来！”僧近前，仰便打。

云门云：“仰山若无后语，争识得人？”

云居膺和尚示众云：“老僧二十年前住三峰庵，时有魏府兴化长老来问：‘权借一问以为影草时如何？’老僧当时机思迟钝，道不得。为伊置得个问头奇特，不敢辜他。伊云：‘想和尚答遮话不得，不如礼拜了退。’而今思量，当时不消道个‘何必’。”

后因化主到魏府，兴化乃借问：“山中和尚住三峰庵时，老僧曾问伊话，祇对不得，而今道得也未？”化主遂举前话。兴化云：“云居二十年只道得个‘何必’！兴化即不然，争如道个‘不必’。”

三圣云：“云居二十年道得底，犹较他兴化半月程。”

妙喜曰：“何必不必，绵绵密密，覷面当机。有人续得末后句，许你亲见二尊宿。”

云峰悦和尚翠岩示众云：“道远乎哉？触事而真；圣远乎哉？体之即神。所以娑婆世界以音声为佛事，香积世界以香饭为佛事。翠岩遮里，只于出入息内供养承事过现未来尘沙诸佛，无一空过者。过现未来尘沙诸佛是翠岩侍者，无一不到；如一不到，三十拄杖！诸上座！还会么？‘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’”

113

僧问忠国师：“古德云：‘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；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’，有人不许，云是邪说，亦有信者，云不思议，不知若为？”国师曰：“此盖普贤、文殊境界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，皆与大乘了义经意合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‘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；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常处此菩提座。’翠竹既不出于法界，岂非法身乎？又《般若经》云：‘色无边故，般若亦无边。’黄花既不越于色，岂非般若乎？深远之言，不省者难为措意。”于是禅客作礼而去。

又华严座主问大珠和尚曰：“禅师何故不许‘青青翠竹，尽是法身；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’？”珠曰：“法身无像，应翠竹以成形；般若无知，对黄花而显相。非彼黄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。故经云：‘佛真法身，犹若虚空，应物现形，如水中月。’黄花若是般若，般若即同无情；翠竹若是法身，翠竹还能应用。座主会么？”云：“不了此意。”珠曰：“若见性人，道是亦得，道不是亦得，随用而说，不滞是非。若不见性人，说翠竹着翠竹，说黄花着黄花，说法身滞法身，说般若不识般若，所以皆成诤论。”座主礼谢而去。

妙喜曰：“众中商量道：二尊宿恁么切磋，一人得其体，一人得其用。得其用者事上建立，得其体者理上扫除。所谓‘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；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’，‘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或抑或扬，无得无失’。恁么见解，唤作矮子看戏。妙喜见处，也要诸人共知：不见道，‘破驴脊上足苍蝇’。”

114

大宁宽和尚示众，拈拄杖云：“前佛性命，后佛纪纲，总在遮里。如今用去也，为云为雨，为瑞为祥，利人利天，出生入死，他方世界，出没卷舒。若也通身是口，说不能尽；通身是眼，照不能穷。一念相应，刹那万劫。”

115

洞山初和尚示众云：“明机自昧，息虑迷源，万法同尘，语默难显。不是情中法，莫生种种心。离此章句，别有商量。且道离却作么生商量？还有委悉者么？明明地拣破，明明地显示，明明地举唱，明明地譌（歌）咏，更无囊藏被盖，纯说干剥剥地禅。若是灵利衲僧，才闻举着，便合眼卓朔地知个落处，岂不是自家具眼？其奈罕遇其人。盖缘洞山遮里，言无味，食无味，法无味，无味之句，塞断人口，兄弟到遮里难为凑泊。若向遮里觑得分明，天下尊宿到与不到、彻与不彻，总被你验破。何故？盖智有邪正，道有真伪，多只恁么心机意识，认得门前屋后底，学得路布葛藤，一堆一担蕴在胸襟，道我会禅会道，还梦见禅道也未？唤作打底不遇作家，到老只成骨董。待到明朝后日，蓦札地踢着正脉，省前所行履处，方始羞见本命元辰。”

僧问：“智不落千差，请师通不犯。”曰：“蒸饼搥（音 wèn）饧（同“糖”）。 ”

问：“心未生时，法在甚么处？”曰：“池中荷叶动，决定有鱼行。”

问：“诸上善人皆说不二法门，居士默然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无目不画眉。”

问幻与非幻，未是学人极则处。”“如何是入理之谈？”曰：“八十翁翁牙不动。”

116

琅邪觉和尚云：“有句无句，如藤倚树。树倒藤枯，好一堆烂柴。”

妙喜曰：“琅邪大似认贼为子。虽然如是，恩大难酬。”

117

慈明和尚示众云：“道吾打鼓，四大部洲同参。拄杖横也，挑括乾坤大地；钵盂转也，覆却恒沙世界。且问汝等诸人向甚么处安身立命？若也知安身立命处，北俱卢洲吃粥吃饭。若也不知，长连床上吃粥吃饭。”

118

五祖演和尚四面示众云：“满口道得底却不知有，知有底又道不得，且道过在甚么处？将成九仞之山，莫惜一簠之土。”

又举：僧问洞山：“如何是善知识眼？”山云：“纸捻无油。”

“洞山老汉不是无，只是太俭。忽有人问四面，‘如何是善知识眼？’只向伊道‘瞎’。何故？且要相称。纸捻无油也大奇，不堪拈掇有谁知？回身却忆来时路，月下腾腾信脚归。”

119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是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；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。唯二乘禅定寂灭为乐，是为真乐；学般若菩萨法喜禅悦为乐，是为真乐；三世诸佛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为乐，是为真乐。石霜普会云：‘休去歇去，冷湫湫地去’，是谓二乘寂灭之乐。云门云：‘一切智通无障碍’，拈起扇子云：‘释迦老子来也！’，是谓法喜禅悦之乐。德山棒、临济喝，是三世诸佛慈悲喜舍之乐。除此三种乐外，不为乐也。且道归宗一众，在三种内、三种外？”良久云：“今日庄主设饘饭，俵颺钱，参退，僧堂内普请吃茶去。”喝一喝。

120

首山念和尚示众云：“诸上座不得盲喝乱喝。遮里寻常向你道：‘宾则始终宾，主则始终主；宾无二宾，主无二主。若有二宾二主，即是两个瞎汉。所以我若立时你须坐，我若坐时你须立。坐则共你坐，立则共你立。虽然如是，到遮里急着眼始得。若也眼孔定动，即千里万里。何故如此？如隔窗看马骑相似，拟议即没交涉。诸上座既然于此留心，直须子细，不要掠虚好，他日异时赚着你在。诸人若也有事近前，无事珍重。”

僧问：“菩萨未成佛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众生。”僧云：“成佛后如何？”曰：“众生，众生。”

问：“觉花未发时，如何辨真实？”曰：“冬不寒，腊后看。”僧云：“莫便是也无？”曰：“错。”

问：“鱼鼓未鸣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望天不见天。”僧云：“鸣后如何？”曰：“觑地不见地。”

问：“和尚是大善知识，为甚么却首山？”曰：“不坐孤峰顶，常伴白云闲。”

问：“四众围绕，师说何法？”曰：“打草要惊蛇。”僧云：“未审怎生下手？”曰：“适来泊合丧身失命。”

问：“不落三寸，请师速道。”曰：“老僧到遮里却道不得，阇梨道看！”
僧云：“犹落三寸，请师别道。”曰：“首山今日失利。”

121

叶县省和尚示众云：“达磨西来，为传东土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独标万像，物外宣扬，悟之者纤毫不隔，迷之者背觉合尘。中下之机也须子细，莫虚过时光，各各有之。况以西来的意，教外别传，道契一言，纵横自在，打破髑髅，揭却脑盖，岂不是庆快！”

僧问：“不落诸缘，请师道。”曰：“落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无缝塔？”曰：“头不梳，面不洗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出家人？”曰：“紧裹头。”僧云：“恁么则在家出家。”曰：“粗麻鞋。”

122

翠岩真和尚示众云：“众生为解碍，菩萨未离觉。”拈拄杖云：“拄杖子是碍，那个是觉？若也会去，解碍为碍，而不自在；若也不会，归源性无二，方便有多门。”
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上

正法眼藏卷第一之下

径山大慧禅师 宗杲 集并著语
绣水春门居士 徐弘泽 校阅

123

晦堂和尚示众云：“敲空作响，谁是知音？击木无声，徒劳侧耳。不是目前法，莫生种种心。起灭不相知，个中无背面。象王行处，狐兔绝踪。水月现前，风云自异。到遮里，乾坤收不得，宇宙不知名。千圣立下风，谁敢出头道？诸仁者！应是从前活计，所作施为，会与不会，一时扫却。不如策杖归山去，长啸一声烟雾深。”

124

宝峰英和尚示众云：“先圣道：‘江月照，松风吹，永夜清宵何所为？佛性戒珠心地印，雾露云霞体上衣。’诸禅德！先圣虽然如此道，可谓伤盐伤醋。若是山僧即不然：‘江月照，松风吹，永夜清宵何所为？牧童岭上一声笛，惊起群鸦遶树飞。’”

125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佛祖生冤家，悟道染泥土；无为无事人，声色如聋瞽。且道如何即是？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忽有个出来道：‘恁么也得，不恁么也得，恁么不恁么总得’，只向伊道：‘我也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！’”

126

宝峰准和尚示众云：“大道纵横，触事现成；云开日出，水绿山青。”蓦拈拄杖卓一下云：“云门大师来也！说道观音菩萨将钱买餠饼，放下却是馒头。大众！云门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头方，宝峰即不然……”乃掷下拄杖云：“勿于中路事空王，策杖还须达本乡。昨日有人从淮南来，不得福建路信，却道嘉州大像吞却陕府铁牛。”喝云：“是甚说话！笑倒云居土地。”

127

云盖智和尚示众云：“‘不离当处常湛然，觅即知君不可见。’虽然先圣恁么道，且作个模子搭却。若也出不得，只抱得古人底；若也出得，方有少分相应。云盖即不然：‘骑骏马，遶须弥，过山寻蚁迹，能有几人知？’”

128

盘山和尚云：“譬如掷剑挥空，莫论及之不及。斯乃空轮无迹，剑刃无亏。若能如是，心心无知。”

妙喜曰：“咄，咄，咄！我王库内，无如是刀。”

129

洞山聪和尚开堂日，僧问：“大众云臻，师登宝座；向上宗乘，请师举唱。”曰：“下坡不走，快便难逢。”云：“师唱谁家曲？宗风嗣阿谁？”曰：“竹杖挑擎千界月，钵囊盛贮五天云。”

问：“德山入门便棒，犹是起模画样；临济入门便喝，未免捏目生花。离此二途，未审洞山如何为人？”曰：“天晴久无雨，近日有云腾。”云：“他后若有人问洞山意旨，教学人如何举似？”曰：“园蔬枯槁甚，担水泼菠薐。”

问：“无根树子向甚么处栽？”曰：“千年常住一朝僧。”

问：“既是泗州大圣，为甚么却在扬州出现？”曰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

问：“古镜未磨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此去汉阳不远。”云：“磨后如何？”曰：“黄鹤楼前鹦鹉洲。”

又因发供养主，示众云：“住持之道，劳他十方高人。且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；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盖为清众之故，所以忘劳。然尽大地作一个餠饼，天下人尽得吃，唯有深沙神不得吃，怒发，将蒺藜杖打一棒，瓦解冰消。”

130

明招和尚领众至尧庵，乃提起缘子云：“得恁么鬚毵毵地。”庵主云：“莫错认定盘星。”招云：“恰是。”

131

南岳让和尚示徒曰：“一切万法，皆从心生；若达心地，所作无碍。”

僧问：“如镜铸像，像成后，光归何处？”曰：“如大德未出家时相状，向甚么处去？”僧云：“成后为甚么不鉴照？”曰：“虽然不鉴照，谩他一点也不得。”

132

花药英和尚示众云：“十七十八，道着即瞎；十九二十，人信不及。更欲待枯木生花，餠饼出汁。”

洛浦久为临济侍者，济常称美曰：“临济门下一只箭，谁敢当锋？”

浦一日辞济，济问：“甚么处去？”云：“南方去。”济以拄杖画一画云：“过得这个便去。”浦乃喝，济便打，浦作礼。

济明日升堂云：“有一条赤梢鲤鱼，摇头摆尾向南方去，不知向谁家瓮瓮里淹杀！”

杨岐和尚示众云：“春风如刀，春雨如膏；律令正行，万物情动。你道脚踏实地一句，作么生道？出来向东涌西没处道看！直饶道得，也是梁山颂子。”

法昌遇和尚在双岭受请，与英、胜二首座相别云：“三年聚首，无事不知。检点将来，不无渗漏。”以拄杖画一画云：“这个且止，宗门事作么生？”英云：“须弥安鼻孔。”曰：“恁么则临崖看浒眼（按：一作“虎眼”），特地一场愁。”英云：“深沙努眼睛。”曰：“争奈圣凡无异路，方便有多门。”英云：“铁蛇钻不入。”曰：“这般汉，有甚共语处！”英云：“自缘根力浅，莫怨太阳春”，却画一画云：“宗门事且止，这个事作么生？”法昌便掌。英云：“遮漳州子，莫无去就！”曰：“你这般见解，不打更待何时！”又打英云：“也是老僧招得英、胜二人到山相访。”英云：“和尚寻常爱检点诸方，今日为甚却来古庙里作活计？”曰：“打草只要蛇惊。”英云：“且莫涂糊人好。”曰：“你又刺头入胶盆作甚么？”英云：“古人道：‘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，所以住山’，未审和尚见个甚么？”曰：“你他时异日有把茅盖头，人来问你，作么生祇对？”英云：“山头不如岭尾。”曰：“你且道当得住山事么？”英云：“使镢不及拖犁。”曰：“还曾梦见古人么？”英云：“和尚又作么生？”法昌展两手，英云：“鰕跳不出斗。”曰：“莫将三寸烛，拟并太阳辉。”英云：“争奈公案见在。”曰：“乱统禅和，如麻似粟。”

又问二人：“我欲来遮里起法堂，且道作得个甚么向当？”英云：“贼是小人。”曰：“邵武子动着，便作屎臭气。”英云：“曾经霜雪苦。”曰：“明珠自有千金价，谁肯林边打雀儿？”英云：“大似持钵不得，诈道不饥。”

法昌却指胜曰：“你且道，合作得个甚么向当？”胜云：“本来无位次，不用强安排。”曰：“你遮驴汉！安向甚处着？”胜云：“一任敲砖打瓦。”曰：“也只是个杜撰巡官。”英云：“若是千金宝，何须打雀儿。”曰：“东家人死，西家助哀。”英云：“路见不平。云门云：‘法身吃饭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乾坤大地何处有也？物物不可得，以空瞳空。若约点检来，将谓合有与么说话。’”


妙喜曰：“龙头蛇尾得人憎。法身吃饭，以空瞳空，唤作无，得么？我恁么道，且作死马医。”

黄龙新和尚示众。举：雪峰道：“三世诸佛向火焰里转大法轮。”云门道：“火焰为三世诸佛说法，三世诸佛立地听。”

“雪峰、云门交互争辉，薪尽火灭，三世诸佛向甚么处听？莫恋白云深处坐，切忌寒灰烧杀人。”

大沩真如和尚示众云：“月生一，大地茫茫谁受屈？月生二，东西南北没巴鼻；月生三，善财特地向南参。所以道：放行则怛萨舒光，把住则泥沙匿耀。且道放行是？把住是？”良久云：“圆伊三点水，万物自尖新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城里佛？”曰：“万人丛里不插标。”“如何是村里佛？”曰：“泥猪疥狗。”“如何是山里佛？”曰：“绝人往还。”“如何是教外别传一句？”曰：“翻译不出。”

长沙岑和尚与仰山翫月次。山云：“人人有这个，只是用不得。”岑云：“我倩汝用始得。”山云：“你作么生用？”岑劈胸与一踢。山云：“！直下似个大虫！”

智门祚和尚示众云：“数日好雨，且道雨从甚么处来？若道从天降，那个是天？若道从地出，唤甚么作地？若更不会，所以古人道‘天地之前径，时人莫强移；个中生解会，眼上更安锥。’又云：‘赫日里我人，云雾里慈悲；霜雪里假褐，雹子里藏身。’还藏身得么？若藏不得，却被雹子打破髑髅。”

僧问：“国师三唤侍者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怜儿不觉丑。”云：“国师辜负侍者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美食不中饱人餐。”云：“侍者辜负国师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粉骨碎身未足酬。”

保宁勇和尚示众云：“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法，不曾道着一字；优波鞠多丈室盈筹，不曾度得一人；达磨不居少室，六祖不住曹溪。谁是后昆？谁为先觉？既然如是，彼自无疮，勿伤之也。”拍膝顾众云：“且喜得天下大平。”

颂风幡话云：“荡荡一条官驿路，晨昏曾不禁人行；浑家不是不进步，无奈当门荆棘生。”

云峰悦和尚示众云：“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喝，看遮两个老汉一场败阙。然则事不孤起，起必有因。云峰不着便，盖是为众竭力。你等诸人平地吃交，过在阿谁？”良久云：“当断不断，返遭其乱。”蓦拈拄杖一时趁下。

僧问：“不涉廉纤，请师速道。”曰：“须弥山。”僧拟议，峰便打。

僧问：“如何是第一要？”曰：“蛇穿鼠穴。”“如何是第二要？”曰：“猢猻上树。”“如何是第三要？”曰：“村里人草鞋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般若体？”曰：“箭穿杨叶。”“如何是般若用？”曰：“李广陷番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衲衣下事？”曰：“皮裘（同“裹”）骨。”

洞山初和尚示众云：“语中有语，名为死句；语中无语，名为活句。诸禅德！作么生是活句？到遮里实难得人。若也不动一尘、不拨一境，见事便道答话，长

老下脚不得。东西南北，莫知多少。要得去离泥水，活人眼目，举唱宗风，激扬大事。不道全无，其奈还少。只缘未达其源，落在第八魔境界中，识得个不名不物，无是无非，头头物物，无不具足，道‘我得安乐田地，更不求余’。凡有扣击问难，即便敲床竖拂，更不惜便施便设，便行使用，向恶水坑里头出头没，弄个无尾猢猻。到腊月三十日，鼓也打破，猢猻又走却了，手忙脚乱，一无所成，悔将何及！若是个衲僧，乍可冻杀饿杀，终不着他鹞臭布衫。”

143

天台智者大师在南岳诵《法华经》，至《药王品》，云：“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。”于是悟法华三昧，获旋陀罗尼，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。

妙喜曰：“而今未获旋陀罗尼者，还见灵山一会否？若见，以何为证？若不见，‘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’，只恁么念过，却成剩法矣。”

144

世尊才生下，乃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、目顾四方，云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

云门云：“我当时若见，一棒打杀与狗子吃，贵图天下太平。”云峰悦云：“云门虽有定乱之谋，且无出身之路。”保宁勇颂云：“混沌未分人未晓，乾坤才剖事潜彰；天生伎俩能奇怪，末上输他弄一场。”

145

赵州和尚示众云：“此事的的，没量大人出遮里不得。老僧到洩山，见僧问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’，洩山云‘与我过床子来’。若是宗师，须以本分事接人始得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州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僧云：“和尚莫将境示人。”曰：“我不将境示人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
后，法眼问光孝觉和尚：“近离甚处？”曰：“赵州。”云：“承闻赵州有柏树子话，是否？”曰：“无。”云：“往来皆谓：僧问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’，州云‘庭前柏树子’，上座何得道无？”曰：“先师实无此语，和尚莫谤先师好。”

146

五祖演和尚示众。举：药山问石头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。承闻南方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”石头云：“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。”

“山僧在众日，闻兄弟商量道：‘即心即佛亦不得，不即心即佛亦不得。’若恁么说话，敢称禅客？！何故？殊不知石头老人文武兼备，韬略双全。若是五祖见处，也要诸人共知：只见波涛涌，不见海龙宫。”

147

唐明蒿和尚示众云：“文殊仗剑，五台横行；唐明一路，把断妖讹。三世诸佛，未出教乘；网底游鱼，龙门难渡。垂钓四海，只钓狞龙；格外玄谈，为求知识。若也举扬宗旨，须弥直须粉碎；若也说佛说祖，海水便须枯竭。宝剑挥时，毫光万里；放汝一路，通方说话。把断咽喉，诸人甚处出气？”

僧问：“钝根乐小法，不自信作佛，作佛后如何？”曰：“水里捉麒麟。”云：“恁么则便登高座也。”曰：“骑牛上三十三天。”问：“古人拈椎竖拂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骑驴不着靴。”

148

慈明和尚示众云：“‘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’，前是案（原作“桉”）山，后是主山，那个是无为法？”良久云：“向下文长，付在来日。”

149

马祖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，此心即佛。达磨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至中华，传上乘一心之法，令汝等开悟。又引《楞伽经》以印众生心地。恐汝颠倒，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，故《楞伽经》以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夫求法者，应无所求：心外无别佛，佛外无别心；不取善，不舍恶；净秽两边，俱不依怙；达罪性空，念念不可得，无自性故。故三界唯心，森罗及万象，一法之所印，凡所见色，皆是见心；心不自心，因色故有。汝但随时言说，即事即理，都无所碍，菩提道果，亦复如是。于心所生，即名为色，知色空故，生即不生。若了此意，乃可随时着衣吃饭，长养圣胎，任运过时，更有何事？汝受吾教，听吾偈曰：心地随时说，菩提亦只宁；事理俱无碍，当生即不生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修道？”曰：“道不属修。若言修得，修成还坏，即同声闻。若言不修，即同凡夫。”又问：“作何见解即得达道？”师曰：“自性本来具足，但于善恶事中不滞，唤作修道人。取善舍恶，观空入定，即属造作；更若向外驰求，转疏转远。但尽三界心量。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，但无一念，即除生死根本，即得法王无上珍宝。无量劫来，凡夫妄想、谄曲、邪伪、我慢、贡高合为一体，故经云：‘但以众法，合为此身。起时唯法起，灭时唯法灭。’此法起时，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前念、后念、中念，念念不相待，念念寂灭，唤作海印三昧，摄一切法。如百千异流，同归大海，都名海水。住于一味，即摄众味，住于大海，即混诸流。如人在大海中浴，即用一切水。所以声闻悟迷，凡夫迷悟。声闻不知圣心本无地位、因果、阶级，心量妄想，修因证果，住于空定八万劫、二万劫，虽即已悟，悟已却迷，诸菩萨观如地狱苦，沈空滞寂，不见佛性。若是上根众生，忽尔遇善知识指示，言下悟去，更不历于阶级地位，顿悟本性。故经云：‘凡夫有返复心而声闻无也。’对迷说悟，本既无迷，悟亦不立。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，长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、言谈祇对，六根运用、一切施为尽是法性，不解返源，随名逐相，迷情妄起，造种种业。若能一念返照，全体圣心。汝等诸人各达自心，莫记吾语。纵饶说得河沙道理，其心亦不增；总说不得，其心亦不减。说得亦是汝心，说不得亦是汝心。乃至分身放光、现十八变，不如还我死灰来。‘淋过死灰无力’，喻声闻妄修因证果；‘未淋过死灰有力’，喻菩萨道业纯熟，诸恶不染。若说如来权教三藏，河沙劫说不尽，犹如钩锁，亦不断绝，若悟圣心，总无余事。久立，珍重。”

妙喜曰：“予建炎中首众瓯峰时，首座寮有洞山聪禅师所集《禅门宗要》、《祖堂》二录。《宗要》末上以石头、马祖二师语为准式。故马祖示众篇其略云：‘故《楞伽经》以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。’则知后人错以‘以’字为‘云’字无疑。后永明寿禅师、天衣怀禅师于《宗镜》、《通明》二集中因之。后之学者不本来由，往往皆以‘以’字为‘云’字，更于经中求‘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’之语，良可笑也。岂不知《楞伽经》乃佛语心一品耳。马师云‘故《楞伽

经》以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’，此二句皆马祖指经大旨，非经语也。天衣云：‘无门之门，直须得门入始得’，此乃天衣指马师‘无门之门’之语，亦非经语也。然《宗镜》、《通明》二圣师所集，未必皆错，恐后来传者之误耳。谚云：‘一字三写，乌焉成马’，信然！博达之士如阅《楞伽》，果无‘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’之语，则当以聪禅师《宗要》所载为正。”

150

神鼎諝和尚示众。举：僧问首山：“一毫未发时如何？”曰：“路逢穿耳客。”云：“发后如何？”曰：“不用更迟疑。”

曾有僧问神鼎：“一毫未发时如何？”“向伊道：白云岭上。”云：“发后如何？”曰：“涧下水流。”

“若是前来两转语，有可咬嚼，东看西看；若是神鼎遮语，如吃木札、瓦片相似，实无滋味，直是自见自悟始得。会么？天高东南，地倾西北。”

151

天衣怀和尚示众云：“二千年前，大觉世尊欲将诸圣众往第六天上说《大集经》，敕他方此土、人间天上一切狞恶鬼神，悉皆集会，受佛付嘱，拥护正法；设有不赴者，四天门王飞热铁轮追之令集。既集会已，无有不顺佛敕者，各发弘誓，拥护正法。唯有一魔王谓世尊曰：‘瞿昙！我待一切众生成佛尽、众生界空、无有众生名字，我乃发菩提心。’临危不变，真大丈夫！诸仁者！作么生着得一转语，与黄面瞿昙出气？寻常神通妙用、智慧辩才，到此总使不着。尽阎浮大地人，无不爱佛。到遮里，何者是佛、何者是魔，还有人辨得么？”良久云：“欲识魔么？开眼见明；欲识佛么？合眼见暗。魔之与佛，以拄杖一时穿却鼻孔。”

妙喜曰：“天衣老汉恁么批判，直是奇特。虽然如是，未免话作两橛。若向‘何者是佛、何者是魔’处便休去，不妨使人疑着；却云‘欲识魔么？开眼见明；欲识佛么？合眼见暗’，郎当不少。又云‘魔之与佛，以拄杖一时穿却鼻孔’，雪上加霜。妙喜却为黄面老子代一转语，待遮魔王道‘众生界空、无有众生名字，我乃发菩提心’，只向他道：‘几乎错唤你作魔王！’。此语有两负门，若人点检得出，许你具衲僧眼。”

152

韶国师示众云：“真宗不二，万德无言；正当明时，如王宝剑。所以如来于一切处成等正觉：于刀山剑树上成等正觉，于镬汤炉炭里成等正觉，于棒下成等正觉，于喝下成等正觉。所以一动一静、一去一来、一生一灭，未曾有纤毫异相，未曾有纤毫别相，更无毫厘丝发许作见闻心识解会。何故？诸仁者！诚谓是非路绝，妙性天机。所以云：‘汝生我亦生，汝杀我亦杀；生杀轮王机，交驰如电掣。’”

153

道吾真和尚示众云：“师子儿哮吼，龙马驹^{〔定字〕}跳；古佛镜中明，三山孤月皎。”乃作舞下座。

僧问：“凝然便会时如何？”曰：“老鼠尾上带研椎。”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洞庭为盖。”“古人道‘来时不将丝头来，去时不将丝头去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三生六十劫，未是长期。”僧无语。曰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洞庭八百里未是阔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如体？”曰：“夜叉屈膝眼睛黑。”“如何是真如用？”曰：“金刚杵打铁山摧。”

154

灵云因见桃花悟道，有颂云：“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叶落又抽枝；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”举似汾山，山云：“从缘入者，永不退失，汝善护持。”玄沙云：“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一家有事百家忙。”

155

杨岐和尚示众云：“身心清静，诸境清静；诸境清静，身心清静。还知杨岐老人落处么？河里失钱河里撿。”

156

德山和尚示众云：“诸子！从朝至暮，有甚么事？莫要逞驴唇马嘴（嘴），问德山老汉么？我且不怕你。未审诸子有何疑虑？近来末法时代，多有鬼神，群队傍家走，言我是禅师。未审学得多少禅道？说似老汉来！你诸方老秃奴，教汝修行作佛，傍家走，成得几个佛也？你若无可学，又走作甚么？若有学者，你将取学得底来，呈似老汉看。一句不相当，须吃痛棒始得。

“你被他诸方老秃奴魔魅着，便道我是修行人，打硬作模作样，恰似得道底人面孔。莫取次用心。万劫千生，轮回三界，皆为有心。何以故？心生则种种法生。若能一念不生，则永脱生死，不被生死缠缚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更有甚么事？

“仁者！我见你诸人到处发心，向老秃奴会下学佛法，荷负不惜身命，皆被钉却诸子眼睛，断诸子命根，三二百个淫女相似：道我王化，建立法幢，为后人开眼目——自救得么？仁者！如此说修行，你岂不闻道，老胡经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即今何在？八十年后死去，与你何别？诸子莫狂，劝你不如休歇去、无事去。你瞥起一念心，便是魔家眷属、破戒俗人。

“你见德山出世，十个五个总拟聚头来难问，待教结舌无言。你是伶俐儿，今何不出来？破布袋里盛锥子，不出头是好手。我要问你实底，莫错！仁者波波地傍家走，道我解禅解道，点胸点肋，称杨称郑，到遮里须尽吐却，始得无事。你但外不着声色，内无能所知解，体无凡圣，更学甚么？设学得百千妙义，只是个吃疮疣鬼，总是精魅。

“我这个虚空，道有且不是有，道无且不是无，言凡不凡，言圣不圣，一切处安着他不得，与你万法为师，这个老汉不敢谤他。所以老胡吐出许多方便涕唾，教你无事去，莫向外求。你更不肯，欲得采集殊胜言句，蕴在胸襟，巧说言辞，以舌头取办，高着布裙，贵图人知道我是禅师，要出头处。若作如此见解，打那鬼骨臀、入拔舌地狱有日在。到处觅人，道我是祖师门下客，被他问着本分事，口似木[木突]，便却与他说菩提涅槃、真如解脱，广引三藏言教，是禅是道，诳他闾阎，有甚么交涉？谤我先祖。

“德山老汉见处即不然，遮里佛也无，法也无，达磨是老臊胡，十地菩萨是担粪汉，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、拭疮脓纸，四果三贤、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，自救得也无？佛是老胡屎橛。

“仁者，莫错！身被疮疣衣，学甚么事？饱吃饭了，说真如涅槃。皮下还有

血么？须是个丈夫始得。汝莫爱圣，圣是空名。向三界十方世间，若有一尘一法可得，与你执取生解、保任贵重者，尽落天魔外道，是有学得底，亦是依草附木精魅、野狐。

“诸子！老汉此间无一法与你诸子作解会，自己亦不会禅，老汉亦不是善知识，百无所解，只是屙屎放尿，乞食乞衣，更有甚么事？德山老汉劝你不如无事去，早休歇去。莫学颠狂，每人担个死尸浩浩地去，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，便道我是入三昧，修蕴积行，长养圣胎，愿成佛果。如斯等辈，德山老汉见，似毒箭入心，花针乱眼，辜负先祖，带累我宗。图他道我是出家儿，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。莫算道，敢向他国王地上行。父母不供甘旨，岂为无罪？莫错用心，阎罗王征你草鞋钱有日在，穿你鼻孔，击（按：或为“繫”字之误）着橛上，偿他宿债。莫言老汉不道，是你诸人大似有福，遇着德山出世，与你解却绳索，脱却笼头，卸却角驮，作个好人去，三界六道收摄你不得。

“更无别法，是个烜赫虚空，无碍自在，不是你庄严得底物。从佛从祖，皆传此法而得出离，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时人。诸子！莫向别处求觅，乃至达磨小碧眼胡僧到此来，也只是教你无事去，教你莫造作，着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更无生死可怖，亦无涅槃可得，无菩提可证，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。

“第一莫拱手作禅师，觅个出头处，巧言语魔魅后生，欲得人唤作长老，自己分上都无交涉，徒知心识浩浩地，日夜捏怪不休，称杨称郑——‘我是江西马大师宗徒’。德山老汉且不是你群队人。我见石头和尚不识好恶，老汉所以骂伊。

“诸子！你但莫着声色名言、句义境致、机关道理、善恶凡圣，取舍攀缘、染净明暗、有无诸念，可中与么得，方是个无事人，佛亦不如你，祖亦不如你。

“仁者！莫走蹋汝脚板阔去。别无禅道可学。若有学得者，即是二头三首，外道见解。亦无神通变现可得。汝道神通是圣，诸天龙神、五通神仙、外道、修罗亦有神通，应可是佛也。孤峰独宿，一食卯斋，长坐不卧，六时礼念，疑他生死。老胡有言：‘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’。若言入定凝神静虑得者，尼乾子等诸外道师亦入得八万劫大定，莫是佛否？明知邪见精魅。仁者！老胡不是圣，佛是老胡屎橛。且要仁者辨取好恶，莫着人我，免被诸圣橛、菩提橛、解脱、殊胜名言妙义没溺系缚汝。何以故？一念妄心不尽，即是生死相续。

“仁者！时不待人，莫因循过日，时光可惜。老汉不图你田舍奴荷负，若肯即信取；若不肯，每人有个屎钵，担取去。老汉亦不求你。诸方大有老秃奴，取一方处所，说禅说道，你急去学取抄取。我此间终无一法与你诸人，仁者问取学取，以为知解。老汉不能入拔舌地狱。若有一尘一法示诸人，说言有佛有法、有三界可出者，皆是野狐精魅。

“诸仁者！欲得识么？只是个虚空，尚无纤尘可得，处处清静，光明洞达，表里莹彻，无事无依，无栖泊处。有甚么事？老汉从生至死，只是个老比丘，虽在三界生而无垢染，欲得出离，何处去？设有去处，亦是笼槛，魔得其便。

“仁者！莫用身心，无可得，只要一切时中莫用他声色，应是从前行履处，一时放却，顿脱羈锁，永离盖缠。一念不生，即前后际断，无思无念，无一法可当情。

“仁者！作么生拟下口觜（嘴）？你多知解，还曾识渠面孔么？出家儿乃至十地满心菩萨，觅他踪迹不着，所以诸天欢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诸佛赞叹，魔王啼哭。何以故？缘此虚空活鱖鱖地，无根株，无住处。若到遮里，眼孔定动，即没交涉。

“仁者！莫求佛，佛是大杀人贼，赚多少人入淫魔坑。莫求文殊普贤，是田

舍奴，可惜许一个堂堂丈夫儿，吃他毒药了，便拟作禅师面孔，见神见鬼，向后狂乱傍家走，觅师婆打瓦卜去，被无知老秃奴便即与卜道，教你礼祖师鬼、佛鬼、菩提涅槃鬼。是小淫女子不会，便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，遮老秃奴便打禅床、作境致，竖拂子云：‘好晴好雨好灯笼’，巧述言词，强生节目，言有玄路、鸟道、展手，若取如是说，如将宝器贮于不净，如将人粪作旃檀香。

“仁者！彼既丈夫我亦尔，怯弱于谁？竟日就他诸方老秃奴口觜（嘴），接他涕唾吃了，无惭无愧。苦哉，苦哉！狂却子去，因果分明。水牯牛牵犁拽耙（耙），眼睛突出，气力不登，大棒打你脊，劫佛衣食，道我修行了也。若不明大理，饶你去佛肚里过来，只是个能行底屎橛，不曾遇着好人。便即认得六根门头光影，向口里说取露布，是隐言妙句，光彩尖新，争奈你自家无分。仁者！是别人涕唾。

“更有一辈，三三两两聚头商量，甚么处无事、好经冬过夏，快说禅道，有知解，会义理。仁者！总作如此见解，觅便宜，岂有如此道理？入地狱有日在！莫道不向诸子说。到处菜不择一茎，柴不般（搬）一束，一朝福尽，只是吃草去。虚消信施，滥称参学，更作禅师模样，无益于人。自己分上，十二时中行履处，心常附物，见人只欲妖媚掉尾子，指东话西，眼里口边，果然不见，只欲将相似语勘当解处。老汉与你诸人何别？郎君子！莫取一期眼下口快，吃他毒药了，似贪淫女人不持斋戒。瞎秃奴群羊僧，颠却他人入地狱。

“仁者！莫取次看册子，寻句义，觅胜负，一递一口，何时休歇？老汉相劝，不是恶事，切须自带眼目，辨取清浊，是佛语是魔语，莫受人惑。所以殊胜名言，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，切须休歇去，莫倚一物，领他言语作解会，拣择亲疏，浮虚诈伪，记他闲言长语，皆是比量。

“仁者！老汉只恐诸子堕坑落堑，作薄福业，事褊唇觜（嘴），得少为足，向静处立，不肯进前，自惑诸境，乱走他人，由巡万法。盖为不信虚空本来无事，增减他不得。

“你诸人好似老鸦，身在虚空，心在粪堆上，只觅死物吃。诸子莫道德山老汉不曾入丛林商量，高声骂取，无人情，不怕业，只为诸子不守分，驰骋四方，傍他门户，恰似女姑鬼传言送语，依事作解，心迹不忘。自犹不立，常负死尸，担枷带锁，五百一千里来到德山面前，八字立地，如欠伊禅道相似：‘和尚须为我说、指示我。’老汉全体作用，大棒钁遮田舍奴，骂贼屎孔面，不识好恶。到我遮里，恰似遇澧州人煮鱼羹，烂糲（音 huò）一顿，且图你放下重担，去却枷锁，作个好人去。还肯么？若肯即住，不肯一任脱去。珍重。”

157

国师三唤侍者，侍者三应。国师云：“将谓吾辜负汝，谁知汝辜负吾。”
妙喜曰：“国师还见侍者么？侍者还见国师么？”

158

雪窦和尚示众云：“布袋里盛锥子，不出头是好手。大众！雪窦锥头出也，莫有傍不肯底禅客出来！”良久云：“诸人既乃缩头，且听诸方检责。”

一日问僧：“你浴未？”僧云：“某此生不浴。”曰：“你不浴图个甚么？”僧云：“今日被和尚勘破。”曰：“贼不打贫儿家。”

159

临济和尚示众云：“今时学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见解。若得真正见解，生死

不染，去住自由。不要求殊胜，殊胜自至。

“道流！只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处，只要你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迟疑。如今学者不得，病在甚处？病在不自信处。你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，被他万境回换，不得自由。你若能歇得念念驰求心，便与祖佛不别。你欲得识祖佛么？只你面前听法底是。学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驰求，设求得者，皆是文字名相，终不得他活祖意。此时不遇，万劫千生轮回三界，徇好恶境，掇去驴牛肚里生。

“道流！约山僧见处，与释迦不别。每日多般用处，欠少甚么？六道神光，未曾间断。若能如是见得，即是一生无事人。

“大德！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此不是你久停住处。无常杀鬼一刹那间，不择贵贱老少。你要与祖佛不别，但莫外求：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法身佛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化身佛。此三种身，是你即目前听法底人。只为不向外驰求，有此功用。

“若据经论家，取三种身为极则，约山僧见处不然：此三种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种依。古人云：‘身依义立，土据体论’，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光影。大德！你且识取弄影底人，是诸佛之本源，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。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，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，虚空不解说法听法，是甚么解说法听法？是你目前历历底物，一段孤明，是这个解说法听法。若如是见得，便与祖佛不别。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，触目皆是。只为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，所以轮回三界，受种种苦。约山僧见处，无不甚深，无不解脱。

“道流！心法无形，通贯十方，在目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本是一精明，分为六和合。一心既无，随处解脱。山僧怎么说，意在甚处？只为一切处驰求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闲机境。

“道流！取山僧见处，坐断报化佛头：十地满心，犹如客作儿；等妙二觉，担枷锁汉；罗汉、辟支，犹如厕秽；菩提、涅槃，如系驴橛。何以如此？只为道流不达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碍。若是真正道人，终不如是。但能随缘消旧业，任运着衣裳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无一念心希求佛果。缘何如此？古人云：‘若欲作业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’

“大德！时光可惜，只据傍家波波地学禅学道，认名认句，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识意度——莫错！道流！你只有一个父母，更求何物？你自返照看。古人云：‘演若达多失却头，求心歇处即无事。’大德！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样。有一般不识好恶秃奴（按：“奴”原作“兵”字，今改），便即见神见鬼，指东画西，好晴好雨，如是之流，尽须抵债，向阎罗王前吞热铁圆有日在。好人家男女被这般野狐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。瞎屙生！索饭钱有日在。

“道流！切要求取真正见解，向天下横行，免被遮一般精魅惑乱身心。更莫造作，只是平常，你才拟心，早是错了也。且莫求佛，佛是名句，你还识驰求底么？三世十方佛祖出来，也只为求法；如今参学道流，也只为求法。得法始了，未得依前轮回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。心法无形，贯通十方，目前见用，人信不及，便乃认名认句，向文字中求其意度，与佛法天地悬隔。

“道流！山僧说法，说甚么法？说心地法，便能入净入秽，入凡入圣，入真入俗，要且不是你真俗凡圣，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名，一切真俗凡圣安着个名字不得。

“道流！把得便用，更莫安排，方契玄旨。山僧说法，与天下人别。只如有个文殊、普贤出来目前，各现一身问法，才道‘咨和尚……’，我早辨了也。何

以如此？只为我见处别——外不取凡圣，内不住根本，见彻本法，更不疑谬。”

160

二十五祖婆舍斯多，因与外道无我尊论议。外道曰：“请师默论，不假言说。”祖曰：“不假言说，孰知胜负？”曰：“但取其义。”曰：“汝以何为义？”曰：“无心为义。”曰：“汝既无心，安得义乎？”曰：“我说无心，当名非义。”曰：“汝说无心，当名非义；我说非心，当义非名。”曰：“当义非名，谁能辨义？”曰：“汝名非义，此名何名？”曰：“为辨非义，是名无名。”曰：“名既非名，义亦非义，辨者是谁？当辨何物？”如是往返五十九翻，外道杜口信伏。

妙喜曰：“婆舍斯多何用忉怛？当时若见他道‘请师默论，不假言说’，便云‘义堕也！’即今莫有要与妙喜默论者么？或有个衲僧出来道‘义堕也！’，我也知你在鬼窟里作活计。”

161

大宁宽和尚示众云：“无念为宗，无住为本；真空为体，妙有为用。所以道：‘尽大地是真空，徧法界是妙有。’且道是甚么人用得？四时运转，日月长明；法本不迁，道无方所；随缘自在，逐物升沈；此土他方，入凡入圣。虽然如是，且道入乡随俗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良久云：“西天梵语，此土唐言。”

162

圆明和尚示众云：“灵山付嘱，相传十方。诸佛出现于世，唤作建置道场，转大法轮。如斯之法，只在如今，若于祖宗门下，天地悬殊。上上之流，何不启问？”

时有僧出，明云：“去去西天路，迢迢十万余。”问：“灵山一会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当初妄想，直至如今。”云：“如何是最初一句？”曰：“三生六十劫。”云：“大悟底人还有过也无？”曰：“铁山横在路。”复云：“坐断日头，天地黯黑，忙忙者匝地普天。与么之时，佛祖出头来，好与三十棒。虽然如是，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”

163

姜山方和尚示众云：“不是道得道不得，诸方尽把为奇特；寒山烧火满头灰，笑骂丰干遮老贼。”

僧问：“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穿针嫌眼小。”云：“出水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尽日展愁眉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不动尊？”曰：“单着布衫穿市过。”云：“学人未晓。”曰：“骑驴蹋破洞庭波。”

问：“透过三级浪，专听一声雷。”曰：“伸手不见掌。”云：“还许学人进向也无？”曰：“蹋地告虚空。”云：“雷门之下，布鼓难鸣。”曰：“八花球子上，不用绣红旗。”云：“三十年后此话大行。”方便打。

问：“奔流度刃，疾焰过锋，未审姜山门下，还许借借也无？”曰：“天寒日短夜更长。”云：“锦帐绣鸳鸯，行人难得见。”曰：“髑髅里面气冲天。”云：“和尚。”曰：“鸡头凤尾。”云：“诸方泥里洗，姜山画将来。”曰：“姜山今日为客，且望阁梨善传。然虽如是，不得放过。”乃拍禅床一下。

兴化和尚开堂示众云：“遮一炷香，本分为三圣师兄，三圣为我太孤；便合承嗣大觉，大觉为我大猷。我于三圣处会得宾主句，若不遇大觉师兄，洎合误却我平生。我在大觉吃棒，见得临济先师在黄檗处吃棒底道理。此一炷香，供养我临济先师。”

僧问：“多子塔前共谈何事？”曰：“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。”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真如凡圣，皆是梦言；佛及众生，并为增语。或有人出来道：‘盘山老讣？’但向伊道：‘不因紫陌花开早，争得黄莺下柳条。’若更问道：‘五祖老讣？’白云：‘喏！惺惺着。’”

子湖陂地次，亚（按：按立）陂头回视胜光云：“事即不无，拟心即差。”胜光便问：“如何是事？”被子湖拦胸踢倒，从此省悟。

法华举和尚示众云：“若开口又成增语，不开口去又成剩语。”乃云：“金轮天子敕，草店家风别。”

玄沙和尚示众云：“夫古佛真宗，常随物现，堂堂应用，处处流耀，隐显坦然，高低尽照。是以沙门上士，道眼唯先，契本明心，方为究竟。

“森罗万像，一体同源，廓尔无边，谁论有滞？尘劫中事，都在目前。时人旷来年深，致乖常体，迷心认物，以背真宗，执有滞空。不遇良朋道友，只自于私作解，纵有商量，浑成意度。及至寻穷理地，不辨正邪，况平生自己未曾捞撝。若乃先贤古德，便自知时，克己推功，庵岩石室。

“古德云：‘情存圣量，犹落法尘；己见未忘，还成渗漏。’不可道持斋持戒、长坐不卧、住意观空、凝神入定，便当去也，有甚么交涉？西天外道入得八万劫定，凝神寂静，闭目藏睛，灰身灭智，劫数满后，不免轮回。盖为道眼不明，生死根源不破。

“夫出家儿即不然，不可同他外道也。莫非真实明达，具大知见，能与诸佛同彻，寂照忘知，虚含万像。如今甚么处不是汝？甚么处不分明？甚么处不露现？何不与么会去？若无这个田地，时中争奈诸般渗漏何？总成虚妄。阿那个便是平生得力处？如实未有发明，切须在急时中，忘餐失寝，似救头然（燃），如丧身命，冥心自救，放舍闲缘，歇却心识，方有少许相亲。若不如是，明朝后日，尽被识情带将去，有甚么自由分？

“如今却不如他无情之物，敷唱分明。土木石头说法，非常真实，只是少人能听。若闻此说，始可商量。且道无情说底法，作么生商量？试道看。不可道‘无言无说也，无视无闻也’，不可道‘无问而自说，称叹所行道’。不见善财童子参五十三人知识，末后见弥勒，弹指之顷得入门，才入门后，其门自闭，于楼阁中睹百千诸佛过去舍身受身，所参一百二十人知识化境，于楼阁中一时俱现，为其证明，善财疑心顿息。

“大凡三条椽下，具这个真实发明，即可商量，便向四生六道中，同于诸佛

净土，更惧何生死？且阿谁知他一切诸法都无实体，至于灵山会上迦叶亲闻、犹如话月？古德云：‘善恶都莫思量’，还同指月。乃至三乘行位、解脱菩萨，涅槃圣德、圣果，并如空花兔角。不见道：‘却来观世间，犹如梦中事。’有为心法，不可相依，日久年深，全无利益。只为违真弃本，厌离凡情，折心圣道。作此见知，不出他限量，抛他五阴不去。不见道：‘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’你只拟向前，争能明得？可中彻去，方得知之。若未究得，当知尽是虚头。世间难信之法，具大根器，力能明达。今生若彻去，万劫亦然。古德云：‘直向今生须了却，谁能累劫受余殃。’珍重。”

169

琅邪觉和尚示众曰：“进前即死，退后即亡；不进不退，落在无事之乡。何故如此？长安虽乐，不是久居。”

妙喜曰：“啼得血流无用处，不如缄口过残春。”

170

扬岐会和和尚示众，拈拄杖云：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”画一画，云：“山河大地、天下老和尚，百杂碎。作么生是诸人鼻孔？”良久云：“剑为不平离宝匣，药因救病出金瓶。”喝一喝，卓一下。

171

灌溪闲和尚示众云：“十方无壁落，四面亦无门。露倮倮，赤洒洒，没可把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钵盂盛饭，桶里盛羹。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曰：“饥即吃，饱即休。”

问：“久向灌溪，到来只见沕麻池。”曰：“你只见沕麻池，且不见灌溪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灌溪？”曰：“劈箭急。”

172

巖（音 huò）上座参德山，德山才见，便作抽坐具势。巖云：“这个则且止，心境一如底来，向他道个甚么，即免诸方检责？”曰：“犹较昔日三步在，别作个主人翁来！”巖便喝，山不对。巖云：“塞却遮老野狐咽喉。”

沕山闻，举云：“巖上座虽得便宜，争奈掩耳偷铃。”

173

颖桥安铁胡一日在风穴团炉内坐，有钟司徒来见，便问：“三界焚烧，如何出得？”安将火匙拨火开，司徒拟议，安曰：“司徒，司徒！”

174

三圣和尚参德山，才欲展坐具，山云：“住！不用展炊单（按：一作“炊巾”），遮里无残羹馊饭与汝。”曰：“赖遇无，设有，向甚么处着？”山便打，圣接住，推倒向床上。山大笑，圣哭“苍天”，便下参堂。

堂中首座号踢天泰，问：“行脚高士，须得本道公验。作么生是本道公验？”圣云：“道甚么？”座再问，圣打一坐具，云：“遮漆桶！前后触忤多少贤良！”座拟人事，圣便过第二座人事。


大愚芝和尚示众，举《盘山颂》云：“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；光境俱忘，复是何物？”乃竖起拂子云：“微尘诸佛光明总在遮里，照破你诸人心肝五脏。衲僧面前不得道着，切宜忌口。”

小参示众云：“一击响玲珑，喧轰宇宙通；知音才侧耳，项羽过江东。恁么会，恰认得驴鞍桥作阿爷下颌。”

翠岩真和尚。举：黄檗在南泉作首座，甘贄行者请施财。檗云：“财、法二施，等无差别。”行者舁钱出堂，须臾复云：“请施财。”檗云：“财、法二施，等无差别。”贄便行钱。

“甘贄行者黠儿落节，黄檗施财何曾梦见！”

妙喜曰：“一等是随邪逐恶，遮云居罗汉较些子。”

鼓山和尚示众云：“大事未办，宗脉不通，切忌记持言句，意识里作活计。不见道‘意为贼，识为浪，尽被漂沦没溺去，无自由分。’诸和尚必若大事未通，不如休去、大歇去、身心纯静去好。时中莫驻着事，却易得露这个。是事不得已，相劝之言，古人唤作‘死马医’。若是个汉，向他与么道，如同寐语一般。且诸人分上作么生？十二分教还用得一字么？诸方老宿语还用得一句么？若十二分教是，兄弟在阿那教中？若诸方老宿语当得，兄弟在阿那句中？所以道‘十二分教唱不得，凡圣摄不得，今古流不得，言句该不得’。与么说话，盖为刺头入在教门里，且与伊拆开。若有个汉，总未通这个消息，向他与么道，被伊蓦口掴，佛作么？不可怪得他也。兄弟！大须甄别，莫吉凶不辨。有辨者出来，对众验看！时寒，久立。”

黄龙南和尚示众云：“鹤勒那空中变现，曼拏罗指地为泉。德山会下，光前绝后；临济门前，只得一边。”良久云：“作么生是那一边？”

僧问南院：“从上诸圣，甚么处去？”曰：“不上天堂，即入地狱。”云：“和尚作么生？”曰：“还知宝应老落处么？”僧拟议，院以拂子蓦口打。复唤僧近前曰：“令合是汝行。”又打一拂子。

雪窦云：“令既自行，且拂子不知来处。雪窦道个瞎，且要雪上加霜。”

妙喜曰：“权衡临济三要三玄，须还他南院始得。雪窦为甚么却道‘拂子不知来处’？妙喜亦道个瞎，且图两得相见。”

百丈问赵州：“近离甚处？”曰：“南泉。”丈云：“南泉有何言句？”曰：“未得之人，直须悄然。”丈便喝，州作怕势。丈云：“大好悄然！”州乃起舞而出。

司空山净禅师，因学者请问，师以颂答之，今录三首：

四大无主复如水，遇曲逢直无彼此。
净秽两处不生心，壅决何曾有二意？
触境但似水无心，在世纵横有何事？
见闻觉知无障碍，声香味触常三昧。

如鸟空中只么飞，无取无舍无憎爱。
若会应处本无心，始得名为观自在。

见道方修道，不见复何修？
道生如虚空，虚空何所修？
遍观修道者，拨火觅浮沤。
但看弄傀儡，线断一时休。

182

德山问维那：“今日几人新到？”曰：“八人。”山云：“唤来一时生按过。”

183

真净和尚解夏示众云：“有问话者么？”乃以拂子击禅床云：“天地造化，有阴有阳，有生有杀；日月照临，有明有暗，有隐有显；江河流注，有高有下，有壅有决；明王治化，有君有臣，有礼有乐，有赏有罚；佛法住世，有顿有渐，有权有实，有结有解结也。四月十五，十方世界是圣是凡、若草若木……”以拂子左边敲云：“从遮里一时结。”举拂子云：“总在拂子头上，还见么？”乃喝云：“解也！七月十五日，十方世界若草若木、乃圣乃凡……”以拂子右边敲云：“从遮里一时解。”举拂子云：“总在拂子头上，还见么？”乃喝云：“只如四月十五日已前，七月十五日已后，且道是解是结？”举拂子云：“总在拂子头上，还见么？”

乃喝云：“诸高德！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刚王宝剑，有一喝是踞地师子，有一喝是探竿影草。若人一一辨得，始见临济大师道出常情、黄檗被掌、大愚遭筑。虽相去三二百年，许汝亲为嫡子，然后大开不二妙门，权诸祖道，摧邪显正，扶宗立教，整顿颓纲，纵大知见，耀大法眼，不动本际，决胜魔军。”乃喝云：“更须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。到遮里，须是具烁迦罗眼，向未屙已前蓦提得去。诸高德！且道提得个甚么？”良久，喝一喝。

184

泐潭准和尚示众云：“今朝腊月十，夜来天落雪。群峰极目高低白，绿竹青松难辨别。必是来年蚕麦熟，张公李公皆欣悦。皆欣悦，鼓腹讴歌笑不彻。把得云箫撩（按：原作“撩”，今改）乱吹，依稀又如杨柳枝。又不觉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、左之右之。”喝一喝云：“禅客相逢只弹指，此心能有几人知？”

185

异见王问波罗提曰：“何者是佛？”答曰：“见性是佛。”王曰：“师见性否？”曰：“我见佛性。”王曰：“性在何处？”曰：“性在作用。”王曰：“是何作用，我今不见？”曰：“今现作用，王自不见。”王曰：“于我有否？”曰：

“王若作用，无有不是；王若不用，体亦难见。”王曰：“若当用时，几处出现？”曰：“若出现时，当有其八。”王曰：“其八出现，当为我说。”波罗提曰：“在胎曰身，处世名人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徧现俱该法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精魂。”王闻，心即开悟。

妙喜曰：“即今敢问诸人：那个是佛性？那个是精魂？”

186

调达谤佛，生身陷地狱。佛令阿难传旨：“汝在狱中安否？”达云：“我虽在狱中，如三禅天乐。”佛又令阿难问：“汝还求出否？”达云：“我待世尊来，便出。”阿难云：“世尊是三界大师，岂有入地狱分？”达云：“我岂有出地狱分？”翠岩真云：“亲言出亲口。”

187

云门问曹山：“如何是沙门行？”山曰：“吃常住苗稼者是。”门云：“便恁么去时（按：原作“是”，今改）如何？”曰：“汝还畜得么？”门云：“畜得。”山曰：“汝作么生畜？”门云：“着衣吃饭，有甚么难？”山曰：“何不道‘披毛戴角’？”门便礼拜。

188

长沙和尚。有秀才看《千佛名经》，问曰：“百千诸佛但闻其名，未审居何国土？还化物也无？”曰：“黄鹤楼崔颢题后，先辈还曾题未？”曰：“未曾。”曰：“无事题取一篇。”

黄龙新颂云：“黄鹤楼前法战时，百千诸佛竖降旗。渠无国土归何处，赢得多才一首诗。”

189

五祖演和尚白云示众。举：雪峰问德山：“从上诸圣，以何法示人？”山云：“我宗无语句，亦无一法与人。”雪峰从此有省。僧问雪峰：“和尚见德山，得个甚么便休去？”峰云：“我空手去，空手归。”

“白云今日说向透未过者：有两个人从东京来，问伊‘甚么处来？’，他却道‘苏州来’。便问伊‘苏州事如何？’，伊道‘一切寻常’。虽然如是，谩白云不过。何故？只为语音各别。毕竟如何？苏州菱，邵伯藕。”

又示众。举：僧问曹山：“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曹山不如。”“出世后如何？”曰：“不如曹山。”

“若以世谛观之，曹山合吃二十棒；若以祖道观之，白云合吃二十棒。然虽如是，棒头有眼。两人中，一人全肯，一人全不肯，若人点检得出，许你具半只眼。”

190

兴阳静和尚初参西院，便问：“拟问不问时如何？”院便打，静良久。院云：“汝若唤作棒，则眉须堕落。”静于言下大悟。

191

琅邪觉和尚示众。举：汾阳先师颂云：“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；一句分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”

乃喝一喝，云：“是第几玄？”良久云：“汝也有没量罪过，我也有没量罪过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铜头铁额。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鸟觜鱼腮。”

192

僧问大龙和尚：“色身败坏，如何是坚固法身？”曰：“山花开似锦，涧水湛如蓝。”

妙喜曰：“若以此两句明坚固法身，生身入地狱。”

193

翠岩真和尚在归宗南和尚会中为首座时，南问：“承闻首座常将女子出定话为人，是否？”真云：“无。”南曰：“奢而不俭，俭而不奢，为甚道无？”真云：“若是本分衲僧，也少他盐酱不得。”南却回首，唤侍者报典座：“明日只煮白粥。”

194

玄沙和尚侍雪峰行次。峰指面前地云：“遮一片田地，好造个无缝塔。”沙曰：“高多少？”峰乃上下顾视。沙曰：“人天福报即不无，和尚灵山授记未梦见在。”峰云：“汝作么生？”沙曰：“七尺八尺。”

琅邪觉云：“国清才子贵，家富小儿娇。”

195

法眼因僧来参次，以手指帘，寻有二僧齐去卷，法眼云：“一得一失。”

196

龙济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翠岩来。”曰：“翠岩有何言句示徒？”云：“常道‘出门逢弥勒，入门见释迦’。”曰：“与么道又争得！”僧便问：“和尚又如何？”曰：“出门逢阿谁，入门见甚么？”僧于言下有省。

197

大乘遵和尚在慈照会中，一日问：“古人索火，意旨如何？”照曰：“任他灭。”云：“灭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初三、十一。”云：“恁么则好时节也。”曰：“汝见甚么道理？”云：“今日一场困。”照便打。

遵乃有颂：“索火之机实快哉，藏锋妙用少人猜；要会我师亲的旨，红炉火尽不添柴。”

198

广慧璉和尚示众云：“祖令当行，人天泯迹。若通一线道，且与说葛藤。何故如此？拟议之间，早是丧身失命了也。山僧不避诸方检责，入泥入水为汝诸人，莫有会底么？试通个消息。”良久云：“看看总在魔界里作活计也。”遂拈拄杖云：“速道，速道！”众拟议，乃喝一喝。

僧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曰：“上木下铁。”云：“恁么则罪归有处也。”曰：“判官掷下笔。”僧礼拜，珙云：“拖出！”

199

罗汉琛和尚问保福僧：“彼中佛法如何示人？”曰：“保福有时示众云：‘塞却汝眼，教汝覩不见；塞却汝耳，教汝听不闻；坐却汝意根，教汝分别不得。’”琛云：“吾问汝：不塞汝眼，汝见个甚么？不塞汝耳，汝闻个甚么？不坐汝意根，汝作么生分别？”僧于言下有省。

妙喜曰：“富嫌千口少，贫恨一身多。”

200

投子和尚在桐城县，因赵州问：“莫便是投子庵主么？”师云：“茶盐钱布施我来！”州先归庵。

晚间，见师自携油回，州云：“久向投子，到来只见卖油翁。”师云：“汝只识卖油翁，且不识投子。”州云：“如何是投子？”师提起油瓶云：“油，油！”

201

曹山因纸衣道者来，山问：“莫便是纸衣道者否？”衣云：“不敢。”山曰：“如何是纸衣下事？”衣云：“一裘才挂体，万法悉皆如。”山曰：“如何是纸衣下用？”衣近前应诺，便立脱去。山曰：“汝既解恁么去，何不恁么来？”纸衣忽然开眼问：“一灵真性，不假胞胎时如何？”山曰：“未是妙。”衣云：“如何是妙？”山曰：“不借借。”纸衣珍重，却便坐化。

山乃有颂曰：“觉性圆明无相身，莫将知见妄疏亲；念异便于玄体昧，心差不与道相邻。情分万法沈前境，识鉴多端丧本真；如是句中全晓会，了然无事昔时人。”

僧问：“一牛饮水、五马不嘶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曹山解忌口。”

202

赵州和尚示众云：“兄弟若从南方来者，即与下载；若从北方来者，即与装载。所以道：近上人问道即失道，近下人问道即得道。兄弟！正人说邪法，邪法亦随正；邪人说正法，正法亦随邪。诸方难见易识，我遮里易见难识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此事如明珠在掌，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，将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。佛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佛。”

203

僧问资福：“如何是一尘入正受？”福作入定势。僧云：“如何是诸尘三昧起？”福曰：“汝问阿谁？”

云门云：“遮阿师话堕也不知。”又云：“前头早是葛藤，又道‘汝问阿谁？’”

204

南泉问黄檗：“定慧等学，明见佛性，此理如何？”檗曰：“十二时中不依倚一物始得。”泉云：“莫便是长老见处么？”檗曰：“不敢。”泉云：“浆水钱且置，草鞋钱教谁还？”檗休去。

妙喜曰：“不见道：‘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不献诗。’”

205

叶县省和尚。僧问：“忽逢大阐提人来，师还相为也无？”曰：“法久成弊。”云：“慈悲何在？”曰：“年老成魔。”

问：“宝剑未出匣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劈口着。”云：“出匣后如何？”曰：“拈却牙齿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论顿也不留朕迹？”曰：“日午打三更，石人侧耳听。”云：“如何是语渐也返常合道？”曰：“问处分明，覩面相呈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超师之作？”曰：“老僧眉毛长多少？”

问：“如何是尘中独露身？”曰：“塞北千人帐，江南万斛船。”云：“恁么即非尘也。”曰：“学语之流，一札万行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和尚深深处？”曰：“猫有敌（按：原作“缩”，今改）血之功，虎有起尸之德。”云：“莫便是也无？”曰：“碓捣东南，磨推西北。”

206

石门聪和尚。僧问：“日往月来迁，不觉年衰老，还有不老者么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云：“作么生是不老者？”曰：“虬龙筋力高声叫，晚后精灵转更多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学人深深处？”曰：“乌龟水底深藏六。”云：“未审其中事若何？”曰：“路上行人莫与知。”

问：“承古有言：‘只遮如今谁动口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莫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颌。”

207

报恩从和尚。僧问：“师子未出窟时如何？”曰：“锋铍难击。”云：“出窟后如何？”曰：“藏身无路。”云：“欲出不出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命似悬丝。”云：“向去事如何？”曰：“撈。”

208

翠岩真和尚示众。举：僧问巴陵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答云：“明眼人落井。”又问宝应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答云：“五凤楼前。”又问首山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答曰：“脚下深三尺。”

“此三转语，一句壁立千仞，一句陆地行船，一句宾主交参。众中莫有拣得者么？出来道看。如无，且行罗汉慈，破结贼故；行菩萨慈，安众生故；行如来慈，得如相故。”

209

克符道者问临济：“如何是夺人不夺境？”曰：“煦日发生铺地锦，婴儿垂发白如丝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夺境不夺人？”曰：“王令已行天下徧，将军塞外绝烟尘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人境俱不夺？”曰：“王登宝殿，野老讴歌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人境俱夺？”曰：“并汾绝信，独处一方。”师于言下领旨，深入三玄、三要、四句之门，颇资玄化。

210

法眼指凳子云：“识得凳子，周匝有余。”云门云：“识得凳子，天地悬殊。”

天衣云：“识得凳子，桡楠木做。”

妙喜曰：“识得凳子，好剃头洗脚。虽然如是，大有人错会在。”

211

德山和尚一日饭迟，先托钵下堂。雪峰时作饭头，才见便问：“遮老汉，钟未鸣，鼓未响，托钵向甚么处去？”山便归方丈。

雪峰举似岩头，头云：“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。”山闻举，令侍者唤岩头来问：“汝不肯老僧那？”岩头密启其意。

山来日上堂，与寻常说话不同。头向堂前抚掌大笑云：“且喜堂头老汉会末后句，他后天下人不奈何。虽然如是，只得三年。”后三年，果迁化。

212

于頔相公问紫玉：“佛法至理，乞师一言。”玉曰：“相公！佛法至理，须去其情理。”公云：“便请和尚去其情理。”玉曰：“便请问来！”公云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玉召相公，公应喏，玉曰：“更莫别求。”

药山后闻此语，曰：“噫！可惜于相公生理向紫玉山下。”相公闻得，特访药山，乃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山召云：“相公！”公应喏。山曰：“是甚么？”公于此有省。

招庆共罗山举次，庆曰：“一等是道，甚是奇特，云泥有隔。”罗山云：“大师也不得草草。当时赖遇于相公，可中草窠里若拨着个焦尾大虫，何处有药山也！”庆曰：“作么生？”罗山曰：“还知于相是锻了金么？”

213

雪窦和尚曰：“十方无壁落，四面亦无门，古人向甚处见客？或若道得接手句，许汝天上天下。”

214

云门到天童，童云：“汝还定当得么？”门云：“和尚道甚么？”童云：“不会即目前包裹。”门云：“会即目前包裹。”

妙喜曰：“十字街头石敢当。”

215

天衣怀和尚《色空颂》二首：

色空空色色空空，碍却潼关路不通；
劫火洞然毫未尽，青山依旧白云中。
东西南北，十万八千；
空生罔措，火里生莲。

216

保福问僧：“殿里是甚么佛？”僧云：“和尚定当看。”曰：“释迦佛。”云：“和尚莫谩人好。”曰：“却是汝谩我。”

又问僧：“汝名甚么？”云：“咸泽。”曰：“忽遇枯涸者如何？”云：“谁是枯涸者？”曰：“我是。”云：“和尚莫谩人好。”曰：“却是汝谩我。”

又问饭头：“镬阔多少？”曰：“和尚试量看。”师以手作量势。曰：“和

尚莫谩某甲。”曰：“却是汝谩我。”

又见一僧，乃曰：“汝作甚么业来，得恁么长大？”曰：“和尚短多少？”师蹲身作短势。僧曰：“和尚莫谩人好。”曰：“却是汝谩我。”

217

赵州问投子：“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？”投子云：“不许夜行，投明须到。”

218

罗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长老出门次，师把拄杖向前一擡，矩无对。师云：“石牛拦古路，一马勿双驹。”

后有僧举似疏山，山云：“石牛拦古路，一马生三寅。”

219

泐潭英和尚示众云：“释迦老子当时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云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’释迦老子可谓傍若无人。当时若遇个明眼衲僧，直教陀（按：同“他”）上天无路、入地无门。然虽如是，也须是铜沙罗里油盛（按：“油盛”即“满盛油”）始得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可贵可贱。”

220

荐福思和尚。僧问：“古殿无佛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梵音何来？”又问：“不假修证，如何得成？”曰：“修证即不成。”

221

法眼禅师《三界唯心颂》：

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
唯识唯心，眼声耳色。
色不到耳，声何触眼。
眼色耳声，万法成办。
万法匪缘，岂观如幻。
大地山河，谁坚谁变。

又《华严六相颂》：

华严六相义，同中还有异；
异若异于同，全非诸佛意；
诸佛意总别，何曾有同异？
男子身中入定时，女子身中不留意；
不留意，绝名字，万象明明无理事。

222

青原问神会：“从甚么处来？”会云：“曹溪来。”曰：“将得甚么物来？”会振身而立。师曰：“犹带瓦砾在。”会云：“和尚莫有真金与人否？”曰：“设有，汝向甚么处着？”

223

罗汉南和尚示众云：“红霞穿碧落，白鹭点沧洲；不是寒山子，时临古渡头。骑骏马，骤高楼，万里银河辊玉球。别明真解脱，拨火觅浮沤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禅不禅，道不道，三寸舌头胡乱扫。昨夜日轮飘桂花，今朝月窟出芝草。阿呵呵！万两黄金无处讨。一句绝思量，诸法不相到。”

224

雪峰云：“饭箩边坐饿死人，临河渴死汉。”玄沙云：“饭箩里坐饿死汉，水里没头浸渴死汉。”云门云：“通身是饭，通身是水。”

妙喜举了，喝云：“多嘴（嘴）阿师！可杀忍俊不禁！‘通身是饭，通身是水’，那里得遮消息来！”

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上

径山大慧禅师 宗杲 集并著语
后学黄叶庵沙门 智舷 校阅

225

达磨大师《安心法门》云：

迷时人逐法，解时法逐人；解则识摄色，迷则色摄识。但有心分别计较、自心现量者悉皆是梦。若识心寂灭，无一动念处是名正觉。

问：云何自心现量？

答：见一切法有，有自不有，自心计作有；见一切法无，无自不无，自心计作无。乃至一切法亦如是，并是自心计作有、自心计作无。又若人造一切罪，自见己之法王，即得解脱。若从事上得解者气力壮，从事中见法者即处处不失念。从文字解者气力弱，即事即法者深。从汝种种运为、跳踉颠蹶，悉不出法界，亦不入法界。若以法界入法界，即是痴人。凡有所施为，终不出法界心。何以故？心体是法界故。

问：世间人种种学问，云何不得道？

答：由见己故不得道。己者，我也。至人逢苦不忧，遇乐不喜，由不见己故。所以不知苦乐者，由亡己故。得至虚无，己自尚亡，更有何物而不亡也？

问：诸法既空，阿谁修道？

答：有阿谁，须修道；若无阿谁，即不须修道。阿谁者，亦我也。若无我者，逢物不生是非。是者，我自是，而物非是也；非者，我自非，而物非非也。即心无心，是为通达佛道；即物不起见，名为达道。逢物直达，知其本原，此人慧眼开。智者任物不任己，即无取舍违顺；愚者任己不任物，即有取舍违顺。不见一物，名为见道；不行一物，名为行道。即一切处无处，即作处无作处、无作法，即见佛（按：此句《少室六门》作“即作处无作法，即是见佛”）。若见相时，即一切处见鬼。取相故堕地狱，观法故得解脱。若见忆想分别，即受镬汤炉炭等事，现见生死相。若见法界性，即涅槃性。无忆想分别即是法界性。心非色故非有，用而不废故非无；又用而常空故非有，空而常用故非无。

226

石门聪和尚示众云：“问答须教起倒全，龙头蛇尾自欺谩；如王秉剑由王意，

似镜当台要绝观。开口早经千万里，低头思虑万重关；指人若也无正眼，何啻前程作野干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古佛心？”曰：“蹋着秤锤硬似铁。”云：“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明日向汝道。”

问：“青山绿水即不问，急切一句作么生道？”曰：“手过膝，耳垂肩。”

227

广慧琏和尚示众云：“佛法本来无事，从上诸圣尽是捏怪，强生节目，压良为贱，埋没儿孙。更有云门、赵州、德山、临济，死不惺惺，一生受屈。老僧遮里即不然，便是释迦老子出来，也贬向他方世界，教伊绝迹去。何故如此？免虑丧我儿孙。老僧与么道，你等诸人作么生会？若于遮里会得去，岂不庆快！教你脱却毛衫，做个洒洒地衲僧去。更若不会，来年更有新条在，恼（按：原作“脑”，今改）乱春风卒未休。”

有僧入室请益，云：“和尚适来言：‘便是释迦老子出来，也贬向他方世界’……”举未了，琏云：“你若恁么会，入地狱如箭。”云：“未审作么生会？”琏便打，僧拟议。曰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山僧今日不避诸方检责，为你说破——‘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即名为报佛恩。’”

妙喜举了，咄曰：“好人不肯做，须要尿里卧。”

228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新丰古洞，万叠争攒；悟本真踪（按：多作“宗”），千林竞簇；古今胜地，佛事长兴。所以昔日悟本大师有时提唱云：‘唯有佛菩提，是真归仗处。’复喝一喝云：‘犹作这个去就在！’

“诸禅德！只如大师道‘犹作这个去就在’，且道意作么生？还知落处么？丛林中多有商量者，有底道：‘闻佛闻法，似生冤家，况更有归仗处？故遭悟本大师检点’，有底道：‘悟本只要人休歇去’，有底道：‘悟本只见锥头利，不见凿头方’，似恁么匹配，又何曾梦见他古人？既不如是，又且如何？

“诸禅德！此个大事须子细，不可粗心。一等参禅，穷教到底。宗门中千差万别，隐显殊途，唯大智方明，降兹已往，莫测涯际。而今多是抱不哭孩儿，打净洁球子，把缆放船，抱桥柱澡洗。彼此丈丈，阿谁无分？若便明去，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，入火不烧，入水不溺，于一切处不留，一切处成就，灵光独耀，烜赫殊分，可谓荡荡乎、落落乎！张起济岸帆，拨动渡人舟，于生死海内、白浪堆中，出没去来，逍遥自在。”

乃喝云：“从他谤，任他非，雨中兼簪笠蓑衣。而今暂别海门月，携鱼且向市廛归。”

229

宝寿和尚，有胡钉铍来参。寿问：“莫是胡钉铍否？”胡云：“不敢。”寿云：“还钉得虚空么？”胡云：“请和尚打破将来！”寿便打，胡钉铍不肯。寿云：“已后有多口阿师为汝点破去在。”

后参赵州。州云：“莫是胡钉铍么？”胡云：“不敢。”州云：“还钉得虚空么？”胡云：“请和尚打破将来！”州云：“且钉遮一缝。”胡遂举宝寿行棒因缘，州云：“我与么道，与他宝寿千里万里。”

230

僧问水陆和尚：“如何是学人用心处？”曰：“用心即错。”僧云：“不起一念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没用处汉！”僧云：“此事如何保任？”曰：“切忌问。”“狭路相逢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便与拦胸托一托。”

231

金峰和尚示众云：“金峰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，二十年后无老婆心。”僧便问：“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？”曰：“问凡答凡，问圣答圣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二十年后无老婆心？”曰：“问凡不答凡，问圣不答圣。”

232

黄檗和尚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，尽是嗜酒糟汉！与么行脚，何处有今日？还知大唐国里无禅师么？”时有僧云：“只如诸方匡徒领众，又作么生？”曰：“不道无禅，只是无师。”

汾山问仰山：“作么生？”仰山云：“鹅王择乳，素非鸭类。”汾山云：“此实难辨。”

233

云盖安和尚问石霜：“万户俱闭即不问，万户俱开时如何？”霜云：“堂中事作么生？”安云：“无人接得渠。”霜云：“道也煞道，只道得八成。”云：“却请师道。”霜云：“无人识得渠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一对无孔铁锤，就中一个最重。”

234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本来无一物，压杀世间人；直饶便分明，坐在粪坑里。作么生是透脱一路？‘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。’”

颂百丈野狐话云：“明镜当台鉴者稀，禅人到此拟何之？直饶点破秋天月，元来只是野狐儿。”

颂清平大乘小乘话云：“山高日出早，岩下青松老；蹋折杏花枝，一任寒风扫。”

颂风幡话云：“不是风兮不是幡，多口阁梨莫可诠；若将巧语求玄会，特地千山隔万山。”

235

泐潭准和尚示众云：“祖师关楔子，幽隐罕人知；不是悟心者，如何举向伊？”乃喝一喝云：“是何言欤？若一向恁么，达磨一门扫土而尽，所以大觉世尊初悟此事，便乃开方便门，示真实相，普令南北东西、四维上下，郭大、李二、邓四、张三，同明斯事。云岩今日不免效古，开方便门去也。”以拂子击禅床一下云：“方便门开也，作么生是真实相？”良久云：“十八十九，痴人夜走。”

236

降魔藏和尚参北宗秀和尚，秀问：“汝名降魔，此无山精木怪，汝翻作魔邪？”曰：“有佛有魔。”秀曰：“汝若是魔，必住不思議境界。”曰：“是佛亦空，何境界之有？”

石头和尚示众云：“吾之法门，先佛传授，不论禅定精进，唯达佛之知见，即心即佛，心佛众生、菩提烦恼，名异体一。汝等当知自己心灵，体离断常，性非垢净，湛然圆满，凡圣齐同，应用无方，离心意识。三界六道，唯自心现，水月镜像，岂有生灭？汝能知之，无所不备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解脱？”曰：“谁缚汝？”曰：“无人缚。”曰：“谁求解脱？”

问僧：“从甚么处来？”僧云：“江西来。”曰：“见马大师么？”云：“见。”头乃指一橛柴曰：“马师何似这个？”僧无对。却回，举似马大师。马曰：“汝见橛柴大小？”云：“没量大。”马曰：“汝甚有力。”僧云：“何也？”马曰：“汝从南岳负一橛柴来，岂不是有力？”

岩头共雪峰、钦山去参临济，中路逢定上座。头乃问：“甚么处来？”定曰：“临济来。”曰：“和尚万福？”定云：“和尚已迁化也。”曰：“某三人特去礼拜，又值和尚迁化，某等薄福，不见和尚，未审有何言句，请上座举一两则。”定遂举：

临济上堂云：“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，常从汝等诸人面门出入，未证据者看看。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无位真人？”济下禅床擒住云：“道！道！”僧拟议，济便托开云：“无位真人是甚么干屎橛！”便归方丈。

岩头不觉吐舌，钦山云：“何不道‘赤肉团上非无位真人’？”定便擒住云：“无位真人与非无位真人，相去多少？速道，速道！”钦山直得面青面黄，语不得。岩头、雪峰同劝云：“遮新戒触忤上座，且望慈悲。”定云：“若不是遮两个老汉，祝/土杀遮尿床鬼子！”

白云端和尚示众云：“‘泥佛不度水，木佛不度火，金佛不度炉，真佛内里坐’。大众！赵州老子十二剂骨头、八万四千毛孔，一时抛向诸人怀里了也。圆通今日路见不平，为古人出气。”以手拍禅床云：“须知海岳归明主，未信乾坤陷吉人。”

僧问仰山：“法身还解说法也无？”曰：“我说不得，别有一人说得。”僧云：“说得底人在甚么处？”仰推出枕头。汾山闻云：“寂子用剑刃上事。”

妙喜曰：“汾山真是怜儿不觉丑。仰山推出枕头，已是漏逗，更着个名字，唤作‘剑刃上事’，误他学语之流，便恁么承虚接响，流通将去。妙喜虽似借水献花，要且理无曲断。即今莫有傍（按：一作“旁”）不肯者出来，我要问你：‘推出枕头，还当得法身说法也无？’”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十方诸佛、六代祖师、天下善知识，皆同这个舌头。若识得这个舌头，始解大脱空，便道山河大地是佛，草木丛林是佛；若也未识得这个舌头，只成小脱空，自谩去，明朝后日大有事在。五祖恁么说话，还有实头

处也无？”白云：“有。”“如何是实头处？”“归堂吃茶去。”

242

谭空和尚因有尼要开堂，空勘云：“尼有五障，不得开堂。”尼云：“龙女成佛有几障？”空云：“龙女成佛，现十八变，你试变看。”尼云：“不是野狐精，变个甚么？”空便打。镇州牧主后闻云：“和尚拄杖折那？将此见解，拟欲为人。”

翠岩芝云：“且道尼具眼么？只担得个断贯索，作么生会？”

243

三圣和尚在仰山会下，有官人来看仰山。山问：“官居何位？”云：“推官。”仰山竖起拂子云：“还推得这个么？”官人无语。仰山令大众下语，总皆不契。

三圣不安，在涅槃堂内将息。仰令侍者去请下语。圣云：“但道‘和尚今日有事。’”仰又令侍者去问：“未审有甚么事？”曰：“再犯不容。”

244

兴化和尚在三圣会下常言：“我向南方行脚一遭，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底。”

后到大觉处，请为院主。觉一日唤：“院主！我闻你道：‘向南方行脚一遭，拄杖头不曾拨着一个会佛法底’，你凭个甚么道理？”兴化便喝，觉便打；化又喝，觉又打。

兴化来日在法堂上，觉唤：“院主！我直下疑着你遮两喝。”化依前又喝，觉便打；化又喝，觉又打。化云：“我在三圣处学得个宾主句，总被师兄折倒了也！告师兄与某一个安乐法门。”觉云：“遮瞎驴，来遮里纳败阙！脱下衲衣，痛打一顿！”

245

镜清和尚示众云：“有舟无楫亦不得，有楫无舟亦不得，舟楫俱备亦不得，亦不得亦不得，诸人作么生？”

有时云：“一人到亦不得，一人不到亦不得，二人俱到亦不得，不得亦不得，诸人作么生？此是妙中之妙。拂尽青霄，通霄不碍。”

246

杨岐和尚示众云：“景色乍晴，物情舒泰。举步也千身弥勒，动用也随处释迦，文殊、普贤总在遮里。众中有不受人谩底便道：‘杨岐和麸糶（按：原作“糶”，今改）面’，然虽如是，布袋里盛锥子。”

247

云门一日云：“折（按：一作“拆”或“析”）半裂三，针筒鼻孔在甚么处？与我个个拈出来看！”自代云：“上、中、下。”

妙喜曰：“倚门傍户弄精魂。”

248

四祖谓融禅师曰：“夫百千法门，同归方寸；河沙妙德，总在（按：原作“住”，

今改)心源。一切戒门、定门、慧门、神通变化,悉自具足,不离汝心。一切烦恼业障,本来空寂;一切因果,皆如梦幻;无三界可出,无菩提可求;人与非人,性相平等。大道虚旷,绝思绝虑。如是之法,汝今已得,更无阙少,与佛何殊?更无别法。汝但任心自在,莫作观行,亦莫澄心,莫起贪嗔,莫怀愁虑,荡荡无碍,任意纵横,不作诸善,不作诸恶,行住坐卧、触目遇缘,总是佛之妙用,快乐无忧,故名为佛。”

249

亮座主参马祖,祖问曰:“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,是否?”亮云:“不敢。”祖曰:“将甚么讲?”云:“将心讲。”曰:“心如工伎儿,意如和伎者,争解讲得经?”亮抗声云:“心既讲不得,虚空莫讲得么?”祖曰:“却是虚空讲得。”亮不肯,便出。将下阶,祖召云:“座主!”亮回首,豁然大悟,便礼拜。祖曰:“遮钝根阿师!礼拜作么!”

亮归寺,告听众曰:“某甲所讲经论,谓无人及得,今日被马大师一问,平生工夫冰消瓦解。”径入西山,更无踪迹。

250

雪峰悦和尚示众云:“语不离巢道,焉能出盖缠?片云横谷口,迷却几人源。所以言无展事,语不投机;承言者丧,滞句者迷。汝等诸人到遮里,凭何话会?”良久云:“‘欲得不招无间业,莫谤如来正法轮’。”

又示众云:“拂子吞却须弥山。寻常言论德山卓牌闹市里(按:德山卓牌于闹市,牌上书字曰:“佛来也打,祖来也打”),作么生商量?”良久云:“官不容针,私通车马。”

251

大宁宽和尚示众云:“从上来事,非从佛得,不就祖求。丈夫禀性,本自天真,动止合(按:原作“含”字,今改)仪,去来无着。如鱼在水,任性浮沉;似鸟飞空,都无罣碍。如斯说话,谁是知音?”良久云:“一气不言含有像,万灵何处谢无私。”

僧问:“教中云:‘始知众生本来成佛’,为甚么有烦恼、菩提?”曰:“甘草甜,黄连苦。”僧云:“却成两个去也。”曰:“你不妨会得好。”

问:“既是一真法界,为甚么却有千差万别?”曰:“根深叶盛。”僧云:“未审还出得这个也无?”曰:“弄巧成拙。”

问:“作止任灭,教中四病,后学之流如何趣向?”曰:“巧匠运斤斧,斫木不扞(音 pēng, 张开)绳。”

252

龙华愚和尚示众云:“摩腾入汉,已涉繁词;达磨西来,不守己分。山僧今日与么道,也是为他闲事长无明。”

愚行脚时,见五祖戒和尚。戒问:“不落唇吻一句,作么生道?”愚曰:“老老大大,话头也不照顾。”戒便喝,愚亦喝;戒拈棒,愚拍手下去。戒曰:“阇梨,阇梨!话在!”(按:此句一作“阇黎且住话在”)愚将坐具搭肩上,更不顾,便下去。

南泉和尚示众云：“然灯佛道了也：‘若心相所思出生，诸法虚假皆不实。’何以故？心尚无有，云何出生诸法？犹如形影，分别虚空；如人取声，安置篋中；亦如吹网，欲令气满。故老宿云：‘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’，且教你兄弟行履。据说十地菩萨住首楞严三昧，得诸佛秘密法藏，自然得一切禅定解脱、神通妙用，至一切世界普现色身，或示现成等正觉，转大法轮，入般涅槃，使无量入毛孔，演一句，经无量劫，其义不尽，教化无量亿千众生，得无生法忍，尚唤作所知愚，极微细所知愚，与道全乖。大难，大难！珍重。”

南院和尚示众云：“赤肉团上壁立千仞。”

有僧问：“‘赤肉团上壁立千仞’，岂不是和尚语？”曰：“是。”僧便掀倒禅床。院曰：“你看遮瞎汉乱做！”僧拟议，院便打，趁出。

妙喜曰：“我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”

龙山和尚问僧：“甚么处来？”僧云：“老宿处来。”曰：“老宿有何言句？”僧云：“说即千句万句，不说即一字也无。”曰：“恁么即蝇子放卵。”其僧礼拜，山便打。

洞山价和尚迷路到龙山，因参礼次，山问：“此山无路，阇梨向甚么处来？”价云：“无路且置，和尚从何而入？”曰：“我不曾云水。”价云：“和尚住此山多少时邪？”曰：“春秋不涉。”价云：“此山先住？和尚先住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价云：“为甚么不知？”曰：“我不从人天来。”

价却问：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曰：“长年不出户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曰：“青天覆白云。”云：“宾主相去几何？”曰：“长江水上波。”云：“宾主相见，有何言说？”曰：“清风拂白月。”

价又问：“和尚见个甚么道理，便住此山？”曰：“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，直至如今没消息。”

因有颂云：“三间茅屋从来住，一道神光万境闲；莫把是非来辨（按：原作“辨”，今改）我，浮生穿凿不相关。”

投子和尚示众云：“汝诸人来遮里，拟觅新鲜语句，攒花簇锦，口里贵有可道。我老人气力稍劣、唇舌迟钝，汝若问我，我便随汝答对，也无玄妙可及于汝，亦不教汝探（按：一作“垛”）根，终不说向上向下、有佛有法、有凡有圣，亦不存坐系缚汝诸人（按：“汝诸人”，犹言“你们”，固定用法，不能拆开）。变现千般，总是汝生解，自担带，将来自作自受。遮里无可与汝，不敢诳汝，无表无里可得说似汝诸人，还知么？”

时有僧问：“表里不收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汝拟向遮里探根那？”

问：“大藏教中还有奇特事也无？”曰：“演出大藏教。”

保宁勇和尚示众云：“有个汉，怪复丑，眼直鼻蓝𪔐（按：多作“藍鑊”），面南看北斗。解使日午金乌啼、夜半铁牛吼。天地旋，山河走，羽族、毛群失其所守。直得文殊普贤出此没彼、七纵八横、千生万受，蓦然逢着个黄面瞿昙，不惜眉毛，再三与伊摩顶授记云：‘善哉，善哉！大作佛事，希有，希有！’于是乎自家懔懔_卍罗_卍罗，惺惺惶惶，藏头缩手。”

召云：“大众！此话大行，何必更待（按：原作“徒”，今改）三十年后。”

259

晦堂和尚示众，击绳床一下，云：“一尘才起，大地全收。诸人耳在一声中，一声偏在诸人耳。若是摩霄俊鹞，便合乘时；止泐（音 pō，同“泊”）困鱼，徒劳激浪。”

260

赵州和尚示众云：“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，更不要道‘才语是生，不语是灭’。诸人！且作么生是不生不灭底道理？”

僧问：“草是不生不灭么？”曰：“遮汉只认得个死语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丈六金身？”曰：“袖头打领，腋下剜襟。”僧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曰：“不会，倩人裁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曰：“版齿生毛。”

问：“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云：“几时成佛？”曰：“待虚空落地时。”云：“虚空几时落地？”曰：“待柏树子成佛时。”

261

崔禅和尚（按：即“善崔禅师”）在定州州衙内升座，拈起拄杖云：“出来也打，不出来也打。”有僧出云：“崔禅颯？”崔禅掷下拄杖，云：“久立，太尉珍重。”

262

僧问克符道者：“如何是宾中宾？”曰：“倚门傍户犹如醉，出言吐气不惭愧。”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曰：“口念弥陀双拄杖，目瞽瞳人不出头。”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曰：“高提祖印当机用，利物应知语带悲。”“如何是主中主？”曰：“横按镆鎱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斩痴顽。”云：“既是太平寰宇，为甚么却斩痴顽？”曰：“不许夜行刚把火，直须当道与人看。”

263

兴化和尚一日唤僧，僧应诺，曰：“到即不点。”又唤一僧，僧云：“作么？”曰：“点即不到。”

问：“四方八面来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打中间底。”僧礼拜。

化云：“大众！兴化昨日去赴个村斋，回到半路，逢着一阵卒风暴雨，却去古庙里避得过。”

264

智门祚和尚示众云：“南泉道：‘自小牧一头水牯牛，拟向溪东放（按：一作“牧”），不免食他国王水草；拟向溪西放，不免食他国王水草。不如随分纳

些些，总不见得。’所以云门大师道：‘平地上死人无数，过得荆棘林是好手。’直饶你截断凡圣、极尽有无，也只是老鼠入饭瓮，未知有向上一窍在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向上一窍？”祚便打云：“我早是将一块屎蓦口抹了，汝更来齧（同“咬”）我手作么！”僧拟议，便趁下。

265

清凉普明和尚示众云：“祖师心法，洞贯十方，今古恒然，法尔如是。如是之法，不假修而自就，不假得而自圆，一切现成，名不动地。用而非有，不用非无，妙体湛然，恒常不变。体合妙用，应备无为，映现重重，无边色相。心无自性，触事全彰。不动道场，遍十方界。如斯境界，略暂回光。背觉合尘，妄为影事。此之事意，如王大路，行之即是，假使不行，亦在其路。如斯所论，犹是化门之说；若以举唱宗乘，只有一时散去好。”

266

仰山问三圣：“汝名甚么？”三圣云：“我名慧寂。”仰云：“慧寂是我。”三圣云：“我名慧然。”仰山呵呵大笑。

妙喜曰：“两个藏身露影汉，殊不顾傍观者。”

267

临济和尚示众云：“道流！佛法无用功处，只是平常无事，着衣吃饭，屙屎送尿，困来即卧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古人云：‘向外作工夫，总是痴顽汉。’你且随处作主，立处皆真，一切境缘回换不得。纵有从来习气、五无间业，皆为解脱大海。今时学禅者总不识法，犹如触鼻（按：原作“草”，今改）羊，逢着安在口里，奴郎不辨，宾主不分，如是之流，邪心入道，即不得名为真出家人，正是凡俗人。夫出家者，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，辨佛辨魔，辨真辨伪，辨凡辨圣。若如是辨得，名真出家人；若魔佛不辨，正是出一家、入一家，唤作造业众生，未得名为真出家人。只如今有个佛魔同体，若明眼道流，魔佛俱打。你若爱圣憎凡，生死海里浮沉，未有了日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佛魔？乞垂开示。”曰：“你一念心疑处是佛魔。你若达得万法无生，心如幻化，更无一尘一法，处处清静，即无佛魔。佛与众生是染净二境，约山僧见处，无佛无众生，无古无今。得者便得，不历（按：原作“勒”，今改）时节，亦无修证，无得无失。一切时中更无别法，设有一法过此，我说如梦如幻。山僧所说，只是道流见今目前孤明历历地听法者，此人处处不滞，透彻十方，三界自在，入一切差别境不能回换，一刹那间透入法界，逢佛说佛，逢祖说祖，逢罗汉说罗汉，逢饿鬼说饿鬼，向一切处游履国土，教化众生。未曾离一念，随处清静，光透十方，万法一如。道流！大丈夫儿，今日方知本来无事。只为你信不及，念念驰求，舍头觅头，自不能歇。如圆顿菩萨入法界现身，向净土中厌凡忻圣，如此之流，取舍未忘，染净心在。如禅宗见解又且不然，直是现（按：原作“见”，今改）今，更无时节。山僧说处，皆是一期药病相治，总无实法。若如是见，是真出家，日消万两黄金。道流！莫取次被诸方老师印破面门，道我解禅解道，辩似悬河，皆是造地狱业。若是真正学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切急要求真正见解。若达真心，悟性圆明，方始了毕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正见解？乞再指示。”曰：“你但一切入凡入圣、入染入净、入诸佛国土、入弥勒楼阁、入毗卢遮那世界、处处皆现国土成住坏空、佛出于世

转大法轮、入无余涅槃，不见有去来相貌，求其生死，了不可得，便入无生法界，处处游履国土，入华藏世界，尽见诸法全真，皆是实法。唯有听法无依道人，是诸佛之母。所以佛从无依生，若悟无依，佛亦无得。若如是见得，是真正见解。学人不了，执为名句，被他凡圣名碍，所以障其道眼，不得分明。只如十二分教，皆是表显之说，学者不会，便向表显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，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，即今识取听法底人，无形无相、无根无本、无住处，活鱗鱗地。应是万般施設，用处只是无处，所以觅着转远，求之转乖，号为秘密。道流！你莫认个梦幻伴子，迟晚中间便归无常。你向此世界中觅甚么物作解脱？觅取一口饭吃，补衲过时。且要访寻善知识，莫因循逐乐，虚生浪死。光阴可惜，念念无常，粗则被地水火风、细则被生住异灭四大四相所逼，无有了期。道流！今时且要识取四种无相境，免被境缘摆扑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四种无相境？”师曰：“你一念心爱，被水溺；你一念心嗔，被火烧；你一念心疑，被地碍；你一念心喜，被风飘。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转，处处用境，东涌西没、南涌北没，中涌边没、边涌中没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。缘何如此？为达四大如梦如幻故。道流！你只今听法者，不是你四大，能用你四大，若如是见得，便乃去住自由。约山僧见处，没嫌底法。你若憎凡爱圣，被圣凡境缚。有一般学人向五台山求文殊现，早错了也！五台山无文殊。你欲识文殊么？只你目前用处，始终不异，处处不碍，此个是活文殊。你一念心无差别光，处处总是普贤；你一念心能自在，随处解脱，此是观音三昧法。互为主伴，显即一时显，隐即一时隐，一即三，三即一，如是解得，方始好看教。”

268

云门曰：“十方国土中，唯有一乘法。且道自己在一乘法里、一乘法外？”自代云：“入。”

妙喜曰：“特地一场愁。”

269

白云端和尚示众云：“‘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群生前；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常处此菩提座。’大众！作么生说个随缘赴感底道理？只于一弹指间，尽大地含生根机，一时应得周足，而未尝动着一毫头，便且唤作随缘赴感而常处此座。只如山僧此者受法华请，相次与大众相别，去宿松县里开堂了，方归院去，且道还离此座也无？若道离，则世谛流布；若道不离，作么生见得个不离底事？莫是‘无边刹境，自他不隔于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’么？又莫是‘一切无心，一时自遍’么？若恁么，正是掉棒打月。到遮里，直须悟始得，悟后更须遇人始得。

“你道既悟了便休，又何必更须遇人？若悟了遇人底，当垂手方便之时，着着自有出身之路，不瞎却学者眼；若只悟得个干萝卜头底，不唯瞎却学者眼，兼自己动便先是犯锋伤手。你看我杨岐先师问慈明师翁道：‘幽鸟语喃喃、辞云入乱峰时如何？’答云：‘我行荒草里，汝又入深村。’进云：‘官不容针，更借一问。’师翁便喝，进云：‘好喝！’师翁又喝，先师亦喝。师翁乃连喝两喝，先师遂礼拜。

“大众！须知悟了遇人者，向十字街头与人相逢，却在千峰顶上握手；向千峰顶上相逢，却在十字街头握手。所以山僧尝有颂云：‘他人住处我不住，他人行处我不行；不是与人难共住，大都缁素要分明。’山僧此者临行，解开布袋头，

一时撒在诸人面前了也，有眼底莫错怪好。珍重！”

270

大沲真如和尚示众云：“古佛道：‘昔于波罗奈转四谛法轮，堕坑落堑；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轮，土上加泥。’如今还有不历阶梯、独超方外者么？”良久云：“出头天外看，谁是个中人？”

僧问：“大通智胜佛，十劫坐道场，为甚么不得成佛道？”曰：“苦杀人。”

问：“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寒毛卓竖。”云：“见后如何？”曰：“额头汗出。”

271

黄龙南和尚示众云：“时人住处我不住，时人行处我不行；于此了然明的旨，须会全身入火坑。”以拂子画一画，云：“臭烟^{火蓬} ^{火字}，红焰炽然，眼未明者，总在里许。从上古圣，无非入生死坑中、向无明火里提拔有情。汝等诸人且如何入？若人入得，可谓‘在火不烧，在水不溺’；若入不得，非唯不能自利，亦乃不能利他。既不能自利利他，圆顶方袍殊无利益。”良久，召大众，大众举头，乃云：“牛头出，马头回。”

272

杨侍郎、李驸马与唐明嵩和尚问答。

问：“弥陀演化于西方，达磨传心于东土，胡来汉现，水到渠成。五岳镇静以峥嵘，百谷朝宗而浩渺。一灵之性，托境现形，三有之中，凭何立命？”嵩云：“仙人无妇，玉女无夫。”杨云：“尼剃头不复生子。”嵩云：“陕府铁牛能哮吼，嘉州大象（按：原作“像”，今改）念摩诃。”李云：“侧跳上山巅。”嵩云：“骑牛不着靴。”

广慧璉云：“进象倒戈。”汾阳昭云：“端身裂面破。”

妙喜曰：“月下看弄雪师子。”

问：“玄沙不出岭，保寿不渡河，善财参知识五十三员，慧远结黑白一十八士，雪峰三度上投子，智者九旬讲法华。遮六个汉，为复野干鸣、为复师子吼？速道，速道！”嵩云：“水急鱼行涩，峰高鸟不栖。”杨云：“泗州大圣。”嵩云：“土上加泥更一重。”李云：“舌上覆金钱。”嵩云：“半夜歌乐动，谁人得知音？”

广慧璉云：“謠谣满路人皆望。”汾阳昭云：“看壁画人笑。”

妙喜曰：“野干鸣，师子吼。”

问：“风穴提印，南院传衣。昭公演化于西河，嵩师领徒于并垒。南宗之旨，北土大兴，且道二师承谁恩力？”嵩云：“不入莲池浴，懒向雪山游。”杨云：“清凉山里万菩萨。”嵩云：“维摩会中诸圣集。”李云：“背负干薪遭野火。”嵩云：“口是祸门。”

广慧璉云：“藏头白，海头黑。”汾阳昭云：“告天手捺地。嘘！嘘！”

妙喜曰：“猢猻骑鳖背。”

问：“忉利透日月之上，四禅无风火之灾。三交驾铁牛之车，临汝握全提之印。猕猴有一面古镜，狸奴有万里神光。直下承当，是何人也？”嵩云：“朝看东南，暮看西北。”杨云：“狸奴白牯却知有。”嵩云：“淹杀豕（按：一作“塚”）头蒿。”李云：“月里煮油铛。”嵩云：“石人腰带。”

广慧琏云：“陈蒲鞋，周金刚。”汾阳昭云：“直裰又逢胡钉铰。”

妙喜曰：“小出大遇。”

问：“一切诸佛尽在里许，动即丧身失命，觑着两头俱瞎；拟议之时，千山万水；直下会得，也是炭库里坐地。有不惜眉毛者，通个消息来！”嵩云：“百杂碎。”杨云：“平生不妄语。”嵩云：“也要道过。”李云：“出穴兔遭骂。”嵩云：“东西无滞碍，南北得自由。”

广慧琏云：“振锡下泥犁。”汾阳昭云：“穿山透石壁，鼻孔血淋淋。”

妙喜曰：“自作自受。”

273

黄龙新和尚示众云：“空谷传响，时时闻于未闻；色里胶清，处处见而无见。见既无见，闻所未闻，唤作无尽藏三昧门、无尽藏神通门、无尽藏智慧门、无尽藏解脱门。若能如是知见、如是信解、如是修证、如是悟入，我说是人达佛心宗，入佛知见。既是入佛知见，为是能见见？为是所见见？若是所见见，且以何为能？若是能见见，且以何为所？若作能所二见，俱非佛乘，作么生是佛乘？是以如来非智，巧智者必以如来为宗；祖师非妙，得妙者必以祖师为旨。宗旨既分，清浊自明；既明清浊，体用双全；既全体用，得大自在；既得自在，灵峰宝剑常露现前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拟欲进前，丧身失命；拟欲退后，辜负当人。且道不进不退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良久云：“涧松千载鹤来聚，月中丹桂凤凰栖。”

274

障蔽魔王领诸眷属一千年随金刚齐菩萨，觅起处不得。忽因一日得见，乃问云：“汝当依何住，我一千年觅汝起处不得？”菩萨云：“我不依有住而住，不依无住而住，如是而住。”

法眼云：“障蔽魔王不见金刚齐即从，只如金刚齐还见障蔽魔王么？”

妙喜曰：“既觅起处不得，一千年随从底是甚么？金刚齐云：‘我不依有住而住，不依无住而住，如是而住’，互相热谩。法眼道：‘障蔽魔王不见金刚齐即且从，只如金刚齐还见障蔽魔王么？’恁么批判，也是看孔着楔。即今莫有知得妙喜起处底么？”随后咄云：“寐语作么！”

275

襄州广德周和尚示众云：“适来钟鼓未鸣时，诸上座便合知时，何用上来握节当胸？实为沉屈诸上座。既然如是，撒沙向诸人眼里去也。三世诸佛在诸上座鼻孔上转大法轮，看，看！”良久云：“冬行春令。”

276

僧问汾州太子一和尚：“如何是汾阳境？”曰：“贺鲁山头云雾暖，西河水急灌沧溟。”“如何是境中人？”曰：“郡尊行正令，切忌犯威风。”“如何是学人亲切处？”曰：“端坐念实相。”“如何是转身处？”曰：“街头巷尾。”“如何是着力处？”曰：“千斤担子两头摇。”僧云：“三句已蒙师指示，未审向上还有事也无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向上事？”师便打。

问：“一曲无音韵，如何和得齐？”曰：“三九二十七，篱头吹觱篥。”僧云：“宫商角征非关妙，石人抚掌笑呵呵。”曰：“同道方知。”

僧问唐州大乘果和尚：“如何是从上来传底事？”曰：“金盘托出众人看。”
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天晴日出。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雨下泥生。”

大愚芝和尚示众云：“竖穷三际，横徧十方。拈起也，帝释心惊；放下也，地神胆战。不拈不放，唤作甚么？”白云：“虾蟆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三世诸佛不知有，狸奴白牯却知有。”乃拈起拂子云：“狸奴白牯总在遮里放光动地。何为如此？两段不同。”

妙喜曰：“大愚若无后语，洎合被狸奴白牯换却眼睛。虽然如是，也未免秤锤蘸醋。”

芭蕉和尚示众云：“如人行次，忽遇前面万丈深坑，背后野火来逼，两畔荆棘丛林。若也向前，则堕坑落壑；若也退后，则野火烧身；若转侧，则被荆棘林碍。当与么时，作么生免得？若也免得，合有出身之路；若免不得，堕身死汉。”

临济和尚问院主：“甚么处去来？”云：“州中粳黄米去来。”济以拄杖画一画，云：“还粳得这个么？”主便喝，济便打。

典座至，济乃举似典座。座云：“院主不会和尚意。”济云：“你又作么生？”座礼拜，济又打。

黄龙南云：“院主下喝，不可放过；典座礼拜，放过不可。临济行令，归宗放过，二十年后，有人说破。”

南泉问座主：“讲得甚么经？”云：“《弥勒下生经》。”曰：“弥勒甚么时下生？”云：“见在天宫未来。”曰：“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。”

洞山举问云居。居云：“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，未审谁与安名？”山被问，直得禅床震动，乃云：“膺阁梨！吾在云岩曾问老人，直得火炉震动；今日被子问，直得通身汗流。”

明安云：“如今老僧举起也，有解问者，致将一问来！”乃云：“地动也！”

妙喜曰：“禅床动、火炉动、地动即不无，遮三个老汉要见南泉，则直待弥勒下生始得。忽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天上无弥勒，地下无弥勒，却教甚么人下生？’又作么生祇对？但向他道：‘老僧罪过。’”

雪窦和尚举古云：“眼里着沙不得，耳里着水不得。忽若有个汉，信得及、把得住，不受人谩，祖佛言教是甚么热碗鸣声？便请高挂钵囊、扞折拄杖，管取一员无事道人。又古人云：‘眼里着得须弥山，耳里着得大海水。’一般汉受人商量祖佛言教，如龙得水、似虎靠山，却须挑起钵囊、横担拄杖，亦是一员无事道人。”复云：“‘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’，然后没交涉。三员无事道人中，要选一人为师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三人中那个堪为走使，我要唤来洗脚。雪窦恁么，妙喜不恁么。”

忽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好与一状领过’，也怪他不得。”

283

二十七祖般若多罗，以南印度香至王所施无价宝珠，问菩提达磨曰：“此珠圆明，有能及此否？”磨曰：“此是世宝，未足为上；于诸宝中，法宝为上。此是世光，未足为上；于诸光中，智光为上。此是世明，未足为上；于诸明中，心明为上。此珠光明，不能自照，要假智光，光辨于此。既辨此已，即知是珠；既知是珠，即明其宝；若明其宝，宝不自宝；若辨其珠，珠不自珠。珠不自珠者，要假智珠而辨世珠；宝不自宝者，要假智宝以明法宝。然则师有其道，其宝即现；众生有道，心宝亦然。”

尊者叹其辩慧，乃复问曰：“于诸物中，何物无相？”曰：“于诸物中，不起无相。”又问：“于诸物中，何物最高？”曰：“于诸物中，人我最高。”又问：“于诸物中，何物最大？”曰：“于诸物中，法性最大。”

尊者知是法嗣，后以正法眼藏付嘱。偈曰：“心地生诸种，因事复生理；果满菩提圆，花开世界起。”

妙喜曰：“说得道理好，归依佛法僧。”

284

杨岐甄叔禅师示众曰：“群灵一源，假名为佛。体竭形消而不灭，金流朴散而常存。性海无风，金波自涌；心灵绝兆，万像齐照。体斯理者，不言而徧历河沙，不用而功益玄化。如何背觉反合尘劳，于阴界中妄自囚执？”

285

石头和尚一日问庞居士曰：“子自见老僧以来，日用事作么生？”对曰：“若问日用事，直下无开口处。”头曰：“知子恁么，方始问子。”居士乃呈偈曰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吾自偶谐；头头非取舍，处处勿张乖。朱紫谁为号，丘山绝点埃；神通并妙用，运水及般柴。”石头然之。

286

法华举和尚示众云：“一二三四五，任君颠倒举；露柱与灯笼，何曾成佛祖？不惜眉毛者，直下便道取。”僧问：“未审道个甚么？”曰：“子已轻装外，瓶盂共毳袍。”僧云：“正当与么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夜禅孤月冷，晨起片云高。”僧拟议，曰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举遂作颂示之云：“三十五十，何须更举？方圆变通，去除佛祖。他未彰名，余不能取。”

287

鹭岭远和尚参长庆，庆问：“汝名甚么？”曰：“明远。”庆云：“那边事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明远退两步。”庆曰：“汝无端退两步作么？”远无语。长庆代云：“若不退步，争知明远？”远乃省。

后僧问：“无一法当前、应用无亏时如何？”远以手卓火，其僧有省。

288

长爪梵志索世尊论议，谓世尊曰：“我与世尊论义，我义若堕，我自斩首。”世尊曰：“汝义以何为宗？”志曰：“我以一切不受为宗。”世尊曰：“是见受

否？”志拂袖而去。

行至中路，乃省，谓弟子曰：“我当回去，斩首谢世尊。”弟子曰：“人天众前幸当得胜，何以斩首？”志曰：“我宁于有智人前斩首，不于无智人前得胜。”乃叹曰：“我义两处负堕：是见若受，负门处粗；是见不受，负门处细。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义堕处，唯有世尊、诸大菩萨知我义堕。”

回至世尊前云：“我义两处负堕，故当斩首谢世尊。”佛言：“我佛法中无如是事，汝当回心向道。”于是同五百徒众，一时投佛出家，证阿罗汉。

天衣怀和尚颂云：“是见若受破家门，是见不受共谁论？匾担蓦折两头脱，一毛头上现乾坤。”

289

洞山示众云：“兄弟初秋夏末，东去西去，直须向万里无寸草处去始得。”又云：“只如万里无寸草处，作么生去？”

后有僧举似石霜，霜云：“出门便是草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不见道：‘师子一滴乳，迸散十斛驴乳。’”

290

破灶堕和尚，不称名氏，言行叵测，隐居嵩岳。山坞有庙甚灵，屋下唯安一灶，远近祭祀不辍，烹杀物命甚多。师一日领侍僧入庙，以杖敲灶三下云：“咄！此灶只是泥瓦合成，圣从何来？灵从何起？怎么烹杀物命！”又打三下，灶乃倾堕。师曰：“破也，堕也！”

须臾，有一青衣衲冠设拜师前。师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曰：“我本此庙灶神，久受业报，今蒙禅师说无生法，得脱此处生天，特来致谢。”师曰：“是汝本有之性，非吾强言。”神再拜而没。

侍僧等问曰：“某等久侍左右，未蒙方便指示，灶神得何径旨，便得生天？”师曰：“我只向伊道‘是泥瓦合成，圣从何来、灵从何起？’别也无道理为伊。”侍僧等伫思。师曰：“会么？”曰：“不会。”师曰：“本有之性，为甚么不会？”侍僧等乃礼拜。曰：“破也，堕也！破也，堕也！”侍僧等一时省悟。

后有义丰禅师举似安国师，国师叹曰：“此子会尽物我一如，可谓如朗月当空，无不见者，难究伊语脉。”

291

临济问杏山：“如何是露地白牛？”山曰：“咩，咩！”济云：“哑却口那？”山曰：“老兄作么生？”济云：“遮畜生！”山乃休。

292

夹山和尚有小师，随侍日久，遣令行脚，游历禅肆。后闻师聚众，道声振远，回归省觐，问曰：“和尚有如是奇特事，何不早向某甲说？”山曰：“汝蒸饭，我着火；汝行益，吾展钵，甚么处是辜负汝处？”小师从此悟入。

293

常禅师参六祖，祖问：“从甚么处来？欲求何事？”曰：“学人近往白峰山礼大通和尚，蒙示见性成佛之义，未决狐疑，伏望和尚垂慈摄受。”祖曰：“彼有何言句，汝试举似于吾，与汝证明。”常曰：“到彼三月，未蒙开示，为法切

故，独入方丈礼拜，哀请问‘如何是某本心本性？’曰：‘汝见虚空否？’对曰：‘见。’彼曰：‘汝见虚空有相貌否？’对曰：‘虚空无形，有何相貌？’彼曰：‘汝之本性，犹如虚空。返观自性，了无一物可见，是名正见；了无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。无有青黄、长短，但见本源清净、觉体圆明，即名见性成佛，亦名极乐世界，亦名如来知见。’学人虽闻此说，犹未决了，乞和尚诲示，令无凝滞。”

祖曰：“彼师所说，犹存见知，故令汝未了。吾今示汝一偈，曰：‘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面；不知一法守空知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之知见瞥然兴，错认何曾解方便？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’”

常闻偈，心意豁然，乃述一偈曰：“无端起知解，着相求菩提；情存一念悟，宁越昔时迷？自性觉源体，随照枉迁流；不入祖师室，茫然趣两头。”

294

琅邪觉和尚示众，拈起拄杖云：“盘山道，向上一路滑；南院道，壁立千仞险；临济道，石火电光钝。琅邪有定乾坤底句，各各高着眼！高着眼！”卓拄杖，下座。

又示众云：“句中荐得，游子返于故乡；意中荐得，方解事于尊堂。若然者，须是转身吐气始得。若能如是，方解百尺竿头进步，句中无意，意中无句。既能如是，且作么生转身吐气？若也不会，拄杖子为汝吐气去也！”卓拄杖，下座。

295

云门曰：“要识祖师么？”以拄杖指曰：“祖师在你头上^{足字}跳。要识祖师眼睛么？在你脚根下。”又曰：“这个是祭鬼神茶饭。然虽如此，鬼神也无厌足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不见道：‘留惑润生’？”时有僧在傍咳嗽一声。妙喜曰：“老汉恁么道，有甚么过？”僧拟议，便打。

296

长沙岑和尚示众曰：“我若一向举扬宗教，法堂前须草深一丈。我事不获已，所以向汝诸人道：‘尽十方世界是沙门一只眼，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，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，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。’我常向汝诸人道：‘三世诸佛共尽法界众生，是摩诃般若光。光未发时，汝等诸人向甚么处委悉？光未发时，尚无佛、无众生消息，何处得山河国土来？’”

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沙门眼？”曰：“长长出不得。”又曰：“成佛成祖出不得，六道轮回出不得。”僧云：“未审出个甚么不得？”曰：“昼见日，夜见星。”僧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曰：“妙高山色青又青。”

妙喜曰：“熟处难忘。”

297

灵树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千年田，八百主。”“如何是千年田、八百主？”曰：“郎当屋舍没人修。”

妙喜曰：“愁人莫向愁人说。”

298

香严和尚在百丈会里，性识聪敏，参禅不得。百丈迁化后，到洑山。山问：“我闻汝在百丈先师处，问一答十，问十答百，此是汝聪明灵利，意解识想，生

死根本。父母未生时，试为我道一句看！”香严被洩山一问，直得茫然。归寮，将平日看过底文字，从头要寻一句可将酬对，竟不能得。乃自叹曰：“画饼不可充饥。”屡上堂头，乞洩山说破。山云：“我若说似汝，汝已后骂我去。我说底是我底，终不干汝事。”香严遂将平昔所集文字，以火爇却，曰：“此生不学佛法也！且作个长行粥饭僧，免役心神。”乃泣辞洩山。

直过南阳，睹忠国师遗迹，遂憩止卓庵。一日，芟除草木，因瓦砾击竹作声，忽然省悟。遽归，沐浴焚香，遥礼洩山，赞云：“和尚大悲，恩逾父母。当时若为我说破，何有今日之事？”乃有一颂云：“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；动容扬古路，不堕悄然机。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；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上机。”

洩山闻得，曰：“此子彻也！”仰山侍立次，云：“此是心机意识著述得成，待慧寂亲自勘过。”仰山后见香严，曰：“和尚赞叹师兄发明大事，你试说看！”严乃举前颂，仰云：“此是夙习记持而成，若有正悟发明，别更说看。”严又成颂云：“去年贫，未是贫；今年贫，始是贫。去年贫，犹有卓锥之地；今年贫，锥也无。”仰云：“如来禅许师兄会，祖师禅未梦见在。”严复有一颂云：“我有一机，瞬目视伊；若人不会，别唤沙弥。”仰山乃报洩山云：“且喜香严师兄会祖师禅也！”

妙喜曰：“洩山晚年好则剧，教得遮一棚肉傀儡，直是可爱。且作么生是可爱处？面面相看手脚动，争知语话在他人。”

299

俱胝和尚住庵时，有一尼戴笠子直来，绕禅床一匝云：“道得即放下笠子！”俱胝无对，尼拂袖便行。俱胝云：“何不且住？”尼云：“道得即住！”俱胝又无对。尼去后，自叹云：“我虽是丈夫汉，而无丈夫志气。”拟弃庵，往诸方参寻。其夜，山神告曰：“不须下山，将有肉身大士来为和尚说法也。”

果旬日，天龙和尚到庵。俱胝乃迎礼，具陈前事。天龙竖一指而示之，俱胝当下大悟。后凡有问，只竖一指。

有一供过童子，每见人问他事，也竖指祇对。有人谓俱胝曰：“和尚，遮童子也不可得，亦会佛法。凡有人问他，皆如和尚竖指。”俱胝闻得，一日潜将刀子放在袖中，唤童子近前来：“闻你也会佛法，是否？”云：“是。”俱胝曰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童子便竖起指头，被俱胝一刀斫断，童子叫唤走出。俱胝遂唤童子：“且来！”童子回头。俱胝曰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童子不觉将起手，不见指头，忽然大悟。

俱胝每云：“我得天龙一指头禅，一生用不尽。”

琅邪觉和尚颂云：“俱胝一指报君知，朝生鹞子搏天飞。若无举鼎拔山力，千里乌骓不易骑。”

300

三角和尚示众云：“若论此事，眨上眉毛，早是蹉过了也。”时麻谷出问：“眨上眉毛即不问，如何是此事？”曰：“蹉过也。”谷乃掀倒禅床，三角便打。长庆代云：“悄然。”

妙喜曰：“蹉过麻谷也不知。”

301

智门祚和尚示众云：“三两日来好春雨，可谓霪雨/（澍-方）（同“滂沱”。雨/（澍-方），

一作“雨/沱”）。凡夫见水是水，诸天见水是琉璃，鱼龙见水是窟宅，饿鬼见水是火，你衲僧家唤作甚么？若唤作水，又同凡夫见；若唤作琉璃，又同诸天见；若唤作窟宅，又同鱼龙见；若唤作火，又同饿鬼见。是你寻常还作么生？所以道：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不烧口，道水不溺身。你每日吃饭还少得一粒么？又古人云：‘终日着衣吃饭，未尝齧着一粒米，未尝挂着一缕丝。’虽然如此，又须实到遮里始得。若未到遮田地，且莫掠虚。”

僧问：“一切智智清净，还有地狱也无？”曰：“阎罗不是鬼做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蹋破草鞋赤脚走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佛向上事？”曰：“拄杖头上挑日月。”

问：“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”曰：“莲花。”云：“出水后如何？”曰：“荷叶。”

302

首山念和尚示众云：“要得亲切，第一莫将问来问。还会么？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你若将问来问，老僧在你脚底。你若拟议，则没交涉。”时有僧出礼拜，山便打。

僧问：“挂锡幽岩时如何？”曰：“错！”僧云：“错！”山便打。

303

白云祥和和尚示众云：“诸人会么？但向街头市尾、屠儿魁儂、地狱镬汤处会取。若恁么会，堪与人天为师为匠。若向衲僧门下，天地悬殊。更有一般底，只向长连床上作好人去。汝道此两般人，那个有长处？”

304

鲁祖寻常见僧来，便面壁。南泉闻云：“我寻常向师僧道，‘佛未出世时会取’，尚不得一个半个，他恁么，驴年去！”

保福问长庆：“只如鲁祖节文在甚处，被南泉恁么道？”庆云：“退己让人，万中无一。”

妙喜曰：“鲁祖不得南泉，几乎觑破壁。”

305

洛浦游历罢，直往夹山按山顶上卓庵经年。夹山知，乃修书令僧驰往。浦接得，便坐却，再展手索。僧无对，浦便打，云：“归去举似和尚！”僧回，举似夹山。山云：“遮僧看书，三日内必来；若不看书，斯人救不得。”夹山却令人伺其出庵，便与烧其居。

果三日后出庵来。人谓曰：“庵中火起！”浦亦不顾。直到夹山，见夹山不礼拜，乃当面叉手而立。山云：“鸡栖凤巢，非其同类。出去！”浦曰：“自远趋风，请师一接。”山云：“目前无阁梨，此间无老僧。”浦便喝。山云：“住，住！且莫草草忽忽。云月是同，溪山各异。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，阁梨！争教无舌人解语？”浦仁思，山便打。

兴化云：“但知作佛，愁甚么众生！”

306

忠国师问禅客：“从何方来？”曰：“南方来。”师曰：“南方有何知识？”

曰：“知识颇多。”师曰：“如何示人？”曰：“彼方知识直下示学人即心是佛。佛是觉义，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，此性善能扬眉瞬目，去来运用，徧于身中，捏（音 zhì，捣，撞）头头知，捏脚脚知，故名正徧知。离此之外，更无别佛。此身即有生灭，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。身生灭者，如龙换骨、蛇脱皮，人出故宅，即身是无常，其性常也。南方所说大约如此。”师曰：“若然者，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。彼云：‘我此身中有一神性，此性能知痛痒。身坏之时，神则出去，如舍被烧，舍主出去，舍即无常，舍主常矣。’审如此者，邪正莫辨，孰为是乎？吾比游方，多见此色，近尤盛矣。聚却三五百众，目视云汉，云是南方宗旨，把他《坛经》改换，添糅鄙谭，削除圣意，惑乱后徒，岂成言教？苦哉，吾宗丧矣！若以见闻觉知是佛性者，净名不应云‘法离见闻觉知，若行见闻觉知，是则见闻觉知，非求法也’。”

僧又问：“《法华》了义，开佛知见，此复若为？”师曰：“他云开佛知见，尚不言菩萨二乘，岂以众生痴倒便同佛之知见邪？”

僧又问：“阿那个是佛心？”师曰：“墙壁瓦砾是。”僧曰：“与经大相违也。《涅槃》云：‘离墙壁无情之物，故名佛性。’今云是佛心，未审心之与性，为别不别？”师曰：“迷即别，悟即不别。”曰：“经云：‘佛性是常，心是无常’，今云不别，何也？”师曰：“汝但依语而不依义。譬如寒月，水结为冰；及至暖时，冰释为水。众生迷时，结性成心；众生悟时，释心成性。若执无情无佛性者，经不应言三界唯心。宛是汝自违经，吾不违也。”

问：“无情既有心性，还解说法否？”师曰：“他炽然常说，无有间歇。”曰：“某甲为甚么不闻？”师曰：“汝自不闻。”曰：“谁人得闻？”师曰：“诸圣得闻。”曰：“众生应无分邪（同“耶”）？”师曰：“我为众生说，不为诸圣说。”曰：“某甲聋瞽，不闻无情说法，师应合闻。”师曰：“我亦不闻。”曰：“师既不闻，争知无情解说法？”师曰：“赖我不闻，我若得闻，汝即不闻我说法。”曰：“众生毕竟得闻否？”师曰：“众生若闻，即非众生。”曰：“无情说法有何典据？”师曰：“不见《华严》云：‘刹说、众生说、三世一切说，众生是有情乎？’”曰：“师但说无情有佛性，有情复若为？”师曰：“无情尚尔，况有情邪？”曰：“若然者，南方知识云‘见闻觉知是佛性’，应不合判同外道。”师曰：“不道他无佛性，外道岂无佛性邪？但缘见错，于一法中而生二见，故非也。”曰：“若俱有佛性，且杀有情，即结业互酬；损害无情，不闻有报。”师曰：“有情是正报，计我、我所，而怀结恨，即有罪报。无情是其依报，无结恨心，是以不言有报。”曰：“教中但见有情作佛，不见无情受记。且贤劫千佛，孰是无情佛邪？”师曰：“如皇太子，未受位时，唯一身尔，受位之后，国土尽属于王，宁有国土别受位乎？今但有情受记，作佛之时，十方国土悉是遮那佛身，那得更有无情受记邪？”曰：“一切众生尽居佛身之上，便利秽污佛身，穿凿践踏佛身，岂无罪邪？”师曰：“众生全体是佛，欲谁为罪？”曰：“经云：‘佛身无罣碍’，今以有为罣碍之物而作佛身，岂不乖于圣旨？”师曰：“《大品经》云：‘不可离有为而说无为’，汝信色是空否？”曰：“佛之诚言，那敢不信？”师曰：“色既是空，宁有罣碍？”

曰：“众生佛性既同，只用一佛修行，一切众生应时解脱。今既不尔，同义安在？”师曰：“汝不见《华严》六相义云：‘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。成坏总别，类例皆然。’众生、佛虽同一性，不妨各各自修自得，未见他食我饱。”

曰：“有知识示学人：但自识性了，无常时，抛却壳漏子一边着，灵台智性迥然而去，名为解脱。此复若为？”师曰：“前已说了，犹是二乘外道之量。二

乘厌离生死，欣乐涅槃；外道亦云：‘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’，乃趣乎冥谛。须陀洹人八万劫，余三果人六、四、二万劫，辟支佛一万劫住空定中。外道八万劫住非非想中。二乘劫满，犹能回心向大，外道还即轮回。”

曰：“佛性一种、为别？”师曰：“不得一种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师曰：“或有全不生灭，或半生半灭、半不生灭。”曰：“孰为此解？”师曰：“我此间佛性全不生灭，汝南方佛性半生半灭、半不生灭。”曰：“如何区别？”师曰：“此则身心一如，身外无余，所以全不生灭。汝南方身是无常，神性是常，所以半生半灭、半不生灭。”曰：“和尚色身岂便同法身半不生灭邪？”师曰：“汝那得入于邪道？”曰：“学人早晚入邪道。”师曰：“汝不见《金刚经》‘色见声求皆行邪道’，今汝所见，不其然乎？”曰：“某甲曾读大小乘教，亦见有说不生不灭、中道正性之处，亦见有说此阴灭、彼阴生，身有代谢而神性不灭之文，那得尽拨同外道断常二见？”师曰：“汝学出世无上正真之道、为学世间生死断常二见邪？汝不见肇公云：‘谭真则逆俗，顺俗则违真。违真故迷性而莫返，逆俗故言淡而无味。中流之人，如存若亡，下士拊掌而笑之。汝今欲学下士，笑于大道乎？’”曰：“师不言即心是佛，南方知识亦尔，那有异同？师不应自是而非他。”师曰：“或名异体同，或名同体异，因兹滥矣。只如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，名异体同；真心妄心、佛智世智，名同体异。缘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，认贼为子，有取世智称为佛智，犹如鱼目而乱明珠，不可雷同，事须甄别。”

曰：“若为离得此过？”师曰：“汝但子细返观阴、入、界、处，一一推穷，有纤毫可得否？”曰：“子细观之，不见一物可得。”师曰：“汝坏身心相邪？”曰：“身心性离，有何可坏？”师曰：“身心外更有物否？”曰：“身心无外，宁有物邪？”师曰：“汝坏世间相邪？”曰：“世间相即无相，那用更坏？”师曰：“若然者，即离过矣。”

307

洞山到潞山，问曰：“顷闻忠国师有无情说法，良价未究其微。”山曰：“我遮里亦有，只是难得其人。”曰：“便请和尚道。”山曰：“父母所生口，终不为子说。”曰：“还有与师同时慕道者否？”山曰：“此去石室相连，有云岩道人，若能拨草瞻风，必为子之所重。”

既到云岩，问：“无情说法，甚么人得闻？”岩云：“无情得闻。”曰：“和尚还闻否？”岩云：“我若闻，子则不闻吾说法也。”曰：“某甲为甚么不闻？”岩竖起拂子，云：“还闻么？”曰：“不闻。”岩云：“我说法汝尚不闻，岂况无情说法？”曰：“无情说法，该何典教？”岩云：“岂不见《弥陀经》云：‘水鸟树林悉皆念佛、念法，无情草木互奏笙歌。’”

洞山于此有省，乃述颂曰：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。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”

后辞云岩，问：“和尚百年后，或有人问：‘还邈得师真（否）？’，如何祇对？”岩良久云：“但道‘只遮是’。”洞山沉吟。岩云：“价阇梨！承当这个事，大须审细。”洞山不言，便行。

后因过水睹影，方始顿悟。乃述颂云：“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；我今独自往，处处得逢渠。渠今正是我，我今不是渠；应须恁么会，方得契如如。”

308

临济示众云：“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离家舍，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。阿那

个合受人天供养？”

妙喜曰：“贼身已露。”

309

叶县省和尚示众云：“夫行脚禅流，直须着忖，参学须具参学眼，见地须得见地句，方始有相亲分，始得不被诸境惑，亦不落于恶道。毕竟如何委悉？有时句到意不到，妄缘前尘，分别影事；有时意到句不到，如盲摸象，各说异端；有时意句俱到，打破乾坤界，光明照十方；有时意句俱不到，无目之人纵横走，忽然不觉落深坑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宗师血脉，或凡或圣，龙树马鸣，天堂地狱，镬汤炉炭，牛头狱卒，森罗万象，日月星辰，他方此土，有情无情……”，以手画一画云：“俱入此宗。此宗门中，亦能杀人，亦能活人。杀人须得杀人刀，活人须得活人句，作么生是杀人刀、活人句？道得底出来，对众道看！若道不得，即辜负平生。”

僧问：“己事未明，以何为验？”曰：“闹市里打静椎。”云：“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日午点金灯。”

310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洞山门下，有时和泥合水，有时壁立千仞。你诸人拟向和泥合水处见洞山，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处；拟向壁立千仞处见洞山，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处；拟向一切处见洞山，洞山且不在一切处。你不要见洞山，鼻索在洞山手里，拟瞌睡也把鼻索一掣，只见眼孔定动，又不相识也。不要你识洞山，且识得自己也得。”

311

保福豁和尚，僧问：“家贫遭劫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不能尽底去。”云：“为甚么不能尽底去？”曰：“贼是家亲。”云：“既是家亲，为甚么翻成家贼？”曰：“内既无应，外不能为。”云：“忽然捉败，功归何所？”曰：“赏亦未曾闻。”云：“恁么则劳而无功。”曰：“功则不无，成而不处。”云：“既是成功，为甚么不处？”曰：“不见道：‘太平本是将军致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’”妙喜曰：“丝来线去弄精魂。”

312

鹿门谭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实际理地？”曰：“南赡部洲，北郁单越。”云：“恁么则事同一家。”曰：“隔须弥在。”

313

德山和尚示众云：“于己无事，则勿妄求，妄求而得之，亦非得也。汝但于心无事，无事于心，则虚而灵、空而妙。若毫端许言之本末者，皆为自欺。毫厘系念，三途业因；瞥尔情生，万劫羁锁。圣名凡号，尽是虚声；殊相劣形，皆为幻色。汝欲求之，得无累乎？及其厌之，又成大患，终而无益。”

314

大珠和尚示众曰：“诸人幸自好个无事人！苦死造作，要担枷落狱作么？每日至夜奔波道：‘我参禅学道，解会佛法’，如此转无交涉也。只是逐声色走，

有何歇时？贫道闻江西和尚道：‘汝自家宝藏，一切具足，使用自在，不假外求’，我从此一时休去，自己财宝随身受用，可谓快活，无一法可取，无一法可舍，不见一法生灭相，不见一法去来相，徧十方界，无一微尘许不是自家宝藏，但自子细观察自心，一体三宝常自现前，无可疑虑。莫寻思，莫求觅，心性本来清淨。故《华严经》云：‘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灭，若能如是解，诸佛常现前。’又《净名经》云：‘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’。若不随声色动念，不逐相貌生解，自然无事去。莫久立，珍重。”

大众久而不散。珠曰：“诸人何故在此不去？贫道已对面相呈，还肯休么？有何事可疑？莫错用心，枉费气力。若有疑情，一任诸人恣意早问。”时有僧问：“云何是佛？云何是法？云何是僧？云何是一体三宝？”曰：“心是佛，不用将佛求佛；心是法，不用将法求法。佛法无二，和合为僧，即是一体三宝。经云：‘心佛与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身口意清淨，名为佛出世；三业不清淨，名为佛灭度。’喻如嗔时无喜，喜时无嗔，唯是一心，实无二体，本智法尔，无漏现前。如蛇化为龙，不改其鳞，众生回心作佛，不改其面。性本清淨，不待修成，有证有修，即同增上慢者。真空无滞，应用无穷，无始无终。利根顿悟，用无等等，即是阿耨菩提。心无形相，即是微妙。色身无相，即是实相。法身性相体空，即是虚空无边身。万行庄严即是功德法身。此法身者，乃是万化之本，随处立名，智用无尽：名无尽藏，能生万法；名本法藏，具一切智；名智慧藏，万法归如。名如来藏，经云：‘如来者，即诸法如义。’又云：‘世间一切生灭法，无有一法不归如’也。”

维摩座主问：“经云：‘彼外道六师等是汝之师，因其出家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。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。谤于佛，毁于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……’今请禅师明为解说。”珠曰：“迷徇六根者，号之为六师。心外求佛，名为外道。有物可施，不名福田。生心受供，堕三恶道。汝若能谤于佛者，是不着佛求；毁于法者，是不着法求；不入众数者，是不着僧求。终不得灭度者，智用现前。若有如是解者，便得法喜禅悦之食。”

又问：“般若经云：‘度九类众生皆入无余涅槃’，又云：‘实无众生得灭度者’，此两段经文如何通会？前后人说皆云：‘实度众生而不取众生相’，常疑未决，请师为说。”曰：“九类众生一身具足，随造随成，是故无明为卵生，烦恼包裹为胎生，爱水浸润为湿生，歛（音 xū，忽然）起烦恼为化生。悟即是佛，迷号众生。菩萨只以念念心为众生，若了念念心体俱空，名度众生也。智者于自本际上度于未形，未形既空，即知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”

315

云门拈起拄杖，举教曰：“‘凡夫实，谓之有；二乘析，谓之无；缘觉谓之幻有；菩萨当体即空。’衲僧见拄杖但唤作拄杖，行但行，坐但坐，总不得动着。”妙喜曰：“苦瓠连根苦，甜瓜彻蒂甜。”

正法眼藏卷第二之下

径山大慧禅师 宗杲 集并着语
后学黄叶庵沙门 智舷 校阅

316

灵泉仁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意？”曰：“仰面独扬眉，回头自拍手。”
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骑牛带席帽，过水着靴衫。”

317

大安山省和尚，僧问：“离四句、绝百非，请和尚道。”曰：“我王库内，无如是刀。”

问：“重重关锁，信息不通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争得到遮里？”云：“到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彼中事作么生？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中真？”曰：“十字街头泥佛子。”

318

鹿门真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有盐无醋。”“如何是道人？”曰：“口似鼻孔。”云：“忽遇客来，如何祇待？”曰：“柴门草户，谢汝经过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禅？”曰：“鸾凤入鸡笼。”云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曰：“藕丝牵大象。”

问：“劫坏时，此个还坏也无？”曰：“临崖看浒眼，特地一场愁（按：此语，灯录中一作“临崖看虎眼，特地一场愁”）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和尚转身处？”曰：“昨夜三更，失却枕头。”

319

泐潭准和尚示众云：“钻珍珠、解玉板却易，看窟笼着楔却难。月色和云白、松声带露寒即不问，你诸人且道，大目犍连共须菩提商量个甚么事？”良久云：“东家杓柄长，西家杓柄短。”

320

洞山初和尚示众云：“洞山遮里寻常方丈内，不似诸方，一个上来、一个下去，啾啾唧唧地，衷私说底禅道佛法，尽是向你兄弟面前满口说、满口道、满口拈提、满口栴捺，无你左遮右掩处，一时和底翻出。诸禅德！作么生委悉？汝试对众道看。譬如太末虫，处处泊得，不能泊于火焰之上：被他诸方老秃甜唇美舌，说作配当，道‘这个禅，这个道，这个是菩提涅槃，这个是真如解脱……’，被丈二钉、八尺楔楔在眼里，不知不觉，乍到洞山遮里，不知是何说话。会得么？直饶会得真如涅槃、菩提解脱毫末无差，也被条绳子于脚跟下系却，不得出离。若是灵利衲僧，一齧齧断，作个脱洒衲僧，岂不快哉！若三齧两齧齧不断，准前打入骨董社里，有甚么出头时？洞山事不获已，傍地里为你着力。”

321

天童启和尚问伏龙和尚：“甚么处来？”曰：“伏龙来。”曰：“还伏得龙么？”云：“不曾伏遮畜生。”曰：“吃茶去。”

又简大德问：“学人卓卓上来，请师的的。”曰：“我遮里一屙便了，有甚么卓卓的！”云：“和尚恁么答话，更买草鞋行脚好。”曰：“近前来！”简近前。师曰：“只如老僧恁么对，过在甚处？”简无对，师便打。

322

夹山示众云：“坐断主人公，不落第二见。”北院通和尚出众曰：“须知有一人不合伴。”山曰：“犹是第二见。”通掀倒禅床。山曰：“老兄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某甲舌头烂却，即向和尚道。”

通异日又问曰：“‘目前无法，意在目前；不是目前法，非耳目之所到’，岂不是和尚语？”山曰：“是。”通乃掀倒禅床，叉手立地。山起来，打一拄杖，通便下去。

法眼云：“是他掀倒禅床，何不便去？须待夹山打一棒了去，意在甚么处？”

323

六通绍和尚参涌泉。一日，烧畚归，泉问：“去甚么处来？”曰：“烧畚来。”泉云：“火后事作么生？”曰：“铁蛇钻不入。”

324

云盖罕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岳顶浪滔天？”曰：“文殊正作闹。”云：“正作闹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不向机前展大悲。”

325

乾峰示众云：“举一不得举二，放过一着，落在第二。”云门出众云：“昨日有人从天台来，却往径山去。”峰云：“明日不得普请。”

妙喜曰：“彼此扬家丑，赖遇无傍观者。”

326

慈明和尚示众云：“法身无相，应物现形……”竖起拄杖云：“这个是拄杖，阿那个是法身？这个葛藤且止，僧堂、佛殿穿入汝等诸人鼻孔里去也，四大海水在汝头上，海龙王在汝指甲下，汝等还觉么？若觉去，昼行三千、夜行八百，脚下烟生、头上火起；若也不知，饥来吃饭困来眠。”卓拄杖一下。

327

乌石观和尚常闭门独坐。一日，雪峰敲门，便开，峰扭住云：“是凡是圣？”观乃唾云：“遮野狐精！”推出，复闭却门。峰云：“也只要识老兄！”

328

双岭真和尚问道吾：“无神通菩萨为甚么足迹难寻？”吾曰：“同道者方知。”云：“和尚还知否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云：“何故不知？”曰：“去！不识我语！”

329

道吾和尚始于村墅闻巫者乐神云：“识神无？”师忽然省悟。后参关南常和尚，印其所解。复游德山门下。凡上堂示徒，戴莲花笠，披襴执简，击鼓吹笛，口称“鲁三郎”。有时云：“打动关南鼓，唱起德山歌……”

有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以简揖云：“诺。”

尝问灌溪曰：“作么生？”溪云：“无位。”曰：“莫同虚空么？”云：“遮屠儿！”曰：“有生可杀即不倦。”

径山誾和尚，僧问：“掩息如灰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犹是时人功干。”云：“干后如何？”曰：“耕人田不种。”云：“毕竟如何？”曰：“禾熟不临场。”

杨岐会和尚示众云：“雪，雪！处处光辉明皎洁；黄河冻锁绝纤流，赫日光中须迸裂。须迸裂，那陀顶上吃蒺藜，金刚脚下流出血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踢着秤锤硬似铁，哑子得梦向谁说？须弥顶上浪滔天，大洋海底遭火爇。”

胁尊者问童子云：“汝从何来？”曰：“我心非往。”祖云：“汝住何所？”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祖云：“汝不定耶？”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祖云：“汝非诸佛。”曰：“诸佛亦非。”

大愚芝云：“祖师一问，童子一答，总欠会在。如今诸人，作么生会？”

妙喜曰：“直饶如今会得，更参三生六十劫。”

药山问石头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某甲粗知，尝闻南方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，实未明了，伏望和尚慈悲指示。”头云：“与么也不得，不与么也不得，与么不与么总不得，汝作么生？”山伫思。头云：“子因缘不在此。江西有马大师，子往彼去，应为子说。”

山至彼，准前请问。马祖云：“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，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；有时教伊扬眉瞬目者是，有时教伊扬眉瞬目者不是。”山于是有省，便作礼。马祖曰：“子见个甚么道理？”山云：“某甲在石头时，如蚊子上铁牛。”祖曰：“汝既如是，宜善护持。”

一日，祖曰：“子近日作么生？”山曰：“皮肤脱落尽，唯有真实在。”祖曰：“子之所得，可谓协于心体、布于四肢，既能如是，将三条篾束取肚皮，随处住山去。”曰：“某甲又是何者，敢言住山？”祖曰：“不然。未有长行而不住，未有长住而不行。欲益而无所益，欲为而无所为。宜作舟航，莫久住此。”山于是礼辞，再返石头。

一日坐次，石头来见，乃问：“汝在遮里作甚么？”曰：“一物不为。”头云：“恁么即闲坐也。”曰：“若闲坐，即为也。”头云：“汝道‘不为’，不为个甚么？”曰：“千圣亦不识。”头乃有颂云：“从来共住不知名，任运相将只么行；自古上贤犹不识，造次凡流岂可明。”

妙喜曰：“物是实价，钱是足陌。”

佛鉴和尚示众云：“十五日已前事，锦上铺花；十五日已后事，如海一沤发；正当十五日，大似一尺镜，照千里之像。虽则真空绝迹，其奈海印发光，任他露柱开花，说甚佛面百丑。何故如此？到头霜夜月，任运落前溪。”

大愚芝和尚示众云：“阇梨横吞巨海，老僧背负须弥。且道阇梨、老僧相去多少？还会么？王令稍严，不许搀行夺市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？”曰：“四角六张。”云：“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八凹九凸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城里佛？”曰：“十字街头石幢子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曰：“八斛四斗。”云：“如何是道中人？”曰：“煮粥爇（音 zhá，同“炸”）饭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锯解秤锤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白日烧地卧，夜间炙地眠。”

问：“古人从苗辨地、因语识人，学人上来，请师辨。”曰：“花光土地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天寒日短。”云：“达磨未来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在西天。”云：“来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在唐土。”

336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师子不食鸱残，快鹰那打死兔？放出临济大龙，抽却云门一顾。”遂拈拄杖云：“龙行雨至，三草二木。”

337

汾山和尚一日侍立百丈，丈问：“谁？”曰：“灵祐。”丈云：“汝拨炉中有火否？”山拨曰：“无火。”丈躬起，深拨，得少火，举以示之云：“此不是火？”山乃开悟，礼谢，陈其所解。丈曰：“此乃暂时岐路耳。经云：‘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’，时节既至，如迷忽悟，如忘忽忆，方省己物，不从他得。故祖师云：‘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’，只是无虚妄凡圣等心，本来心法元自备足。汝今既尔，善自护持。”

又一日，侍百丈游山，行到林间。丈曰：“典座还将得火来否？”山云：“将得来。”丈曰：“在甚么处？”山乃拈一茎柴，吹两吹，度与百丈。丈曰：“如虫御木。”

妙喜曰：“百丈若无后语，洎被典座热谩。”

338

船子和尚与同参道吾相别次，谓道吾曰：“他后有灵利座主，指一个来。”遂于华亭泛一小舟，故时号“船子和尚”。

后道吾到京口，遇夹山上堂，僧问：“如何是法身？”山曰：“法身无相。”云：“如何是法眼？”曰：“法眼无瑕。”道吾不觉失笑。山乃下座，请问道吾：“某甲适来祇对僧话，必有不是，致令上座失笑，望上座不吝慈悲。”吾曰：“和尚一等出世未有师在，华亭参船子和尚去！”曰：“访得获否？”吾曰：“此人上无片瓦遮头，下无卓锥之地。”

山遂易服，直造华亭。船子才见，便问：“大德住甚么寺？”曰：“似即不住，住即不似。”曰：“不似又不似个甚么？”曰：“不是目前法。”曰：“甚处学得来？”曰：“非耳目之所到。”曰：“一句合头语，万劫系驴橛。”又问：“垂丝千尺，意在深潭；离钩三寸，子何不道？”山拟开口，船子便以篙打落水中。才上船，又曰：“道，道！”拟开口，又打。夹山忽然大悟，乃点头三下。船子曰：“竿头丝线从君弄，不犯清波意自殊。”山遂问：“抛纶掷钓，师意如何？”曰：“丝悬绿水，浮定有无之意。”山曰：“语带玄而无路，舌头谈而不

谈。”曰：“钓尽江波，金鳞始遇。”山乃掩耳。船子曰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遂嘱曰：“汝向去直须藏身处没踪迹，没踪迹处莫藏身。吾二十年在药山，只明斯事。汝今既得，他后不得住城隍聚落，但向深山里锄头边觅取一个半个接续，无令断绝。”夹山乃辞行，频频回顾。船子遂唤：“阇梨，阇梨！”夹山回首，船子竖起桡云：“汝将谓别有！”乃覆船，入水而逝。

339

白雲端和尚示众，举云门拈三平颂云：“‘即此见闻非见闻’，唤甚么作见闻？‘无余声色可呈君’，有甚么口头声色？‘个中若了全无事’，有甚么事？‘体用无妨分不分’，语是体，体是语。”复拈拄杖云：“拄杖是体，灯笼是用，是分不分？不见道，‘一切智智清净’。大众！云门只解依样画蛾眉，圆通则不然——‘即此见闻非见闻，无余声色可呈君’，眼是眼，耳是耳；‘个中若了全无事，体用无妨分不分’，四五百条花柳巷，二三千处管弦楼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镬汤无冷处。”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曰：“水底按葫芦。”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鸟飞兔走。”

340

南院问风穴：“南方一棒，作么生商量？”穴云：“作奇特商量。”穴却问南院：“此间作么生商量？”院拈拄杖横按云：“棒下无生忍，临机不见师。”

妙喜曰：“风穴当时好大展坐具，礼三拜；不然与掀倒禅床。”乃回顾冲密曰：“你道风穴当时礼拜即是？掀倒禅床即是？”冲密云：“草贼大败！”妙喜曰：“你看遮瞎汉！”便打。

341

法华举和尚到大愚芝和尚处。愚问：“古人见桃花，意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曲不藏直。”云：“那个且从，这个作么生？”曰：“大街拾得金，四邻争得知？”云：“上座还知么？”曰：“路逢剑客须呈剑，不是诗人不献诗。”云：“作家诗客。”曰：“一条红线两人牵。”云：“玄沙道‘谛当、甚谛当’，又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”云：“却是。”曰：“楼阁凌云势，峰峦叠翠层。”复呈颂曰：“凤返自腾霄汉去，灵云桃树老鸦栖；古今休颂桃花意，天上人间不可陪。”

342

赵州和尚示众云：“金佛不度炉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内里坐。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，尽是贴体衣服，亦名烦恼，不问即无烦恼。且实际理地，甚么处着？‘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’汝但究理而坐二、三十年，若不会，截取老僧头去！‘梦幻空花，徒劳把捉’，‘心若不异，万法一如’，既不从外得，更拘执作甚么？如羊相似，乱拾物安向口里。老僧见药山和尚道：‘有人问着，但教合取狗口’，老僧亦教合取狗口。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，如猎狗相似，专欲吃物……佛法在甚么处？遮里千人万人，尽是觅佛汉子，觅一个道人，无！若与空王为弟子，莫教心病最难医。未有世界，早有此性；世界坏时，此性不坏。自从一见老僧后，更不是别人，只是个主人公。这个更用向外觅作么？正恁么时，莫转头换脑，若转头换脑，即失却去也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承师有言：‘世界坏时，此性不坏’，如何是此性？”曰：“四

大五阴。”云：“此犹是坏底，如何是此性？”曰：“四大五阴。”

法眼云：“是一个、两个？是坏、不坏？且作么生会？试断看。”

妙喜曰：“军营里天王。”

343

大沩真如和尚示众云：“汾州道：‘识得拄杖子，行脚事毕’……”，乃拈拄杖云：“这个是拄杖子，那个是行脚事？直饶向遮里见得，于衲僧门下只是个脱白沙弥；若也不识，且向三家村里东卜西卜，忽然卜着也不定。”

344

子湖和尚门下立一牌，牌上书云：“子湖有一只狗，上取人头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。拟议则丧身失命。”僧问：“如何是子湖一只狗？”师曰：“嗥，嗥！”临济下二僧来参，方揭帘，师曰：“看狗！”二僧回顾，师便归方丈。

345

西天禁断钟鼓故，谓之沙汰。经于七日，提婆尊者运神通登楼撞钟。诸外道众一时共集，至钟楼下，其门封锁，乃高声问：“楼上撞钟者谁？”提婆曰：“天。”外道曰：“天者谁？”曰：“我。”曰：“我者谁？”曰：“你。”曰：“你者谁？”曰：“狗。”曰：“狗者谁？”曰：“你。”曰：“你是谁？”曰：“我。”曰：“我是谁？”曰：“天。”如是往返七度，外道一众知自负堕，奏闻国王，再鸣钟鼓，大兴佛法。

346

花药英和尚示众，蓦拈拄杖，云：“我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大觉世尊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诳语者、不异语者，不赚汝诸人，还信得及么？”喝一喝，云：“上无攀仰，下绝己躬；虚空大地，咸出心中。万里八九月，一身西北风。”卓一卓。

347

大颠和尚因石头问：“那个是汝心？”曰：“见言语者是。”头便喝出。

经旬日间，大颠复问：“前者既不是，除此外，何者是心？”头云：“除却扬眉瞬目，将心来！”曰：“无心可得将来。”头云：“元来有心，何言无心？无心尽同谤。”大颠于言下悟入。

妙喜曰：“且道大颠悟得个甚么？”

348

白马山霭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清净法身？”曰：“井底虾蟆吞却月。”问：“如何是白马正眼？”曰：“面南看北斗。”

349

保宁勇和尚示众云：“大方无外，大圆无内；无内无外，圣凡普会。瓦砾生光，须弥粉碎；无量法门，百千三昧”，拈起拄杖云：“总在遮里，会么？苏噜苏噜，口悉哩口悉哩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真相无形，示形显相；千怪万状，自此而彰。喜则满面生光，

怒则双眉斗（音 dǒu，同“陡”）竖。非凡非圣，或是或非，人不可量，天莫能测。直下提得，未称丈夫；唤不回头，且莫错怪。”

350

僧问石霜：“咫尺之间，为甚不睹师颜？”霜曰：“我道徧界不曾藏。”僧后问雪峰：“‘徧界不曾藏’，意旨如何？”峰云：“甚么处不是石霜？”僧回，举似石霜。霜云：“遮老汉，着甚么死急！”

玄沙云：“山头老汉蹉过也。”

351

云居膺和尚示众云：“得者不轻微，明者不贱用，识者不咨嗟，解者无厌恶。从天降下则贫寒，从地涌出则富贵。门里出身易，身里出门难。动则埋身千丈，不动则当处生苗。一言迥脱，独拔当时。言语不要多，多则无用处。”

352

姜山方和尚示众云：“穿云不渡水，渡水不穿云。乾坤把定不把定，虚空放行不放行。横三竖四，乍离乍合。将长补短即不无，汝诸人‘饭是米做’一句子，要且难道。”良久云：“私事不得官酬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一尘入正受？”曰：“蛇衔老鼠尾。”云：“如何是诸尘三昧起？”曰：“鳖咬钓鱼竿。”云：“与么则东西不辨、南北不分去也。”曰：“堂前一盃夜明灯，帘外数茎青瘦竹。”

问：“诸佛未出世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不识酒望子。”云：“出世后如何？”曰：“钓鱼船上赠三椎。”

353

德山圆明和尚示众云：“但参活句，莫参死句。活句下荐得，千劫万劫永无疑滞。‘一尘一佛国，一叶一释迦’是死句，‘扬眉瞬目，举指竖拂’是死句，‘山河大地更无谄讹’是死句。”时有僧便问：“如何是活句？”曰：“波斯仰面看。”僧云：“恁么则不谬也。”圆明便打。

354

云门和尚问新到云：“雪峰和尚道：‘开却路，达磨来也’，我问你，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筑着和尚鼻孔。”门云：“地神恶发，把须弥山一捆，[足字](#)跳上梵天，搗破帝释鼻孔，你为甚么向日本国里藏身？”僧云：“和尚莫谩人好。”门曰：“筑着老僧鼻孔，又作么生？”僧无对。门曰：“将知你只是学语之流！”

妙喜曰：“担一担懵懂，换得一担骨董；无星秤子秤来，付与无知漆桶。且道无知漆桶将作何用？你若道得活脱句，许你亲见云门。”

355

开先智和尚示众曰：“宗之与教，权道；佛之与祖，强名。受教传心，俱为虚妄；求真觅实，转更参差。若取自己自心为究竟，必有他物他人作对治。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则是？”曰：“是则有非。”云：“如何得入？”曰：“汝何劫在外头？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汝唤那个作众生？”云：“与么则无佛无众生也。”

曰：“遮众生！”

问：“如何是平常心？”曰：“蜂蚕（音 chài，毒虫）狼贪。”云：“与么则全众生心也。”曰：“你道那个是平常心？”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汝他后会去在。”

问：“四大何缘有形？”曰：“你道虚空何缘无像？”云：“到遮里却不会。”曰：“我也不会。”又曰：“汝道汝不会，与我不会，是一是二？”云：“乞和尚慈悲。”曰：“我早晚曾骂辱汝？”

问：“如何是大道？”曰：“我无小径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小径？”曰：“我不知有大道。”

问：“和尚见处如何？”曰：“非汝境界。”云：“学人见处如何？”曰：“取我处分，又争得！”云：“乞师指授。”曰：“我长劫来不曾蒙蔽汝。”

356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山僧昨日入城，见一棚傀儡，不免近前看，或见端严奇特，或见丑陋不堪，动转行坐、青黄赤白，一一见了，子细看时，元来青布幔里有人。山僧忍俊不禁，乃问：‘长史高姓？’他道：‘老和尚！看便休，问甚么姓？’大众！山僧被他一句，直得无言可对、无理可伸，还有人为山僧道得么？昨日那里落节，今日遮里拔本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白云不会说禅，三门开向两边；有人动着关捩，两片东扇西扇。”

又举灵云悟桃花颂云：“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；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疑。玄沙云：‘谛当甚谛当，敢保老兄未彻在’——说甚么谛当？更参三十年始得。”

357

睦州和尚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，还得个入头处也未？若未得个入头，须得个入头；若得个入头，已后不得辜负老僧。”又云：“明明向汝道，尚自不会，岂况盖覆将来？”时有僧出礼拜，云：“某甲终不敢辜负和尚。”曰：“早是辜负我了也！”

妙喜曰：“咄！葛藤得也未？”

358

龙牙和尚示众云：“参玄人须透祖佛始得。新丰和尚道：‘祖佛言教，如生冤家，始有参学分。’若透不得，即被祖佛谩去。”僧便问：“祖佛还有谩人之心也无？”曰：“汝道江湖还有碍人之意么？”又曰：“江湖虽无碍人之意，为时人过不得江湖，成碍人去，不得道江湖不碍人；祖佛虽无谩人之心，为时人透不得，祖佛成谩人去，不得道祖佛不谩人。若透得祖佛过，此人过却祖佛，若也如是，始体得祖佛意，方与向上人同；若也未透得，但学佛求祖，则万劫无有出期。”僧便问：“如何不被祖佛谩去？”曰：“道者直须自悟始得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待石乌龟解语，即向汝道。”云：“乌龟语也。”曰：“向汝道甚么？”

问：“古人得个甚么，便休去？”曰：“如贼入空屋。”

359

报慈屿和尚，僧问：“心眼相见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向汝道甚么？”

问：“如何是实见处？”曰：“丝毫不隔。”云：“与么即见也。”曰：“南泉甚好去处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曰：“昨夜三更送过江。”

问：“临机使用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海东有果树头心。”

360

西川西禅和尚，僧问：“佛是摩耶降，未审和尚是谁家子？”曰：“水上卓红旗。”

问：“三十六路，阿那个一路最妙？”曰：“不出第一手。”云：“忽被出头时如何？”曰：“脊着地也不难。”

361

太原孚上座在雪峰掌浴室，玄沙和尚问讯雪峰次，峰云：“我此间有个老鼠，今在浴室下。”沙云：“待与和尚勘过。”才去见，孚上座打水次，乃云：“新到相看。”孚云：“已相见了也。”沙云：“甚么劫中曾相见来？”孚云：“莫瞌睡。”沙复去白雪峰云：“已勘破了也。”峰云：“作么生勘？”沙举前话，峰云：“汝着贼了也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又勘破一个。”

362

朱世英待制尝以书问真净和尚云：“佛法至妙，日用如何用心？如何体究？望慈悲指示。”真净曰：“佛法至妙无二。但未至于妙，则互有长短；苟至于妙，则悟心之人如实知自心究竟本来成佛，如实自在，如实安乐，如实解脱，如实清净。而日用唯用自心，自心变化，把得便用，莫问是之与非。拟心思量，早不知也。不拟心，一一天真，一一明妙，一如莲花不着水，心清净超于彼。所以迷自心故作众生，悟自心故成佛，而众生即佛，佛即众生，由迷悟故有彼此也。如今学道人多不信自心、不悟自心，不得自心明妙受用，不得自心安乐解脱，心外妄求禅道，妄立奇特，妄生取舍。纵修行，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，所谓‘修行恐落断常坑’：其断见者，断灭却自心本妙明性，一向心外着空、滞禅寂；常见者，不悟一切法空，执着世间诸有为法以为究竟也。”

363

西堂藏和尚，有俗士问：“有天堂地狱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云：“有佛法僧宝否？”曰：“有。”更有多问，尽答言有。云：“和尚恁么道，莫错否？”曰：“汝曾见尊宿来邪？”云：“某甲曾参径山和尚来。”曰：“径山向汝作么生道？”云：“他道一切总无。”曰：“汝有妻否？”云：“有。”曰：“径山和尚有妻否？”云：“无。”曰：“径山和尚道无即得。”

364

李尚书问僧：“马大师有甚么言教？”僧云：“大师或说即心即佛，或说非心非佛。”李云：“总过遮边。”李却问西堂藏和尚：“马大师有甚么言教？”藏召：“尚书！”李应诺，藏曰：“鼓角动也。”

365

渤潭兴和尚，南泉至，见兴面壁，泉乃拊兴背。兴问：“汝是阿谁？”曰：“普愿。”兴云：“如何？”曰：“也寻常。”云：“汝何多事！”
妙喜曰：“也要验过。”

366

牛头山岩禅师，隋大业中为郎将，常以弓挂一滤水囊，随行所至汲用。累从大将征讨，频立战功。唐武德中，年四十，遂乞出家，入舒州皖公山，从宝月禅师为弟子。尝在谷中入定，山水暴涨，怡然不动，其水自退。

有昔同从军者二人，闻岩隐遁，乃共入山寻之。既见，谓岩曰：“郎将狂邪？何为住此？”答曰：“我狂欲醒，君狂正发。夫嗜色淫声，贪荣冒宠，流转生死，何由自出？”二人感悟，叹息而去。

岩后入牛头山谒融禅师，发明大事。融谓曰：“吾受信大师真诀，所得都亡。设有一法过于涅槃，吾说亦如梦幻。夫一尘飞而翳天，一芥堕而覆地，汝今已过此见，吾复何云？”

367

六祖闻僧举卧轮偈云：“卧轮有伎俩，能断百思想；对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长。”祖曰：“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系缚。”因示一偈曰：“慧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；对境心数起，菩提作么长？”

368

疏山和尚，有僧为造寿塔了，来白疏山。山问：“汝将多少钱与匠人？”僧云：“一切在和尚。”山曰：“为将三文钱与匠人？为将两文钱与匠人？为将一文钱与匠人？若道得，与吾亲造塔。”僧无对。

罗山时在大庾岭住庵。其僧到，罗山问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疏山来。”罗山曰：“近日有何言句？”僧举前话。罗山曰：“还有人道得否？”僧云：“未有人道得。”罗山曰：“汝却回，举似疏山，道大岭闻举云：‘若将三文钱与匠人，和尚此生决定不得塔；若将两文钱与匠人，和尚与匠人共出一只手；若将一文钱与匠人，带累匠人眉须堕落。’”

其僧便回，举似疏山。山闻此语，便具威仪，望大岭礼拜，叹云：“将谓无人，大岭有古佛放光，射到此间。”却向僧曰：“汝去向大岭道：‘犹如腊月莲花。’”

僧复持此语，举似罗山，山曰：“早已龟毛长数丈。”

369

昔有僧到翠岩相看，值不在，遂看主事。事云：“参见和尚也未？”曰：“未。”事乃指狗子云：“上人要见和尚，但礼拜遮狗子。”僧无语。

后翠岩归，闻得乃云：“作么生免得与么无语？”

云门云：“欲观其师，先观弟子。”

妙喜曰：“当时若作遮僧，便礼狗子一拜。”

370

十八祖伽耶舍多至月氏国，见十九祖鸠摩罗多，（鸠）问：“是何徒众？”（伽）祖云：“是佛弟子。”彼闻佛号，心神竦然，实时闭户。祖良久，扣其门，

彼曰：“此舍无人。”祖曰：“答者是谁？”彼闻语异，遽开门。

汾州昭代云：“泊（原作“泊”，今改）合忘却。”

371

疏山仁和尚手握木蛇。有僧问：“手中是甚么？”山提起曰：“曹家女。”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尺五头巾。”曰：“如何是尺五头巾？”曰：“圆中取不得。”

又举香严语问镜清：“肯重不得全，道者作么生会？”清云：“全归肯重。”曰：“肯重不得全，又作么生？”清云：“个中无肯路。”曰：“始惬病僧意。”

372

韶山普和尚，因遵布衲到山下相见。遵便问：“韶山路向甚处去？”山以手指曰：“呜！那青青黯黯处去。”遵近前把住云：“久向韶山，莫便是否？”曰：“是即是，阇梨有甚事？”云：“拟伸一问，师还答否？”曰：“想君不是金牙作，争解弯弓射尉迟？”云：“凤凰直入云霄内，谁怕林间野雀儿？”曰：“当轩画鼓从君击，试展家风似老僧。”云：“一句迥超千圣外，松萝不与月轮齐。”曰：“饶君直出威音外，犹较韶山半月程。”云：“未审过在甚么处？”曰：“偶傥之词，时人知有。”云：“与么则真玉泥中异，不拨万机尘。”曰：“鲁般门下，徒施巧妙。”云：“某甲只与么，和尚又如何？”曰：“玉女夜抛梭，织锦于西舍。”云：“莫便是和尚家风也无？”曰：“耕夫制玉漏，不是行家作。”云：“此犹是文言，作么生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横身当宇宙，谁是出头人？”山复曰：“阇梨有冲天之气，老僧有入地之谋；阇梨横吞巨海，老僧背负须弥；阇梨按剑上来，老僧掙（按：原作“亚”，今改）枪相待。向上一路，速道！速道！”遵云：“明镜当台，请师一鉴。”曰：“不鉴。”云：“为甚不鉴？”曰：“浅水无鱼，徒劳下钓。”遵无语，山便打。

妙喜曰：“笑杀睦州陈尊宿。”

373

琅邪觉和尚示众，举：僧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即心是佛。”云：“如何是道？”曰：“无心是道。”云：“佛与道相去多少？”曰：“佛如展手，道如握拳。”

“古人方便即不无，山僧遮里也有些子。若无人买，山僧自卖自买去也——如何是佛？岩前多瑞草。如何是道？涧下足灵苗。佛与道相去多少？数片白云笼古寺，一条绿水绕青山。”

又示众。举：先梁山云：“南来者与三十棒，北来者与三十棒。然虽如是，不当宗乘。”

“梁山好一片真金，将作顽铁卖却。琅邪即不然：‘南来者与三十棒，北来者与三十棒’，从教天下衲僧贬剥。”

374

泐潭准和尚示众云：“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。记得昔日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云门一曲？’门云：‘腊月二十五。’僧云：‘唱者如何？’曰：‘且缓缓。’诸禅德！这个岂不是时节？且作么生会云门意？云门一曲，清声透处，该括十方，和者难齐，非同六律。所以道，‘东家唱歌，西家不得默坐’，宝峰今日快便难

逢，也唱一遍，供养大众，谛听！谛听！”乃引声唱云：“啰哩，哩哩……天寒，且唱一半，归堂吃茶。”

又社日示众云：“万般施設不如常，又不惊人又久长；如常恰似秋风至，无意凉人人自凉。甜瓜彻蒂甜，苦瓠连根苦，今朝四海九州人尽拜社翁并社母，唯有七十二候年王，冷地里觔卢都一场莽卤。”

375

打地和尚自江西领旨，自晦其名，凡学者致问，唯以棒打地而示之，时谓之“打地和尚”。一日，被僧藏却棒，然后问，师回头寻棒不见，乃云：“若在遮里，泊着一棒！”

有问门人曰：“只如和尚每有人问便打地，意旨如何？”门人即于灶底取柴一片，掷在釜中。

妙喜曰：“养子不及父，家门一世衰。”

376

谷山问秀溪和尚：“声色纯真，如何是道？”溪曰：“乱道作么？”山却从东边过西边立。溪曰：“若不恁么，即祸事也。”山却过东边。溪乃下禅床，方行两步，被谷山捉住云：“声色纯真事作么生？”溪便掌。山云：“十年后要个人下茶也无。”溪曰：“要谷山老汉作么？”谷山呵呵大笑三声。

377

华林和尚，有僧来参，方展坐具，林曰：“缓缓！”僧云：“和尚见甚么？”曰：“可惜许！磕破钟楼。”其僧从此悟入。

378

黄檗慧和尚参疏山仁和尚。初到时，正值坐法堂受参。慧先顾视大众，然后致问曰：“刹那便去时如何？”山曰：“𡵿（音 fú，满）塞虚空，汝作么生去？”慧曰：“𡵿塞虚空，不如不去。”山便休。

慧下堂，参第一座。座曰：“适观上座祇对和尚，语甚奇特。”慧曰：“此乃率尔，实自偶然，敢望慈悲，开示愚迷。”座曰：“一刹那间，还有拟议否？”慧于言下大悟。

379

盘山和尚在马大师会下，出街中教化。忽见一客人买猪肉，谓屠者曰：“精底割一斤来！”屠者放下刀，叉手云：“长史！那个不是精底？”山于此有省。

后一日，出门见人舁丧，歌郎振铃云：“红轮决定沉西去，未委魂灵往那方？”幕下孝子哭云：“哀！哀！”山乃大悟，踊跃而归，马祖印其所证。

山临迁化，谓众曰：“还有人邈得吾真否？”众或写得真呈，皆不契。时普化出云：“某甲邈得和尚真。”山云：“呈似老僧看。”化乃打筋斗而出。山云：“遮厮儿向后甚么处掣风颠去！”

380

夹山会下有僧到石霜，才跨门，便云：“不审。”霜曰：“不必，阇梨！”僧云：“恁么则珍重。”

其僧又到岩头处，依前云：“不审。”头嘘一声。僧云：“恁么则珍重。”僧方回身，头曰：“虽是后生，亦能管带。”

其僧归，举似夹山。山上堂云：“前日到岩头、石霜底阿师出来！如法举着。”僧举了，山云：“大众！还会么？”众无对。山云：“若无人道得，老僧不惜两茎眉毛道去也。石霜虽有杀人刀，且无活人剑；岩头亦有杀人刀，亦有活人剑。”

妙喜曰：“痴人面前，不得说梦。”

381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一向恁么去，路绝人稀；一向恁么来，辜负先圣。去此二途，祖佛不能近。设使与白云同生同死，亦未称平生。何也？凤凰不是凡间鸟，不得梧桐誓不栖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恁么恁么，𧈧（同“虾”）跳不出斗；不恁么不恁么，弄巧成拙。软似铁，硬如泥，金刚眼睛十二两，衲僧手里秤头低。有价数，没商量。无鼻孔底，将甚么闻香？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临济下事？”曰：“五逆闻雷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云门下事？”曰：“红旗闪烁。”云：“如何是曹洞下事？”曰：“驰书不到家。”云：“如何是沩仰下事？”曰：“断碑横古路。”僧礼拜。演云：“何不问法眼下事？”云：“留与和尚。”曰：“巡人犯夜。”

382

长庆稜和尚参灵云，稜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云曰：“驴事未去，马事到来。”稜如是往来雪峰、玄沙二十年间，不明此事。一日卷帘，忽然大悟。乃有颂曰：“也大差，也大差，卷起帘来见天下。有人问我解何宗，拈起拂子劈口打。”

峰举谓玄沙曰：“此子彻去也！”沙云：“未可。此是意识著述，更须勘过始得。”至晚，众僧上来问讯，峰谓稜曰：“备头陀未肯汝在。汝实有正悟，对众举来。”稜又有颂云：“万象之中独露身，唯人自肯乃方亲。昔时谬向途中觅，今日看来火里冰。”峰乃顾沙曰：“不可更是意识著述！”

后乃住长庆会下。有匡桶头常与众僧说话，一日，稜入寮，见乃问曰：“你每日口唠唠作甚么？”匡曰：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”稜曰：“恁么则磨弓发箭去。”曰：“专待尉迟来。”稜曰：“尉迟来后如何？”云：“待伊筋骨遍地，眼睛突出。”稜便出去。

383

蒙山明禅师因趁卢行者，至大庾岭。行者见明至，即置衣钵于石上曰：“此衣表信，可力争耶？任君将去！”明遂举之，如山不动，踟蹰悚栗，乃曰：“我来求法，非为衣也，愿行者开示。”祖曰：“不思善，不思恶，正与么时，阿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？”明当下大悟，遍体汗流，泣泪作礼，问曰：“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意旨否？”祖曰：“我今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汝若返照自己面目，密却在汝边。”明曰：“某甲虽在黄梅随众，实未省自己面目，今蒙指示入处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今行者即是某甲师也。”祖曰：“汝若如是，则吾与汝同师黄梅，善自护持。”

384

多福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多福一丛竹？”曰：“一茎两茎斜。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曰：“三茎四茎曲。”

妙喜曰：“饶汝一茎两茎斜、三茎四茎曲，还我多福一丛竹，又如何话会？”

385

首山念和尚，僧问：“万机丧尽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死水不藏龙。”云：“动转后如何？”曰：“碧眼胡僧笑点头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正修行路？”曰：“贫儿不杂食。”云：“撒手归家去也。”曰：“香臭不曾闻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？”曰：“塞北风霜紧，江南雪不寒。”

问：“承古有言：‘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而今更不疑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三尺杖子两人舁。”云：“还许学人舁也无？”曰：“放下着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真如体？”曰：“敲砖打瓦。”云：“此意如何？”曰：“切忌蹋着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学人本来身？”曰：“牵牛不入市。”

386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洞山门下，要行便行，要坐便坐。钵盂里屙屎，净瓶中吐唾。执法修行，如牛拽磨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头陀石被莓苔裹，掷笔峰遭薜荔缠。罗汉院一年度三个行者，归宗寺里参退吃茶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师呵呵大笑。僧云：“何笑之有？”云：“我笑汝随语生解。”云：“偶然失利。”师遂高声云：“不得礼拜。”僧便归众。师复笑云：“随语生解。”

387

明招和尚因到泉州坦长老处，坦云：“夫参学，一人所在亦须到，半人所在亦须到。”招便问：“一人所在即不问，作么生是半人所在？”坦无语，后却令小师问招曰：“你欲识半人所在么？也只是个弄泥团汉。”

388

深、明二上座因到淮河，见人牵网，有鱼透出。深曰：“明兄，俊哉！一似个衲僧！”明曰：“虽然如此，争似当初不撞入网罗好！”深曰：“明兄，汝欠悟在。”明至半夜方省。

妙喜曰：“明上座省得底，且道是网罗里底？是出网罗底？”

389

岩头同雪峰、钦山辞德山。山问：“甚么处去？”曰：“暂辞和尚下山去。”山云：“子他后作么生？”头曰：“不忘和尚。”山云：“子凭何有此语？”头曰：“岂不闻道‘智与师齐，减师半德。智过于师，方堪传授’？”山云：“如是如是！善自护持。”于是三人取辞。

钦山到澧州先住，二人到鳌山阻雪。岩头每日只是打睡，雪峰一向坐禅。峰唤云：“师兄，师兄，且起，只管打睡！”头便喝曰：“瞌睡去！每日床上恰似个七村里土地，他时后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！”峰自点胸云：“某甲遮里未稳在，

不敢自谩。”头曰：“我将谓汝异日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、播扬大教，犹作这个语话！若实如此，据汝见处，一一说来看。”峰云：“初到浙中，见盐官和尚举色空义，得个入处。”头曰：“此去三十年，切忌举着。”峰云：“又因见洞山和尚过水悟道颂，有个省处。”头曰：“若恁么，自救也未彻在。”峰云：“又问德山：‘从上宗乘中事，学人还有分也无？’德山打一棒云：‘道甚么！’我此时豁然如桶底脱。”头喝曰：“汝不闻道：‘从门入者，不是家珍’？”峰云：“如何即是？”头曰：“他后若欲播扬大教，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，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。”峰于言下大悟，跳下礼拜，起来连声云：“师兄！今日始是鳌山成道！今日始是鳌山成道！”

390

韶国师在众时，问龙牙：“天不能盖、地不能载时如何？”牙曰：“道者合如是。”韶经十七次问，牙云：“道者！若为汝说，恐汝已后骂我去在。”

韶后住天台通玄峰，因澡浴次，忽省前话，便具威仪、焚香，望龙牙礼拜云：“当时若与我说破，我今日定骂他也！”

妙喜曰：“即今也不少。”

391

达禅师礼拜六祖，头不至地，祖呵曰：“礼不投地，何如不礼？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蕴习何事邪？”曰：“念《法华经》已及三千部。”祖曰：“汝若念至万部，得其经意，不以为胜，则与吾偕行。汝今负此事业，都不知过！听吾偈曰：‘礼本折慢幢，头奚不至地？有我罪即生，亡功福无比。’”

祖又曰：“汝名甚么？”对曰：“名法达。”祖曰：“汝名法达，何曾达法！”复说偈曰：“汝今名法达，勤诵未休歇；空诵但循声，明心号菩萨。汝今有缘故，吾今为汝说；但信佛无言，莲华从口发。”

师闻偈，悔过曰：“而今而后，当谦恭一切。惟愿和尚大慈，略说经中义理。”祖曰：“汝念此经，以何为宗？”师曰：“学人愚钝，从来但依文诵念，岂知宗趣？”祖曰：“汝试为吾念一遍，吾当为汝解说。”师即高声念经，至《方便品》，祖曰：“止！此经元来以因缘出世为宗，纵说多种譬喻，亦无越于此。何者？因缘唯一大事，一大事即佛知见也。汝慎勿错解经意，见他道‘开示悟入’，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见，何用更开？汝今当信佛知见者，只汝自心，更无别体。盖为一切众生自蔽光明，贪爱尘境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，劝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，故云‘开佛知见’。汝但劳劳执念，谓为功课者，何异牝牛爱尾也？”师曰：“若然者，但得解义，不劳诵经邪？”祖曰：“经有何过，岂障汝念？只为迷悟在人，损益由汝。听吾偈曰：‘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；诵久不明己，与义作雠家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；有无俱不计，长御白牛车。’”

师闻偈，再启曰：“经云：‘诸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度量，尚不能测于佛智。今令凡夫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见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谤。又经说三车，大牛之车与白牛车，如何区别？愿和尚再垂宣说。”祖曰：“经意分明，汝自迷背。诸三乘人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饶伊尽思共推，转加悬远。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从他退席。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觅三车，况经文明向汝道：‘无二亦无三’。汝何不省？三车是假，为昔时故；一乘是实，为今时故。只教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，实亦无名。应知所有珍财，尽属于汝，

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，是名持《法华经》，从劫至劫，手不释卷；从昼至夜，无不念时也。”

师既蒙启发，踊跃欢喜，以偈赞曰：“经诵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；未明出世旨，宁歇累生狂？羊鹿牛权设，初中后善扬；谁知火宅内，元是法中王。”祖曰：“汝今后方可名为念经僧也。”

392

玄沙和尚问雪峰：“某甲如今大用去，和尚作么生？”峰遂将三个木球一时抛出，沙遂作斫牌势。峰曰：“汝亲在灵山，方得如此。”沙云：“也只是自家事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只许老胡知，不许老胡会。”

393

渐源随侍道吾往吊慰，源乃拊棺云：“生邪？死邪？”吾曰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”源云：“为甚不道？”吾曰：“不道，不道！”

回至中路，源云：“和尚快与某甲道！若不道，打和尚去也！”吾曰：“打即任打，道即不道。”源便打。吾归院，曰：“汝宜离此去，恐知事得知、不便。”

源至石霜，举前话请益。霜曰：“生也不道，死也不道。”源云：“为甚不道？”霜曰：“不道，不道！”源于此有省。

道吾迁化后，源将锹子，于法堂上从西过东、从东过西，霜曰：“作甚么？”源云：“觅先师灵骨。”霜曰：“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，觅甚么先师灵骨？”源云：“正好着力。”霜曰：“遮里针割不入，着甚么力？”源持锹肩上，便出。

保宁勇和尚颂云：“终日挨门复倚楼，几回明镜照梳头？一从事得潘郎后，也解人前不识羞。”

394

晦堂和尚示众云：“不与万法为侣，即是无诤三昧。便恁么去时，争奈弦急则声促。若能向紫罗帐里撒真珠，未必善因而招恶果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碍处非墙壁，通处没虚空；若能如是会，心色本来同。拂子是色，那个是心？灵利汉才闻举着，隔墙见角，早知是牛。更若拟议思量，白云千里万里。”

395

灵云和尚因长生问：“混沌未分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灵柱怀胎。”云：“分后如何？”曰：“如片云点太清。”云：“未审太清还受点也无？”云不对。生云：“恁么则含生不来也。”云亦不对。生云：“直得纯清绝点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犹是真常流注。”生云：“如何是真常流注？”曰：“似镜常明。”云：“未审向上还有事也无？”曰：“有。”生云：“如何是向上事？”曰：“打破镜来与汝相见。”

396

云门和尚有时云：“灯笼是你自己。把钵盂噉饭，饭不是自己。”有僧便问：“饭是自己时如何？”门云：“遮野狐精！三家村里汉！”复云：“来，来！不是你道饭是自己？”云：“是。”曰：“驴年梦见三家村里汉。”

妙喜曰：“用尽自己心，笑破他人口。”

397

石门聪和尚示众云：“第一句道得，石里迸出；第二句道得，挨拶将来；第三句道得，自救不了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五白猫儿爪距狞，养来堂上绝虫行；分明上树安身法，切忌遗言许外生（按：灯录中，有作“甥”字）。作么生是许外生（按：灯录中，有作“甥”字）底句？莫错举。”

僧入室，问：“正当与么时，还有师也无？”曰：“灯明连夜照，甚处不分明？”僧云：“毕竟事如何？”曰：“来日是寒食。”

问：“古人急水滩头毛球子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云开月朗。”

问：“急水滩头（按：原作“问”，今改）连底石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屋破见青天。”云：“屋破见青天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通上彻下。”

398

报慈闻鸽子鸣，乃问僧：“是甚么声？”云：“鶉鸠声。”慈曰：“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”

399

洞山初和尚《牛儿颂》：自牧一牛儿，出入无栏圈。放在芳草中，毛色方能显。朝去无人趁，暮归无人唤。其力不可当，有角无鼻缙。不使任从伊，使着随人转。天下无荒田，尽是此牛变。有人若觅伊，走去天涯畔。牵来似诸人，问汝见不见？

400

云峰悦和尚示众，举教中道：“‘此见及缘，元是菩提妙净明体。’”又道：“林木池沼皆演法音，交光相罗如宝丝网。奇怪！诸禅德，古圣与么说话，唤作回首尘劳，曲开方便。所以道：‘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；汝暂举心，尘劳先起’。会么？拂子且将挥世界，拄杖权为答话人。”以拂子击一击。

又示众云：“有情之本，依智海以为源；含识之流，总法身而为体。只为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；达本情亡，知心体合。诸禅德！会么？古佛与露柱相交，佛殿与天王鬪额。若也不会，单重交拆。”

401

庞居士问马祖曰：“不昧本来人，请师高着眼。”祖直下觑。士曰：“一种没弦琴，唯师弹得妙。”祖直上觑。士乃作礼，祖归方丈。士随后入曰：“弄巧成拙。”

妙喜曰：“马师觑上觑下即不无，争奈昧却本来人；居士虽然礼拜，浑仑吞个枣。马祖归方丈，士随后入云‘弄巧成拙’，救得一半。”

402

药山和尚示众云：“祖师只教汝保护。若贪嗔起来，切须防禁，莫教振（按：原作“枨”，今改。振，音 chéng，触碰）触。是你欲知（按：《楞严经宗通》中作“如”）枯木石头，却须担荷，实无枝叶可得。虽然如此，更宜自看，不得

绝却言语。我今为汝说这个语，显无语底，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云何有六趣？”师云：“我此要轮，虽在其中，元来不染。”

问：“不了身中烦恼时如何？”师曰：“烦恼作何相状？我且要你考看。更有一般底，只向纸背上记持言语，多被经论惑。我不曾看经论册子。汝只为迷事走失，自家不定，所以便有生死心。未学得一言半句、一经一论，便说与么菩提涅槃、世摄不摄，若如此解，即是生死；若不被此得失系缚，便无生死。汝见律师说甚么尼萨耆、突吉罗，最是生死本，虽然与么，穷生死且不可得。上至诸佛、下至蝼蚁尽有此，长短好恶，大小不同。若也不从外来，何处有闲汉掘地狱待你？你欲识地狱道，只今镬汤煎煮者是；欲识饿鬼道，只今多虚少实、不令人信者是；欲识畜生道，见（现）今不识仁义、不辨亲疏者是，岂须（按：原作“非”，今改）披毛戴角、斩割倒悬？欲识人天，只今清净威仪、持瓶挈钵者是。切须保任，免堕诸趣。第一不得弃这个，这个不是易得，须向高高山顶立、深深海底行，此处行不易，方有少分相应。如今出头来，尽是多事人，觅个痴钝汉不可得。莫只记册子中言语，以为自己见知，见他不解者便生轻慢，此辈尽是阐提外道。此心直不中，切须审悉。与么道，犹是三界边事。莫在衲衣下空过，到遮里更微细在。莫作等闲，须知珍重。”

403

翠岩和尚，僧问：“凡有言句，尽是点污。如何是向上事？”曰：“凡有言句，尽是点污。”

问：“古人拈椎竖拂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邪法难扶。”

问：“僧繇为甚么写志公真不得？”曰：“作么生合杀？”

问：“险恶道中，以何为津梁？”曰：“药山再三叮嘱。”

404

广慧真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广慧境？”曰：“山寺前头资庆后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杓（同“锹”，音 xiān）爬锄子。”

405

风穴一日问真园头：“会昌沙汰时，护法善神向甚么处去？”曰：“常在阇闾中，要且无人见。”穴云：“汝彻也。”

妙喜曰：“汝道风穴自彻也未？”

406

黄龙机（按：原作“玃”，今改）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和尚家风？”曰：“琉璃钵盂无底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君王剑？”曰：“不伤万类。”云：“佩者如何？”曰：“血溅梵天。”云：“大好不伤万类！”机（按：原作“玃”，今改）便打。

问：“毛吞巨海、芥纳须弥，不是学人本分事，如何是学人本分事？”曰：“封了合盘市里揭。”

问：“急切相投，请师通信。”曰：“火烧裙带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大疑底人？”曰：“对坐盘中弓落盏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不疑底人？”曰：“再坐盘中弓落盏。”

问：“风恬浪静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百尺竿头五两垂。”

李尚书，名翱，仰慕药山道风，特入山致敬，肃庄客礼，直造座前。山端然看经，殊不顾视，李乃云：“见面不如闻名。”拂袖便行。山却召：“尚书！”李回首，山曰：“何得贵耳而贱目？”李遂致拜，起，问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山以手指天、指净瓶，李云：“不会。”山曰：“云在青霄水在瓶。”李乃拜谢，赠诗云：“炼得身形似鹤形，千株松下两函经；我来问道无余事，云在青霄水在瓶。”

首山志和尚问念和尚：“德山棒、临济喝，未审意旨如何？”念云：“汝试道看。”志便喝，念拈棒，志指棒云：“莫乱做。”念掷下棒云：“明眼人难谩。”志云：“草贼大败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三尺杖子破瓦盆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桶底脱。”

问：“从上诸圣，有何言句？”曰：“如是我闻。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信受奉行。”

嘉州白水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曰：“四溟无窟宅，一滴润乾坤。”

问：“曹溪一路，合谈何事？”曰：“涧松千载鹤来聚，月中香桂凤凰归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又道曹溪无俗谈。”

鼓山晏国师示众云：“若是灵利底，撩着便休去。似这般汉，千里万里去也，有甚么救处？进前退后，纳个如何，醉人相似，有甚么衲僧气息？既然如是，且宗门中事，作么生？诸和尚到遮里，也须是个汉始得，大不容易。兄弟！鼓山不惜口业，向汝诸人道：‘不假记一字，亦不用一功，亦不用眨眼，亦不用呵气，大坐着，便绍却去。’诸和尚！且道绍甚么？为复绍佛绍法？绍禅绍道？绍佛向上事、涅槃后句？若绍此句，得为大妄，唤作望上心不息，与诸兄弟了无交涉。于诸人分上，作么生绍？普请验看，是甚么？为复是凡？是圣？是毗卢师、法身主，在甚么处居住？甚么年月有渠？方圆阔狭、长短大小？试道看！还有丝发大物解盖覆得么？还有分毫许间隔么？向阿那里抄、向阿那里写？诸和尚！与么显露，与么聊要（按：《古尊宿语录》卷三十七作“节要”），何不直下便承当取？又更刺头入他言句里、意识中学，有甚么交涉？不见道‘意为贼、识为浪’，走作驰求，终无歇分。若自不具眼，就人拣辨，卷子里抄、册子里写，假饶百千万句，龙宫海藏一时吞纳，尽是他入，不干自己，亦唤作识学依通，犹如水母，借鰕为眼，无自由分；亦如盲者辨色，依他语故，实不能辨色之正相。若是学经律论，他自有人在。所以鼓山寻常道：‘经有经师，律有律师，论有论师，有函有号，有部有帙，白日窗前，夜附灯烛，自有人传持在。’禅师作么生？还有人道得么？试出来道看！”

时有学人问：“如何是目前显露底机？”曰：“道甚么？”僧再问，师喝出。

鹅湖问诸大德：“行住坐卧，毕竟以何为道？”对云：“知者是。”曰：

“‘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识识’，安得知者是？”有对云：“无分别是。”曰：“‘善能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’，安得无分别是？”有对云：“四禅八定是。”曰：“‘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’，安在四禅八定邪？”是时举众杜口。妙喜曰：“相骂饶你接嘴，相唾饶你泼水。”

412

仰山和尚问僧：“汝是甚处人？”曰：“幽州人。”山曰：“汝还思彼处否？”曰：“常思。”山曰：“彼处楼台林苑、人马骈阗，汝返思思底，还有许多般也无？”僧于言下有省，乃曰：“某甲到遮里，一切总不见有。”山曰：“汝解犹在境，信位即是，人位即不是。”僧曰：“和尚莫别有指示否？”山曰：“别有别无即不中。据汝见处，只得一玄。得坐披衣，向后自看。”

413

盘山和尚示众云：“向上一路，千圣不传；学者劳形，如猿捉影。”琅邪觉云：“上来讲赞，无限良因。”

414

五洩初到石头处，云：“一言相契即住，不契即去。”头据坐，洩便行。头召云：“阇梨！”洩回首。头云：“从生至死，只是这个，回头转脑作么？”洩于言下大悟，乃拗折拄杖。

415

云居祐和尚示众云：“参学之士，须得悟由，发明心地。若悟法身主，尽大地草木归依佛法僧；若悟毗卢师，虚空世界归依佛法僧。且道唤甚么作法身主？唤甚么作毗卢师？要得直下会么？眼睛里放光现瑞，耳窍里转大法轮。”

又结夏示众云：“无相光中有一无位真人，出没三界，流转五道，不舍十恶业，不堕五阴身，不除烦恼障，不证涅槃心，不憎毁禁，不敬持戒，不经冬，不过夏，汝等诸人还知去处么？”良久云：“九旬阳焰里，五分法身圆。”

416

端师子（按：指湖州西余净端禅师）看《楞严经》，二颂：

七处征心心不遂，懵懂阿难不瞥地；
直饶征得见无心，也是泥中洗土块。

八还之教垂来久，自古宗师各分割；
直饶还得不还时，也是虾跳不出斗。

417

药山和尚问云岩：“甚处来？”云：“百丈来。”曰：“百丈有何言句？”云：“有时示众云：‘我有一句子，百味具足。’”山曰：“咸即咸味，淡即淡味，不咸不淡是常味，作么生是百味具足底句？”岩无对。山笑曰：“争奈目前生死何！”岩云：“目前无生死。”曰：“二十年在百丈处，俗气也不除。”

次日又问：“海兄更说甚法？”云：“有时道：‘三句外会取，六句外省去。’”山曰：“且喜没交涉。”

又问：“更说甚么法？”云：“有时升堂，众集，以拄杖打下。复召大众，众回首，却云：‘是甚么？’”山曰：“何不早道？”岩于此有省。

妙喜曰：“省去即不无，争奈未出葛藤窠。”

418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在我遮里过夏，与你点出五般病：一不得向万里无寸草处去；二不得孤峰独宿；三不得张弓架箭；四不得物外安身；五不得滞于生杀。何故？一处有滞，自救难为；五处若通，方名导师。汝等诸人，若到诸方遇明眼作者，与我通个消息，贵得祖风不坠。若是常徒，即须寢息。何故？裸（同“裸”）形国里夸服饰，想君大杀不知时。”

又颂柏树子话云：“赵州庭前柏，衲僧皆罔测；一堂云水僧，尽是十方客。”

419

唐中宗遣内侍薛简，驰诏迎请六祖：“愿师慈念，速赴上京。”祖上表辞疾，愿终林麓。简曰：“京城禅德皆云：‘欲得会道，必须坐禅习定。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，未之有也’，未审师所说法如何？”祖曰：“道由心悟，岂在坐也？经云：‘若见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’，何故？‘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’。若无生灭，是如来清净禅；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究竟无证，岂况坐邪？”

简曰：“弟子回京，主上必问，愿和尚慈悲，指示心要。”祖曰：“道无明暗，明暗是代谢之义。明明无尽，亦是有尽。”简曰：“明喻智慧，暗况烦恼。修道之人尚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无始生死凭何出离？”祖曰：“若以智慧照烦恼者，此是二乘小见，羊鹿等机，上智大根悉不如是。”简曰：“如何是大乘见解？”祖曰：“明与无明，其性无二；无二之性，即是实性。实性者，处凡愚而不减，在贤圣而不增；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寂；不断不常，不来不去；不在中间及其内外；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；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”

简曰：“师曰‘不生不灭’，何异外道？”祖曰：“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犹不灭，生说无生。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无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”简蒙指教，豁然大悟。

420

香严和尚垂语云：“如人上树，口啣树枝，手不攀枝，脚不蹋树，树下有人问西来意，不对则违他所问，若对又丧身失命——当恁么时，作么生即是？”有虎头上座云：“上树即不问，未上树请和尚道。”严呵呵大笑。

雪窦云：“树上道即易，树下道即难。老僧上树也，致将一问来！”

保宁勇颂云：“曲设多方老古锥，那堪枝上更生枝；好如良马窥鞭影，逐块且非师子儿。”

妙喜曰：“‘吞得栗棘蓬、透得金刚圈’了，看这般说话，也是‘泗州人见大圣’。”

421

永明寿禅师因二僧来参，乃问参头：“曾到此间否？”云：“曾到。”又问第二上座：“曾到否？”云：“不曾到。”寿曰：“一得一失。”

少选，侍者问：“适来二僧，未审那个失？那个得？”寿曰：“汝曾识遮二

僧也无？”云：“不曾识。”寿云：“同坑无异土。”

422

罗汉南和尚示众云：“大智如愚，大巧若拙，勿谓今朝中秋令节，八极同风，千潭共月，三十年来芦花照雪，与么悟去，脑门百裂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**颺-台+弗** **颺-台+弗**篱根菊正黄，妙谈西祖意琅琅；不知谁解闻斯语，堪为宗门立纪纲。便见罗汉拂子展大神通，化作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势至，穿过诸人髑髅。必也（按：《联灯会要》卷十六作“若也”）尽知来处，可谓于出入息中供养恒沙诸佛；若也不知，分付德山临济。”击一击。

423

长庆云：“宁说阿罗汉有三毒，不说如来有二种语。不道如来无语，只是无二种语。”保福云：“作么生是如来语？”庆云：“聋人争得闻？”福云：“情知汝向第二头道。”庆云：“作么生是如来语？”福云：“吃茶去。”

424

金峰志和尚拈起枕头，曰：“一切人唤作枕头，金峰道不是。”僧云：“未审和尚唤作甚么？”志拈起枕头。僧云：“与么则依而行之也。”曰：“汝唤作甚么？”云：“枕头。”曰：“落在金峰窠里。”

425

玄沙和尚欲遍历诸方，参寻知识，携囊出岭，筑着脚指，流血痛楚，叹曰：“是身非有，痛从何来？”便回雪峰。

峰一日问：“那个是备头陀？”曰：“终不敢诳于人。”

又一日峰召曰：“备头陀！何不遍参去？”曰：“达磨不来东土，二祖不往西天。”峰然之。

又阅《楞严》发明心地，由是应机敏捷，与修多罗冥契。峰叹曰：“备头陀乃再来人也！”

426

六祖一日谓门人曰：“吾欲归新州，汝等速治舟楫。”门人曰：“师从此去，早晚却回。”祖曰：“叶落归根，来时无口。”

法云秀云：“非但来时无口，去时亦无鼻孔。”

427

赵州闻沙弥喝参，乃向侍者云：“教伊去！”侍者才教去，沙弥便“珍重”。州谓傍僧云：“沙弥得入门，侍者在门外。”

428

广慧琰和尚问念和尚：“学人亲到宝山，空手回时如何？”念曰：“家家门前火把子。”琰于言下大悟，云：“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。”念曰：“汝会处作么生？与我说来看！”曰：“只是地上水碓砂也。”念曰：“汝会也。”琰便礼拜。

妙喜曰：“你道念和尚还肯他广慧也无？若道肯他，何故不与一棒？若道不

肯他，何故不与一棒？有人于此道得，妙喜与你一棒！”

429

永光真和尚示众云：“言锋若差，乡关万里。直须悬崖撒手，自肯承当，绝后再苏，欺君不得。非常之旨，人焉度（音 sōu，隐藏）哉！”

430

嵇山章和尚在投子作柴头。吃茶次，投子谓曰：“森罗万象，总在遮一碗茶里。”章便覆却茶云：“森罗万象在甚么处？”投子曰：“可惜一碗茶。”章后谒雪峰，峰问：“莫是章柴头么？”章乃作轮椎势，峰肯之。

431

香城和尚初参通和尚，问：“一似两个时如何？”通曰：“一个赚汝。”香城乃省。

僧问：“囊无系蚁之丝、厨乏聚蝇之糝（音 sǎn，饭粒）时如何？”城曰：“日舍不求，思从妄得。”

432

明招和尚问疏山：“虎生七子，那个无尾巴？”山云：“第七个无尾巴。”

433

药山与道吾、云岩游山次，见两株树，一枯一荣。山乃问岩云：“枯者是？荣者是？”云：“荣者是。”山曰：“与么则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。”又问道吾，吾云：“枯者是。”山曰：“与么则灼然一切处枯淡去。”

少顷，高沙弥至。山又问，高云：“枯者从他自枯，荣者从他自荣。”山回顾云岩、道吾曰：“不是！不是！”

434

南岳让和尚初参六祖，祖问：“甚处来？”曰：“嵩山来。”祖曰：“甚么物恁么来？”曰：“说似一物即不中。”祖曰：“还假修证也无？”曰：“修证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”祖曰：“只此不污染，乃诸佛之护念。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”

435

智门祚和尚示众云：“雪峰辊球，罗汉书字，归宗斩蛇，大隋烧畚，且道明甚么边事？还有人明得么？试道看。若明不得，所以道‘斩蛇须是斩蛇手，烧畚须是烧畚人；瞥起情尘生妄见，眼里无筋一世贫。’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大通智胜佛？”曰：“言无再响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十劫坐道场？”曰：“祸不单行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佛法不现前？”曰：“金屑虽贵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不得成佛道？”曰：“眼里着不得。”

436

普化和尚居常入市振铎云：“明头来、明头打，暗头来、暗头打，四方八面来、旋风打，虚空来、连架打。”一日临济令僧捉住云：“总不恁么来时如何？”

化托开云：“明日大悲院里有齐。”僧回，举似济，济云：“我从来疑着遮汉。”

437

赵州和尚因僧游台山，凡问一婆云：“台山路向甚处去？”婆云：“蓦直去。”僧才行三五步，婆云：“好个师僧，又恁么去！”

有举似州，州云：“待我去为勘过遮婆子！”明日便去，亦如此问，婆亦如是对。州归，为众曰：“台山婆子我为勘破了也！”

大沲喆颂云：“丛林老作世无俦，凛凛威风四百州；一击铁关曾粉碎，恩大难将雨露酬。”

438

韶国师因有僧问法眼：“如何是曹源一滴水？”法眼曰：“是曹源一滴水。”师闻之，言下有省。

后住莲华峰，有颂云：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；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。”法眼闻之乃云：“只消此一颂，自然续得吾宗。”

妙喜曰：“灭却法眼宗，只缘遮一颂。”
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上

径山大慧禅师 宗杲 集并着语
后学普善庵沙门 慧悦 校刻

439

六祖谓众曰：“诸善知识！汝等各各净心，听吾说法：汝等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无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经云：‘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’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相三昧、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彼相中不生憎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，不动道场，真成净土，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种，能含藏长养，成就其实，一相一行亦复如是。我今说法，犹如时雨溥润大地，汝等佛性譬诸种子，遇兹霑洽，悉得发生，承吾旨者，决获菩提；依吾行者，定证妙果。”

440

清原和尚问石头：“汝从甚么处来？”曰：“曹溪。”原乃拈拂子曰：“曹溪还有这个么？”曰：“非但曹溪，西天亦无。”曰：“子莫曾到西天否？”曰：“若到，即有也。”曰：“未在，更道！”曰：“和尚也须道取一半，莫全靠某甲。”曰：“不辞向汝道，恐已后无人承当。”

441

木平和尚初参洛浦，遂问：“如何是一沤未发已前事？”浦云：“移舟谳水脉，举棹别波澜。”平不契。

次参盘龙，亦如前问。龙云：“移舟不别水，举棹即迷源。”平因此悟入。

云峰悦云：“木平若于洛浦言下会去，犹较些子；可惜许向盘龙死水里淹杀。”

后有问‘如何是木平？’对云‘不劳斤斧’，果然只在遮里。诸禅德！大凡发足超方，也须甄别邪正，识辨真伪，带些眼筋始得。然虽如是，贼过后张弓。”

妙喜曰：“云峰此语，亦能瞎人眼，亦能开人眼。”

442

本生和尚拈拄杖示众云：“我若拈起，汝便向未拈起时作道理；若不拈起，汝便向拈起时作主宰。且道老僧为人在甚处？”时有僧出云：“不敢妄生节目。”曰：“也知阁梨不分外。”僧云：“低低处平之有余，高高处观之不足。”曰：“节目上更生节目。”僧无语。生曰：“掩鼻偷香，空招（按：原作“遭”，今改）罪犯。”

443

仰山和尚到东寺，寺问：“汝是甚么处人？”曰：“广南人。”寺曰：“我闻广南有镇海明珠，是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寺曰：“此珠如何？”曰：“黑月即隐，白月即现。”寺曰：“还将得来也无？”曰：“将得来。”寺曰：“何不呈似老僧看？”山叉手近前曰：“昨到汾山，亦被索此珠，直得无言可对、无理可伸。”寺曰：“汝真汾山之子，善能哮吼。譬如螭螟虫于蚊子眼睫上作窠，向十字街头叫‘土旷人稀，相逢者少。’”

444

百丈再参马祖，侍立次，祖以目视禅床角拂子。丈曰：“即此用？离此用？”祖曰：“你向后开两片皮，将何为人？”丈取拂子竖起。祖曰：“即此用？离此用？”丈挂拂子旧处。祖振威一喝，百丈直得三日耳聋。

汾州云：“悟去便休，更说甚么三日耳聋？”石门云：“若不三日耳聋，何得悟去？”汾州云：“我与么道，较他石门半月程。”

东林总云：“当言不避截舌，当炉不避火迸，佛法岂可曲顺人情？东林今日向骊龙窟内争珠去也。百丈、大智，不无他三日耳聋；汾州、石门，争免个二俱瞎汉？只遮三老，还曾悟去也无？”良久云：“祖祢不了，殃及子孙。”

又汾阳颂云：“每因无事侍师前，师指绳床角上悬；举放却归本位立，分明一喝至今传。”

真净颂云：“客情步步随人转，有大威光不能现；突然一喝双耳聋，那咤眼开黄檗面。”

445

僧问睦州：“一气还转得一大藏也无？”州云：“有甚罽罽、乍過子，快下将来！”

妙喜曰：“五更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”

446

泐潭英和尚示众。举：南泉、归宗、麻谷三人同去礼拜忠国师。到中路，南泉于地上画一圆相云：“道得即去，道不得即不去。”归宗便于圆相中坐，麻谷作女人拜。南泉云：“恁么则不去也。”归宗云：“是甚么心行？”

“学般若菩萨，须到这个田地始得，如金盘里盛珠，不拨而自转。然虽如是，只如南泉道‘与么则不去也’，利害在甚么处？还有人道得么？试出来道看。如

无，山僧与你下个注脚。”良久云：“不入洪波里，争显弄潮人？”

447

法昌遇和尚，因与南和尚举程大卿看生缘话，昌曰：“何不直下与伊剿绝却？”南云：“也曾为蛇画足，是伊自不瞥地。”昌曰：“和尚如何为他？”南云：“咬尽生姜呷尽醋。”昌曰：“流俗阿师，又恁么去！”南云：“和尚意作么生？”昌拈起拂子便打，南云：“遮老汉也是无人情。”

昌又举在湖南时曾问兴化：“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？”化云：“善财拄杖子。”昌曰：“我不问善财拄杖子，且道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？”云：“或则登山，或则渡水。”昌曰：“和尚只解步步登高，不解从空放下。”化云：“老僧虽则年迈，要且不负来机。”南云：“和尚当时作么生？”昌曰：“我错怪兴化。”南云：“而今知也！且道从甚么处去？”昌曰：“你问阿谁？”南云：“佯聋诈哑作甚么？”昌曰：“虽然如是，要且不负来机。”

448

盘山和尚云：“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；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亡，复是何物？”

妙喜曰：“千年常住一朝僧。”

449

高安本仁和尚示众云：“寻常不欲向声前句后鼓弄人家男女。何故？且声不是声，色不是色。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声不是声？”曰：“唤作色得么？”云：“如何是色不是色？”曰：“唤作声得么？”僧作礼。仁曰：“且道为汝说，答汝话，若人辨得，有个入处。”

450

赵州和尚到一庵主处问：“有么？有么？”主竖起拳头。州曰：“水浅不是泊船处。”便行。

又到一庵主处曰：“有么？有么？”主亦竖起拳头。州曰：“能纵能夺，能杀能活。”便礼拜。

姜山爱云：“赵州只见锥头利。”

云居舜云：“赵州当时甚生意气。虽然如是，要且鼻孔在二庵主手里。”

451

麻谷问临济：“大悲千手眼，那个是正眼？”济曰：“大悲千手眼，作么生是正眼？速道！速道！”谷拽济下禅床，却坐。济遂近前云：“不审。”谷拟议，济便喝，拽下禅床却坐，谷便出去。

达观云：“诸禅德！此二尊宿如此，且道怎生？今时人总道照用，照甚么盥？一切人只解自骑马去捉贼，自持刀去杀贼，此二人便能夺贼马捉贼，夺贼刀杀贼。虽然如是，临济虽是得便宜，却是落便宜。”

452

白雲端和尚示众云：“明明知道只是这个，为甚么透不过？只为见人开口时便唤作言句，见人闭口时便唤作良久默然，又道动转施为、开言吐气，尽十方世

界内无不是自己，所以道堕在途中，隐隐犹怀旧日嫌。岂不见云门大师道：‘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’？”

遂举起手云：“观音菩萨将钱来买餠饼，放下手云‘元来却是馒头’。又不见山僧在法华时，尝有示众云：‘无业禅师道：一毫头圣凡情念未尽，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’。大众！直饶一毫头圣凡情念顿尽，亦未免入驴胎马腹里去。瞎汉！但恁么看取。参！”

453

甘贄行者入南泉设粥，仍请念诵。泉乃白椎云：“为狸奴、白牯念摩诃般若波罗蜜。”甘贄拂袖便出。泉粥后问典座：“行者在甚处？”座云：“当时便去也。”泉打破锅子。

妙喜曰：“心不负人，面无惭色。”

454

黄龙新和尚示众云：“心外无法而法可明，法外无心而心可通，可通可明，心法全宗。全其宗则法法皆宗，全其心则心心无心。心既无心，直造其源。得其源则现大身而满虚空中，现小身而纤尘不立，作么生是纤尘不立？”良久云：“一点水墨，两处成龙。”

455

广慧琰和尚示众。举：昔日临济会里，两堂首座相见，顾视，各下一喝便休去。

“诸人且道还有宾主也无？若道有宾主，只是个瞎汉；若道无宾主，亦是个瞎汉；不有不无，万里崖州。若向遮里道得，也好与三十棒；若道不得，亦与三十棒。衲僧家到遮里，作么生出得山僧圈绩去？”良久云：“苦哉！虾蟆蚯蚓是字跳上三十三天，撞着须弥山百杂碎。”遂拈拄杖云：“一队无孔铁锤！速退，速退！”

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竹竿头上耀红旗。”

456

日容远和尚因巖上座来参，远拊掌三下云：“猛虎当轩，谁是敌者？”巖曰：“俊鹞冲天，阿谁捉得？”远云：“彼此难当。”巖曰：“且休，未断遮公案。”远将拄杖舞归方丈，巖无语。远云：“死却遮汉。”

457

天衣怀和尚示众。举：古人云：“五蕴山头一段空，同门出入不相逢；无量劫来赁屋住，到头不识主人公。”有老宿拈云：“既不识他，当初问甚么人赁？”

“恁么拈也大远在。何故？须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处，活人路上死人无数。那个是活人路上死人无数？那个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处？若点检得分明，拈却胭脂帽子，脱却鹞臭布衫。”

妙喜曰：“天衣古佛美则美矣，善则未善。具眼衲僧试甄别看。”

458

黄檗和尚入厨，见饭头，乃问：“作甚么？”云：“拣众僧米。”曰：“一日吃多少？”云：“二石五。”曰：“莫太多么？”云：“犹恐少在。”檗便打。

饭头举似临济，济云：“我与汝勘过遮老汉。”才去侍次，槩便举前话。济云：“饭头不会，请和尚代一转语。”便问：“莫太多么？”槩曰：“何不道‘来日更吃一顿’？”济云：“说甚来日，即今便吃！”道了便掌。槩曰：“遮风颠汉！又来遮里捋虎须！”济便喝一喝，出去。

洩山云：“养子方知父慈。”

仰山云：“大似勾贼破家。”

459

投子和尚，僧问：“一切声是佛声，是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云：“和尚莫[尸@家]沸盪鸣声。”投子便打。又问：“粗言及细语，皆归第一义，是否？”曰：“是。”云：“唤和尚作头驴，得么？”投子便打。

妙喜曰：“贼、贼，败也！”复云：“且道那个是草贼？那个是正贼？”

460

五祖演和尚示众。举：陆亘大夫问南泉：“弟子家中有一片石，也曾坐、也曾卧，拟镌作佛，得么？”云：“得。”陆曰：“莫不得么？”云：“不得。”

“大众！夫为善知识，须明抉择，为甚么他人道得也道得、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？还知南泉落处么？白云不惜眉毛，与汝注破：得又是谁道来？不得又是谁道来？汝若更不会，老僧今夜为汝作个样子——”乃举手云：“将三界二十八天作个佛头，金轮水际作个佛脚，四大洲作个佛身，虽然作此佛儿子了，汝诸人又却在那里安身立命？大众！还会也未？老僧作第二个样子去也——将东弗于逮作一个佛，南瞻部洲作一个佛，西瞿耶尼作一个佛，北郁单越作一个佛，草木丛林是佛，蠢动含灵是佛，既恁么，又唤甚么作众生？还会也未？不如东弗于逮还他东弗于逮，南瞻部洲还他南瞻部洲，西瞿耶尼还他西瞿耶尼，北郁单越还他北郁单越，草木丛林还他草木丛林，蠢动含灵还他蠢动含灵，所以道：‘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常住’。既恁么，汝又唤甚么作佛？还会么？忽有个汉出来道：‘白云休寐语！’大众！记取遮一转。”

461

云门曰：“眼睫横亘十方，眉毛上透乾坤、下透黄泉，须弥塞却汝咽喉，还有人会得么？若有人会得，拽取占波共新罗鬪额。”

妙喜曰：“‘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’——诸人要识云门么？不见道‘三台须是大家催’。”

462

明招和尚二偈：

擘开金锁眼如铃，剔起眉毛顶上生；
方称法王亲的子，自然天下任横行。

师子教儿迷子诀，拟前跳踉早翻身；
罗纹结角交锋处，鹞眼临时失却踪。

463

蜺子和尚，居无定所，自印心于洞山，混俗闽川，常日沿江岸采掇鰕、蜺以

充腹，暮即卧东山白马庙纸钱中，居民目为“蛄子和尚”。

华严静和尚闻之，欲决真伪，先潜入纸钱中。深夜，蛄子归，静扭住问曰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遽答曰：“神前酒台盘。”

464

镜清问雪峰：“只如古德，岂不是以心传心？”峰曰：“兼不立文字语句。”清曰：“只如不立文字语句，如何传授？”峰良久，清礼谢。峰曰：“更问我一转，岂不好？”曰：“就和尚请一转问头。”峰曰：“只恁么，为别有商量？”曰：“和尚恁么即得。”峰曰：“于汝作么生？”曰：“辜负杀人。”

465

新罗卧龙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大人相？”曰：“紫罗帐里不垂手。”云：“为甚么不垂手？”曰：“不尊贵。”

问：“十二时中如何用心？”曰：“猢猻吃毛虫。”

466

白云藏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深深处？”曰：“矮子渡深溪。”

问：“赤脚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何不脱却？”

467

张拙秀才参石霜，霜问：“先辈何姓？”曰：“拙姓张。”霜曰：“觅巧了不可得，拙自何来？”张于言下有省，乃述颂曰：“光明寂照遍河沙，凡圣含灵共我家；一念不生全体现，六根才动被云遮。断除烦恼重增病，趣向真如总是邪；随顺众缘无罣碍，涅槃生死是空花。”

云门问僧：“‘光明寂照遍河沙’，岂不是张拙秀才语？”僧云：“是。”门曰：“话堕也！”

妙喜曰：“驴捺湿处尿。”

468

白雲端和尚示众云：“昔灵山会上，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。世尊道：‘吾有正法眼藏，分付摩诃大迦叶，次第流传，毋令断绝’，至于今日。大众！若是正法眼藏，释迦老子自无分，将个甚么分付？将个甚么流传？何谓如此？况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，每日起来是是非非、分南分北、种种施为，尽是正法眼藏之光影。此眼开时，乾坤大地、日月星辰、森罗万象只在面前，不见有毫厘之相；此眼未开时，尽在诸人眼睛里。今日已开者不在此限，有未开者，山僧不惜手，为诸人开此正法眼藏看。”乃举手竖两指云：“看，看！若见得去，事同一家；若也未然，山僧不免重说偈言：‘诸人法眼藏，千圣莫能当；为君通一线，光辉满大唐。须弥走入海，六月降严霜；法华虽恁道，无句得商量。’大众！既满口道了，为甚么却无句得商量？”乃喝云：“分身两处看。”

469

天衣怀和尚示众云：“‘善能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’，作么生说个分别底道理？老僧试为分别看：四面是山，中间是僧堂、佛殿、厨库、三门，遮里是法堂，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僧是僧，俗是俗，作么生说个第一义？若向遮里明得

去，穿取维摩老子鼻孔；若也不会，且待阿逸多出世。”

470

峻极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大修行底人？”曰：“担枷带锁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大作业底人？”曰：“修禅入定。”僧无语。极乃云：“你问我善，善不从恶；你问我恶，恶不从善。所以道：‘善恶如浮云，起灭俱无处’。”僧于言下契悟。

后破灶堕闻云：“我子会尽诸法无生。”

妙喜曰：“争奈在鬻髅前作妄想何！”

471

云居祐和尚示众。举：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州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僧云：“和尚莫将境示人。”州云：“我不将境示人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州云：“庭前柏树子。”

“奇哉！古圣垂一言半句，可谓截断圣凡门户、直示弥勒眼睛，今昔无坠。众中异解多途，商量非一，埋没宗旨，错判名言：或谓青青翠竹尽是真如，郁郁黄花无非般若；或谓山河草木，物物皆是真心显现，何独庭前柏树子乎？尘毛瓦砾都是一法界中，重重无尽，理事圆融；或谓‘庭前柏树子’才举，便直下荐取，觐（按：原作“敌”，今改）体全真，拟议之间早落尘境，须是当人作用，临机相见，或棒或喝，或擎起拳头，衣袖一拂，这个眼目如石火电光相似；或谓‘庭前柏树子’，更有甚么事？赵州直下为人实头说话，饥来吃饭、困即打眠，动转施为尽是自家受用……如斯见解，似粟如麻，皆是天魔种族、外道邪宗，但取识情分别，用心取舍，强作知见，口耳相传，诳惑于人，贵图名利，是何业种，玷渎祖风？何不游方遍历、求善知识决择身心？略似个衲僧。古来自有宗门师范，我佛心宗，释梵诸天拱手敬信，三贤十圣罔测其由。”乃举拂子云：“若向遮里悟去，山河大地与汝同参。”复顾左右云：“道林争敢压良为贱。”

472

僧问云峰：“巖山岩崖，还有佛法也无？”峰云：“有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巖山岩崖佛法？”曰：“猢猻倒上树。”

妙喜曰：“若人信受奉行，一生参学事毕。”

473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山僧因看《华严·金狮子章》‘第九由心回转善成门’……”又释曰：“如一尺之镜，纳重重之影象，若然者，道有也得，道无也得，道非亦得，道是亦得。虽然如是，更须知有拄杖头上一窍。若也不会，拄杖子穿灯笼入佛殿，撞着释迦，磕倒弥勒，露柱拊掌呵呵大笑。你且道笑个甚么？”以拄杖卓一下。

474

韶国师问龙牙：“雄雄之尊，为甚么近之不得？”牙曰：“如火与火。”曰：“忽遇水来，又作么生？”曰：“道者！汝不会。”

次问疏山：“百匝千重，是何人境界？”山曰：“左搓芒绳缚鬼子。”进曰：“不落古今请师说。”曰：“不说。”曰：“为甚么不说？”曰：“个中不辨有无。”

云门和尚示众云：“我事不获已，向你诸人道：直下无事，早是相埋没也。更欲蹋步向前，寻言逐句，求觅解会，千差万别，广设问难，赢得一场口滑，去道转远，有甚么歇时？只此个事，若在言语上，三乘十二分教岂是无言语？因甚么道教外别传？若从学解机智，只如十地圣人，说法如云如雨，犹被诃责‘见性如隔罗縠’，以此故知，‘一切有心，天地悬殊’。虽然如此，若是得底人，道火不能烧口；终日说事，未尝挂着唇齿，未曾道着一字；终日着衣吃饭，未曾触着一粒米、挂一缕丝。虽然如此，犹是门庭之说，须是实得与么始得。若约衲僧门下，句里呈机，徒劳伫思。直饶一句下承当得，犹是瞌睡汉。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一句？”曰：“举。”

妙喜曰：“瞌睡汉！”

端师子华亭升座云：“灵山师子，云间哮吼；佛法无可商量，不如打个筋斗。”便跳下座。

阿难问迦叶：“世尊传金襴袈裟外，别传何法？”迦叶召云：“阿难！”阿难应诺。迦叶云：“倒却门前刹竿着。”

汾阳云：“不问那知？”

五祖戒云：“露。”

翠岩芝云：“千年无影树，今时没底靴。”

真净和尚示众云：“还有问话底么？”良久云：“三十年弄马骑，却被驴扑。”

遂抚膝云：“直得须弥岌嶮（按：一作“岌峇”，音 jíkè，撞击声。岌嶮，一作“岌峇”，音 jíyè，高峻）、海水腾波、三十三天一时退位、十八大地狱尽乃停酸（按：“停酸”与“息苦”同义），见么？若遮里见得，释迦拱手，弥勒攒眉，文殊、普贤与伊作侍者；若也不见，看我七纵八横，且向葛藤里荐取。

“阿呵呵！诸高德，且道我笑个甚么？噫！我笑昔日云门、临济、德山、岩头，萤火之光，蚊蚋之解，一人道我呵佛骂祖，一人道我得末后句，一人道黄檗佛法无多子，一人道大觉世尊初生下时，一手指天、一手指地：‘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’，我当初若见，一棒打杀与狗子吃——似遮一队掠虚汉，总只一期无佛处称尊，若是如今唤来，一时与伊生按过；自余之辈，放过即不可。

“岂不闻僧问乾峰云：‘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，未审路头在甚么处？’乾峰拈拄杖画一画云：‘在遮里’。只如乾峰恁么，曾梦见也未？若是老僧即不然：‘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，未审路头在甚么处？’劈脊便棒，却问伊：‘路头在甚么处？’待伊拟开口，热喝出去。

“更有个云门折脚老比丘，不分缁素，不辨正邪，拈扇子云‘**趂**跳上三十三天，筑着帝释鼻孔；东海鲤鱼打一棒，雨似盆倾’，似这般和泥合水汉，粪扫堆里埋却十个五个，又有甚过？

“阿呵呵！乐不乐，足不足，而今幸对山青水绿，年来是事一时休，信任身心懒拘束。大众休瞌睡好。”

瑞岩彦和尚问岩头：“如何是本常理？”岩头曰：“动也。”曰：“动时如何？”头曰：“不是本常理。”彦沈思良久。头曰：“肯即未脱根尘，不肯即永沈生死。”彦遂领悟。

后谒夹山，山问：“甚么处来？”曰：“卧龙来。”山云：“来时龙还起未？”彦乃顾视之，山曰：“灸疮上更着艾爇。”曰：“和尚又苦如此作甚么？”山便休。妙喜曰：“若不蓝田射石虎，几乎误杀李将军。”

南院问僧：“汝名甚么？”僧云：“普参。”院曰：“忽遇屎橛时如何？”僧云：“不审。”院便打。

罗汉南和尚示众云：“诸佛不出世，达磨不西来。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，所以印空也，日月沈辉，乾坤黯黑；印水也，蹙浪惊涛，鱼龙丧命；印泥也，大地水消，圣凡路绝。若是那一印，谁敢觑着？争奈诸方起模画样，若到罗汉手中，直教粉碎。”

招庆和尚示众云：“招庆今夜与诸人一时道却，还委落处么？”时有僧出云：“大众一时散去，还称师意也无？”曰：“好与拄杖。”僧礼拜，庆曰：“虽有盲龟之意，且无晓月之程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晓月之程？”曰：“此是盲龟之意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沙门行？”曰：“非行不行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曰：“蚊子上铁牛。”

德山和尚长讲《金刚经》为业。后闻南方禅宗大兴，罔措其由，遂罢讲散徒，携疏钞南游。

先到龙潭，才跨门便问：“久向龙潭，及乎到来，潭又不见，龙又不现。”潭曰：“子亲到龙潭。”山乃礼拜而退。

至夜，入室侍立，更深，潭曰：“子何不下去？”山遂“珍重”，揭帘而出。见外面黑，却回云：“外面黑。”潭乃点纸烛度与。山方接次，潭便吹灭。山于此忽然大悟，便礼拜。潭曰：“子见个甚么便礼拜？”山云：“某甲自今已后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头。”

至来日，龙潭上堂云：“可中有个汉，牙如剑树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头，他时后日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。”山遂取疏钞，于法堂前，将一炬火提起云：“穷诸玄辩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；竭世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”将疏钞便烧，于是礼辞。

邓隐峰辞马祖，祖曰：“甚处去？”云：“石头去。”祖曰：“石头路滑。”云：“竿木随身，逢场作戏。”便去。

才到石头，乃绕禅床一匝，振锡一下，问：“是何宗旨？”头曰：“苍天，苍天！”峰无语。

却回，举似马祖。祖曰：“汝更去，见他道‘苍天，苍天’，汝便嘘两声。”峰又去，一依前问，头乃嘘两声，峰又无语。归，举似马祖，祖曰：“向汝道‘石头路滑’。”

485

照布衲一夕指半月问溥上座：“那一片甚么处去也？”溥曰：“莫妄想。”照曰：“失却一片也。”

妙喜曰：“自起自倒。”

486

广慧璉和尚到首山。山问：“近离甚么处？”曰：“汉上。”山竖拳云：“汉上还有这个么？”曰：“这个是甚么盪鸣声？”山云：“瞎！”曰：“恰是。”拍一拍，便出去。

487

长髭和尚参石头。头问：“甚么处来？”曰：“岭南来。”头云：“大庾岭头一铺功德成就也未？”曰：“成就久矣，只欠点眼在。”头云：“莫要点眼么？”曰：“便请。”石头垂下一足，髭便作礼。头云：“你见个甚么便礼拜？”曰：“如红炉上一点雪。”

488

仰山问南塔：“老僧何似一头驴？”曰：“佛亦不似。”云：“佛既不似，似个甚么？”曰：“若有所似，何异于驴？”仰山然之。

489

杨岐和尚问僧：“秋色依依，朝离何处？”僧云：“去夏在上蓝。”曰：“不涉程途一句，作么生道？”云：“两重公案。”曰：“谢上座答话。”僧便喝。岐曰：“那里学得遮虚头来？”云：“明眼尊宿难谩。”曰：“与么则杨岐随上座去也。”僧拟议，岐曰：“念汝乡人在此，放汝三十棒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阶前喝棒声。”

490

睦州和尚见僧来，云：“现成公案，放汝三十棒。”

云峰悦云：“作贼人心虚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又添得一个。”道了，问冲密：“你道我恁么道，还有过也无？”密云：“作贼人心虚。”妙喜曰：“三个也有。”

491

道吾真和尚示众云：“古人道：‘认着依前还不是’，实难会。土宿颌下髭须多，波斯眼深鼻孔大；甚奇怪，欻然透过新罗界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古今日月，依旧山河。若明得去，‘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门’；若明不得，谤斯经故，获罪如是。”

492

夹山和尚示众云：“不知天晓，悟不由师。龙门跃鳞，不堕渔人之手。但意不寄私缘，舌不亲玄旨，正好知音，此名俱生话。若向玄旨疑去，赚杀阇梨，困鱼止冻，钝鸟栖芦。云水非阇梨，阇梨非云水，老僧于云水而得自在，阇梨又作么生？”

493

睦州和尚示众云：“裂开也在我，捏聚也在我。”有僧问：“如何是裂开？”曰：“三九二十七。菩提涅槃，真如解脱，即心即佛……我且与么道，汝又作么生？”僧云：“某甲不与么道？”曰：“盏子扑落地，椀（按：原作“掬”，今改。“椀”同“碟”）子成七片。”

云峰悦云：“相骂饶汝接嘴（同“嘴”），相唾饶汝泼水。”

494

翠岩芝和尚示众云：“砂里无油事可哀，翠岩嚼饭餒婴孩；他时好恶知端的，始觉从前满面灰。”

495

殃崛摩罗因持钵至一长者门，其家妇人正值产难，子母未分。长者曰：“瞿昙弟子，汝为至圣，当有何法能免产难？”殃崛语长者云：“我乍入道，未知此法，待我回问世尊，却来相报。”及返，具陈斯事。佛告殃崛：“汝速去报言：‘我自从贤圣法来，未曾杀生。’”殃崛依佛所说，往告长者，妇人闻之，当时分免。

496

曹山和尚示众云：“诸方尽把格则，何不与他道却，令他不疑去？”云门在众，出问：“密密处为甚么不知有？”山曰：“只为密密，所以不知有。”门云：“此人如何亲近？”曰：“莫向密密处亲近。”云：“不向密密处亲近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始解亲近。”门云：“喏，喏。”

妙喜曰：“浊油更着湿灯心。”

497

德山圆明和尚示众云：“与么来者，见（现）成公案；不与么来者，垛生招箭；总不与么来，徐六遇担板。迅速锋芒，犹是钝汉；万里无云，青天犹在。”僧问：“偶傥无差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系驴橛。”云：“过在甚么处？”曰：“自屎不觉臭。”云：“和尚恁么道即得。”曰：“蜣螂推粪球。”

问：“无迹无踪，是甚么人行履处？”曰：“偷牛贼。”

问：“不历僧祇获法身时如何？”曰：“也是牌下立。”

问：“羚羊未挂角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猎屎狗。”云：“挂角后如何？”曰：“猎屎狗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古佛路？”曰：“道边神树子。”

498

清凉法眼和尚示众云：“出家人但随时及节便得，寒即寒，热即热。欲识佛性义，当观时节因缘，古今方便不少。不见石头和尚因看《肇论》云：‘会万物为己者，其惟圣人乎？’他家便道：‘圣人无己，靡所不己’。有一片言语，唤作

《参同契》，末上云‘竺土大仙心’，无过此语也，中间也只随时说话。上座！今欲会万物为己去，盖尽大地无一法可见。他又嘱人云：‘光阴莫虚度。’适来向上座道，但随时及节便得，若也违时失候，即是虚度光阴，于非色中作色解。上座！于非色中作色解，即是违时失候；且道色作非色解，还当不当？上座！若恁么会，便是没交涉，正是痴狂两头走，有甚么用处？上座！但守分，随时过。”

499

襄州广德周和尚，僧问：“承教有言：‘阿逸多不断烦恼、不修禅定’，佛记此人成佛无疑，此理如何？”曰：“盐又尽，炭又无。”云：“盐尽炭无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愁人莫向愁人道，道向愁人愁杀人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古人恁么答话，唤作洗脚上船。”

500

二祖问达磨：“诸佛法印，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诸佛法印，匪从人得。”曰：“我心未宁，乞师安心。”曰：“将心来，与汝安。”曰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曰：“与汝安心竟。”

芭蕉云：“金刚与泥人揩背。”

501

香林远和尚，僧问：“北斗里藏身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月似弯弓，少雨多风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室内一灯？”曰：“三人证龟成鳖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衲衣下事？”曰：“腊月火烧山。”

问：“鱼游陆地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发言必有后救。”僧云：“却下碧潭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头重尾轻。”

502

韶州海禅师初见六祖，问：“即心即佛，愿垂指喻。”祖曰：“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；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……吾若具说，穷劫不尽。听吾偈曰：‘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；定慧等持，意中清静。悟此法门，由汝习性；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’”海信受，以偈赞曰：“即心元是佛，不悟而自屈；我知定慧因，双修离诸物。”

503

药山和尚久不升堂。一日，院主白云：“大众久思和尚示诲。”曰：“打钟着。”时大众方集定，便下座，归方丈。

妙喜曰：“葛藤不少。”

院主随后问云：“和尚许为大众说话，为甚么一言不措？”曰：“经有经师，论有论师，争怪得老僧？”

妙喜曰：“笑杀人。”

504

西睦和尚上堂。有一俗士举手云：“和尚便是一头驴。”曰：“老僧被汝骑。”士无语。

后三日，再来，云：“某甲三日前着贼。”睦拈拄杖趁出。

叶县省和尚，一日念和尚问云：“唤作竹篋则触，不唤作竹篋则背，合唤作甚么物即得？”省于此大悟，遂于手中掣得竹篋，拗折，掷于阶下，却云：“是甚么？”念云：“瞎。”省便礼拜。

因僧请益赵州柏树子话，省曰：“我不辞与汝说，还信么？”云：“和尚重言，争敢不信？”曰：“汝还闻檐头雨滴声么？”其僧豁然，不觉失声云：“**口耶**！”省云：“汝见个甚么道理？”僧即以颂对云：“檐头雨滴，分明沥沥；打破乾坤，当下心息。”省忻然。

法华举和尚示众云：“语渐也，返常合道；论顿也，不留朕迹。直饶论其顿、返其常，也是抑而为之。”

举到公安远和尚处，远问：“作么生是伽蓝？”举曰：“深山藏独虎，浅草露群蛇。”云：“作么生是伽蓝中人？”曰：“青松盖不得，黄叶岂能遮？”云：“道甚么？”曰：“少年翫尽天边月，潦倒扶（按：原作“浮”，今改）桑没日头。”云：“一句两句，云开月露，作么生？”曰：“照破佛祖。”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将四大海水为一枚硯，须弥山作一管笔，有人向虚空里写‘祖师西来意’五字，太平下座，大展坐具，礼拜为师。若写不得，佛法无灵验。有么？有么？”便下座。大众散，师高声云：“侍者！”侍者应诺。曰：“收取坐具。”复问侍者云：“还收得坐具么？”侍者提起坐具，演曰：“我早知汝恁么也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南北东西依旧位。释迦老子弄精魂，达磨西来多忌讳。忽有个汉出来道：‘和尚低声！’，但向伊道：‘只要抛砖引玉。’”

云门见僧来参，乃拈起袈裟云：“汝若道得，落我袈裟圈绩里；汝若道不得，又在鬼窟里坐。作么生？”自代云：“某甲无气力。”

妙喜曰：“西天斩头截臂，遮里自领出去。”

玄沙和尚示众云：“佛道闲旷，无有程途。无门，解脱之门；无意，道人之意。不在三际，故不可升沈。建立乖真，非属造化。动则起生死之本，静则醉昏沈之乡。动静双泯，即落空亡；动静双收，颠预佛性。直须对尘对境，如枯木寒灰；临时应用，不失其宜。镜照诸像，不乱光辉；鸟飞空中，不杂空色。所以十方无影像，三界绝行踪；不堕往来机，不住中间意。钟中无鼓响，鼓中无钟声；钟鼓不相交，句句无前后。如壮士展臂，不借他力；师子游行，岂求伴侣？九霄绝翳，何在穿通？一段光明，未曾昏昧。若到者里，体寂寂，常的的，日赫焰，无边表，圆觉空中不动摇，吞烁乾坤迥然照。

“夫佛出世者，元无出入。名相无体，道本如如。法尔天真，不同修证。只要虚闲，不昧作用，不涉尘泥。个中纤毫道不尽，即为魔王眷属。句前句后，是学人难处，所以一句当天八万门，永绝生死。直饶得似秋潭月影、静夜钟声，随

扣击以无亏、触波澜而不散，犹是生死岸头事。道人行履处，如火消冰，终不却成冰；箭既离弦，无返回势，所以牢笼不肯住，呼唤不回头，古圣不安排，至今无处所。若到者里，步步登玄，不属邪正，识不能识，智不能知；动便失宗，觉即迷旨；二乘胆战，十地魂惊，语路处绝，心行处灭，直得释迦掩室于摩竭，净名杜口于毗耶，须菩提唱无说而显道，释梵绝听而雨花……若与么现前，更疑何事？没栖泊处，离去来今，限约不得，心思路绝，不因庄严，本来真净，动用语笑，随处明了，更无欠缺。

“今时人不悟个中道理，妄自涉事涉尘，处处染着，头头系绊。纵悟则尘境纷纭，名相不实，便拟凝心敛念，摄事归空，闭目藏睛。才有念起，旋旋破除；细想才生，即便遏捺。如此见解，即是落空亡底外道、魂不散底死人，冥冥漠漠，无觉无知，塞耳偷铃，徒自欺诳。者里分别则不然也，不是隈门傍户，句句现前，不得商量，不涉文墨，本绝尘境，本无位次，权名个出家儿，毕竟无踪迹。真如凡圣、地狱天堂，只是疗（按：原作“療”，今改）狂子之方——虚空尚无改变，大道岂有升沈？悟则纵横不离本际，若到者里，凡圣也无立处。若向句中作意，则没溺杀。学人若向外驰求，又落魔界。如如向上，没可安排，恰似焰炉不藏蚊蚋。此理本来平坦，何用划除？动转扬眉，是真解脱道，不强为意度，建立乖真。若到者里，纤毫不受，措意则差，便是千圣出头来，也安一字不得。久立，珍重。”

510

赵州和尚到茱萸，将拄杖于法堂上从东过西，从西过东。茱萸问：“作甚么？”州云：“探水。”曰：“我遮里一滴也无，探个甚么？”州靠却拄杖，便出去。

琅邪觉云：“势去奴欺主，年衰鬼弄人。”

妙喜曰：“钩在不疑之地。”

511

仰山和尚因汾山问：“大地众生，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，子作么生知他有之与无？”曰：“某甲有验处。”时有僧从面前过，仰山召云：“阇梨！”其僧回首，仰曰：“和尚！这个便是业识茫茫、无本可据。”汾山云：“此是师子一滴乳，迸散十斛驴乳。”

512

桐峰庵主因僧问：“庵主在遮里，忽遇大虫来，又作么生？”主便作大虫吼，僧作怕势。主大笑，僧云：“遮贼！”主云：“争奈我何？”

雪窦云：“是则是，两个恶贼，只解掩耳偷铃。”

513

无业国师谓弟子慧愔等曰：“汝等见闻觉知之性，与太虚同寿，不生不灭。一切境界本自空寂，无一法可得。迷者不了，即为境惑；一为境惑，流转无穷。汝等当知心性本自有之，非因造作，犹如金刚，不可破坏；一切诸法，如影如响，无有实者，故经云：‘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即非真’。若了一切空，无一物当情，是诸佛用心处，汝等勤而行之。”

514

汾山和尚示众云：“夫道人心，质直无伪，无背无面，无诈妄心行，一切

时中，视听寻常，更无委曲，亦不闭眼塞耳，但情不附物即得。从上诸圣只是说浊边过患。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、想习之事，譬如秋水澄渟，清净无为，澹泞无碍，唤他作道人，亦名无事人。”

时有僧问：“顿悟之人更有修否？”曰：“若真悟得本，他自知时，修与不修是两头语。如今初心虽从缘得，一切顿悟自理，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，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，即是修也，不道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。从闻入理，闻理深妙，心自圆明，不居惑地。纵有百千妙义，抑扬当时，此乃得坐披衣，自解作活计。以要言之，则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；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。若也单刀直入，则凡圣情尽，体露真常，理事不二，即如如佛。”

515

安国挺禅师，因长安讲《华严经》僧来问五祖云：“真性缘起，其义云何？”祖默然。时挺侍立次，乃谓曰：“大德！正兴一念问时，是真性中缘起。”其僧言下大悟。

妙喜曰：“一念未兴时，不可无缘起也。或曰一念未兴，唤甚么作缘起？我也只要汝恁么道。”

516

越山和尚初参雪峰而染指，后因闽王请于清风楼上斋，坐久，举目忽睹日光，豁然顿晓，而有偈曰：“清风楼上赴官斋，此日平生眼豁开；方信普通年远事，不从葱岭付将来。”归呈雪峰，峰然之。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身？”曰：“汝问那个佛身？”云：“释迦佛身。”曰：“舌覆三千界。”

临终时集众，示偈云：“眼光随色尽，耳识逐声消；还源无别旨，今日与明朝。”

517

国清奉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曰：“释迦是牛头狱卒，祖师是马面阿旁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西来意？”曰：“东壁打西壁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扑不破底句？”曰：“不隔毫釐，时人远向。”

518

洛浦和尚示众云：“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；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寻常向诸人道：‘任从天下乐欣欣，我独不肯。’何故？如灵龟负图，自取丧身之兆；凤紫金网，趣霄汉以何期？直须旨外明宗，莫向言中取则。是以石人机似汝，也解唱巴歌；汝若似石人，雪曲也应和。”

519

夹山和尚因僧问：“拨尘见佛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欲知此事，直须挥剑；若不挥剑，渔父栖巢。”

僧如前问石霜，霜云：“渠无国土，甚处逢渠？”

僧却举似夹山，山曰：“门庭施設，不无夹山；入理深谈，犹较石霜百步。”

渤潭英和尚示众。举：祖师道：“一切众生性清静，从本无生无可灭；即此身心是幻生，幻化之中无罪福。”

“大众！先圣恁么道，不妨奇特，奈缘衲僧门下检点将来，也是食饱伤心，坐久腰痛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阿呵呵！是甚么？昨夜蟾光独自坐，屈指从头数故人，翻忆当时破灶堕。是甚么？眨起眉毛早蹉过。”

僧问：“逢场作戏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红炉抛出铁乌龟。”

天皇和尚问石头：“离却定慧，以何法示人？”头云：“我遮里无奴婢，离个甚么？”曰：“如何明得？”头云：“汝还撮得虚空么？”曰：“与么则不从今日去也。”头曰：“未审汝早晚从那边来？”曰：“某甲不是那边人。”头云：“我早知汝来处。”曰：“和尚何得脏诬于人？”头云：“汝身见（现）在。”曰：“虽然如是，毕竟如何示于后人？”头云：“汝道阿谁是后人？”天皇从此有省。

妙喜曰：“且道省得个甚么？”

太原孚上座在杨（扬）州孝先寺讲《涅槃经》，有禅者阻雪在寺，因往听讲。至“三因佛性、三德法身”，广谈法身妙理，禅者失笑。

孚讲罢，请禅者吃茶，白曰：“某甲素志狭劣，依文解义，适蒙见笑，且望见教。”禅者曰：“实笑座主不识法身。”孚曰：“如此解说，何处不是？”曰：“请座主更说一遍。”孚曰：“法身之理犹若太虚，竖穷三际，横亘十方，弥纶八极，包括二仪，随缘赴感，靡不周遍。”曰：“不道座主说不是，只是说得法身量边事，实未识法身在。”孚曰：“既然如是，禅德当为我说。”曰：“座主还信否？”孚曰：“焉敢不信？”曰：“若如是，座主暂辍讲句日，于室内端然静虑，收心摄念，善恶诸缘一时放却。”

孚一依所教。从初夜至五更，闻鼓角声，忽然契悟，便去扣门。禅者曰：“阿谁？”孚曰：“某甲。”禅者咄曰：“教汝传持大教，代佛说法，夜来为甚么醉酒卧街？”孚曰：“禅德！自来讲经，将生身父母鼻孔扭捏，从今已去，更不敢如是。”禅者曰：“且去！来日相见。”

孚遂罢讲，遍历诸方，久在雪峰，有大声誉。后归扬州，被陈尚书留在宅供养。一日谓尚书曰：“来日讲一遍《大涅槃经》，报答尚书。”书致斋，茶毕，孚遂升座，良久，挥尺一下云：“如是我闻……”乃召尚书，书应诺。孚云：“一时佛在……”便乃脱去。

岩头示众云：“吾尝七八年披究《涅槃经》，其中有三两段义，颇似衲僧说话。”又云：“休！休！”时有僧云：“请和尚举。”头曰：“吾教意如：字三点：第一向东方下一点，点开诸菩萨眼；第二向西方下一点，点诸菩萨命根；第三向上方下一点，点开诸菩萨顶门。此是《涅槃经》中第一段义。”

又云：“吾教意如摩酰首罗，擘开面门，竖亚一只眼。此是第二段义。”

又云：“吾教意如涂毒鼓，击一声，远近闻者皆丧。此是第三段义。”

时有小严上座出问：“如何是涂毒鼓？”头以两手按膝，亚身云：“韩信临朝

底。”

妙喜举了，喝云：“缩头去！”

524

首山念和尚上堂。汾阳昭和尚出问：“百丈卷席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龙袖拂开全体现。”云：“未审师意如何？”曰：“象王行处绝狐踪。”昭于言下大悟，遂提起坐具，顾视大众云：“万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捞摝始应知。”礼拜归众。

时叶县省和尚作首座，才退便问：“昭兄！汝适来见个甚么道理，便与么道？”曰：“正是我放身舍命处。”省便休。

525

叶县省和尚示众云：“诸禅德！衲僧是通变道人，若遇镬汤炉炭诸般厄难，又如何免得？若是免不得，何名通变道人？作么生是透脱诸般厄难底句？还有透脱得者么？试对众道看，为汝证据。若是透脱不得，即是万人作一冢，无人替代渠。”

526

唐明嵩和尚，僧问：“古人东山西岭青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波斯鼻孔大。”云：“与么则西天迦叶、东土我师。”曰：“金刚手板阔。”

问：“大悲千手眼，那个是正眼？”曰：“开化石佛拍手笑，晋祠娘子解讴歌。”

问：“临济推倒黄檗，为甚么维那吃棒？”曰：“正狗不偷油，鸡衔灯盏走。”

527

雪峰和尚见猕猴，乃云：“这个猕猴，各背一面古镜。”三圣曰：“历劫无名，何以彰为古镜？”峰云：“瑕生也。”圣云：“一千五百人善知识，话头也不识！”峰云：“老僧住持事繁。”

528

黄龙新和尚示众云：“参玄上士，须参活句，莫参死句。何也？若向活句下明得，死却天下衲僧；若向死句下明得，活却天下衲僧。且道不落死活一句，作么生道？太湖三万六千顷，月在波心说向谁？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四大毒蛇？”曰：“地水火风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地水火风？”曰：“四大毒蛇。”僧云：“学人未晓，乞师方便。”曰：“一大既尔四大同。”

529

青林虔和尚示众云：“祖师门下，鸟道玄微，功穷皆转，不究难明。汝等诸人直须离心意识参，出凡圣路学，方可保任。若不如是，非吾子息。”

妙喜曰：“饶你离心意识参得透，出凡圣路学得成，也是雪峰道底。”

530

杨侍郎问广慧琏云：“承和尚有言：一切罪业皆因财宝所生，劝人疏于财宝。而况南阎浮提众生以财为命，邦国以财聚人，教中亦有财、法二施，何得劝人疏于财宝？”琏曰：“旛竿头上铁龙头。”侍郎曰：“海坛马子似驴大。”琏曰：“楚鸡不是丹山凤。”侍郎曰：“佛灭二千年，比丘少惭愧。”

531

虔州微和尚因僧问：“三乘十二分教，体理得妙，与祖意是同是别？”曰：“须向六句外鉴，不得随他声色转。”僧云：“如何是六句？”曰：“语底、默底、不语底、不默底、总是、总不是。汝合作么生？”僧罔措。

532

洵山和尚谓仰山曰：“汝须独自回光返照，别人不知汝解处，汝试将实解献老僧看。”仰曰：“若教某甲自看，到遮里无圆位，亦无一物一解得献和尚。”洵云：“无圆位处元是汝作解处，未离心境在。”仰曰：“既无圆位，何处有法？把何物作境？”洵云：“适来是汝作与么解，是否？”仰曰：“是。”洵云：“若恁么，是具足心境法，未脱我所心在，元来有解献我。许汝信位显，人位隐在。”

533

德山圆明示众云：“俱胝和尚但有问答，只竖一指头。寒则普天普地寒（雪窦云：甚么处见俱胝老），热则普天普地热（雪窦云：莫错认定盘星。复云：森罗万象，彻下孤危；大地山河，通上险绝。甚么处得一指头禅？）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可谓是贵人多忘。”

534

世尊昔因文殊至诸佛集处，值诸佛各还本处，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，入于三昧。文殊乃白佛云：“何此女得近佛坐，而我不得？”佛告文殊：“汝但觉此女，令从三昧起，汝自问之。”文殊绕女人三匝，鸣指一下，乃托至梵天，尽其神力而不能出。世尊云：“假使百千文殊，亦出此女人定不得。下方过四十二恒河沙国土，有网（按：一作“罔”）明菩萨，能出此女人定。”

须臾，网明大士从地涌出，作礼世尊，世尊勅网明出。网明却至女人前，鸣指一下，女人于是从定而出。

云居祐颂云：“百千文殊出不得，网明不费纤毫力；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

天衣怀颂云：“文殊托上梵天，网明轻轻弹指；女子黄面瞿昙，看他一倒一起。”

535

南台安和尚因僧问：“寂寂无依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寂寂底響？”因有颂曰：“南台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忘；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缘无事可思量。”

妙喜喝一喝。

536

临济和尚到，三峰平和尚问：“近离甚么处？”曰：“金牛昨夜遭涂炭，直至如今不见踪。”平曰：“秋风吹玉管，那个是知音？”曰：“直透万重关，不住青霄外。”平曰：“遮一问太高生。”曰：“龙生金凤子，冲破碧琉璃。”平曰：“且坐吃茶。”济便坐。平又问：“近离甚么处？”曰：“龙光。”平曰：“龙光近日有甚么言句？”济便下参堂。

渤潭准和尚示众云：“同异成坏总别，三四五六七八；欲要随流入流，无过先解此法。”遂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“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。若也分别，落在众生境界。且道不分别、不思量，是个甚么？”掷下拄杖云：“妙湛总持不动尊，首楞严王世希有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割！久雨不晴，直得五老峰头黑云叆叇，洞庭湖里白浪滔天，云门大师忍俊不禁，向佛殿里烧香、三门头合掌，祷祝祝愿：愿黄梅石女生儿，子母团圆；少室无角铁牛，常甘水草。”喝一喝，云：“有甚交涉！”

云台钦和尚示众云：“还有人鉴得出么？若鉴得出，是甚么村里破草鞋？若也鉴不出，落地作金声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谈真逆俗？”曰：“客作汉问甚么？”云：“如何是顺俗违真？”曰：“吃茶去。”

龙潭和尚问天皇：“某甲自到来，不蒙和尚指示心要。”皇曰：“自汝到来，吾未尝不指示汝心要。”曰：“何处指示？”曰：“汝擎茶来，吾为汝接；汝行食来，吾为汝受；汝和南时，吾便低首。何处不指示汝心要？”龙潭伫思间，皇曰：“见则直下便见，拟思即差。”龙潭当下开悟，乃复问：“如何保任？”皇曰：“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；但尽凡心，别无圣解。”

雪峰和尚，僧问：“古涧寒泉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瞪目不见底。”云：“饮者如何？”曰：“不从口入。”

赵州闻僧举，乃曰：“不从口入，从鼻孔入？”僧却问：“古涧寒泉时如何？”州曰：“苦。”云：“饮者如何？”州曰：“死。”

峰闻得，乃曰：“赵州古佛！”遂遥望作礼，曰：“从此不答话。”

报恩则和尚因法眼问：“曾见甚么人来？”曰：“见青峰和尚。”眼云：“有甚么言句？”曰：“某甲曾问‘如何是学人自己’，峰云‘丙丁童子来求火’。”眼云：“上座作么生会？”曰：“丙丁属火，将火求火，如将自己求自己。”眼云：“与么会，又争得？”曰：“某甲只与么，未审和尚尊意如何？”眼云：“汝问我，我与汝道。”则问：“如何是学人自己？”眼云：“丙丁童子来求火。”则于言下大悟。

玄沙与天龙入山，见虎。龙云：“和尚，虎！”曰：“是汝，虎！”

归院，龙请益：“和尚今日山中见虎，未审尊意如何？”曰：“娑婆世界有四种极重事，若人透得，不妨出得阴界。”

妙喜代云：“也知和尚为人切。”

保宁勇和尚颂云：“猛虎当途独振威，爪牙真个利如锥；可怜不觉亡身者，碎骨拾来良可悲。”

543

庞居士偈曰：“心如境亦如，无实亦无虚；有亦不管，无亦不拘；不是圣贤，了事凡夫。易复易，即此五蕴有真智。十方世界一乘同，无相法身岂有二？若舍烦恼入菩提，不知何方有佛地？”

544

黄龙南和尚因化主归，升座云：“有五种不易：一施者不易，二化者不易，三变生为熟者不易，四端坐食者不易。且道第五不易，是甚么人？”良久云：“嚙？”便下座。

时翌岩真为首座，藏主问真：“第五不易是谁？”真云：“脑后见腮，莫与往来。”

545

石鞏和尚昔为猎人，趁鹿，从马祖庵前过，问祖曰：“还见鹿过否？”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云：“射猎人。”祖曰：“汝一箭射几个？”曰：“一箭射一个。”祖曰：“汝不善射。”曰：“和尚解射否？”祖曰：“解射。”曰：“和尚一箭射几个？”祖曰：“一箭射一群。”曰：“彼此是生命，何用射他一群？”祖曰：“汝既知如此，何不自射？”曰：“若教某甲自射，直是无下手处。”祖曰：“遮汉旷劫无明烦恼，今日顿息。”师当时掷下弓箭，投祖出家。

546

玄沙和尚上堂。众集，遂将拄杖一时趁下。却回，向侍者道：“我今日作得一解，险入地狱如箭射。”侍者云：“喜得和尚再复人身。”

翠岩芝云：“大小玄沙，前不到村，后不至店，且作么生道得出身之路？”

道吾真云：“大小芝老只是偏枯，若是道吾即不然——玄沙与侍者，一人具一只眼。”

547

罗山和尚曾问石霜：“起灭不停时如何？”霜云：“直须寒灰枯木去，一念万年去，函盖相应去，全清绝点去。”山不契。却往岩头处，如前问，岩头喝云：“是谁起灭？！”山于此有省。

548

唐明嵩和尚问首山：“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”山云：“楚王城畔，汝水东流。”嵩于此有省，顿契佛意，乃作三玄偈曰：

“得用直须用，心意莫定动；
三岁师子吼，十方绝狐种。

我有真如性，如同幕里隐；
打破六门关，显出毗卢印。

真骨金刚体可夸，六尘一拂永无遮；
廓落世界空为体，体上无为真到家。”

山闻，乃请吃茶，问：“遮三颂是汝作来邪？”曰：“是。”山云：“或有人教汝现三十二相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某甲不是野狐精。”山曰：“惜取眉毛。”曰：“和尚落了多少？”山以竹篋头上打云：“遮汉向后乱做去在！”

549

云门有时云：“光不透脱有两般病：一切处不明，面前有物，是一；又透得一切法空，隐隐地似有个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脱。又法身亦有两般病：得到法身，为法执不忘，已见犹存，坐在法身边，是一；直饶透得法身去，放过即不可，子细点检来，有甚么气息？亦是病。”

妙喜曰：“不用作禅会，不用作道会，不用作向上商量，此是云门老汉据实而论。我恁么道，有没量罪过，汝若点检得出，许汝具择法眼；若点检不出，且向云门葛藤里参。”

550

德山和尚因廓侍者问：“从上诸圣，向甚么处去？”山云：“作么？作么？”廓云：“敕点飞龙马，跛鳖出头来。”山便休去。

次日浴出，廓过茶与山，山于廓背上拊一下，云：“昨日公案作么生？”廓云：“遮老汉今日方始瞥地。”山又休去。

551

雁荡齐和尚，僧问：“夜月舒光，为甚么碧潭无影？”曰：“作家弄影汉。”其僧从东过西立，齐曰：“不唯弄影，兼乃怖头。”

552

大宁宽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露地白牛？”宽以火筋横火炉上，云：“会么？”僧云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头不欠，尾不剩。”

问：“丹霞烧木佛，院主为甚么眉须堕落？”曰：“贼不打贫儿家。”

师在同安，见僧迁化，僧便问：“既是同安，为甚病僧化去？”曰：“布施不如还债。”

问：“法无取舍，为甚么递相传授？”曰：“传授无取舍。”

问：“饮光正见，为甚么拈花却笑？”曰：“忍俊不禁。”

问：“天下禅客为甚么出这个○不得？”曰：“往往如斯。”

553

资福远和尚问镜清：“如何是诸佛出身处？”清云：“大家要知。”远曰：“斯则众眼难谩。”清曰：“理能伏豹。”

554

金牛和尚因临济来，乃横按拄杖方丈前坐。济遂拊掌三下，归堂去。金牛却下去，人事了，便问：“宾主相见，各有轨仪，上座何得无礼？”济云：“道甚么？”金牛拟开口，济便打一坐具，金牛作倒势。济又打一坐具，金牛曰：“今日不着便。”遂归方丈。

汾山问仰山：“此二尊宿还有胜负否？”仰云：“胜即总胜，负即总负。”

555

赵州和尚因侍者报：“大王来也！”州云：“大王万福。”者云：“未到在。”州云：“又道‘来也！’”

556

良遂座主初参麻谷，谷见来，即荷锄入园锄草。遂随到锄草处，谷殊不顾，便归方丈，闭却门。

遂次日复去，谷又闭门。遂乃敲门，谷问：“阿谁？”云：“良遂。”才称名，忽然契悟，乃云：“和尚莫谩良遂。良遂若不来礼拜和尚，泊被经论赚过一生。”

及归讲肆，谓众曰：“诸人知处良遂总知，良遂知处诸人不知。”

557

漳州罗汉和尚问关南常和尚：“如何是大道之源？”常与一拳，遂有省，乃为歌曰：“咸通七载初参道，到处逢言不识言。心里疑团若桲桲，三春不乐止林泉。忽遇法王毡上坐，便陈疑恳向师前。师从毡上那伽起，袒（按：原作“袒”，今改）膊当胸打一拳。骇散痴团獬豸（按：原作“狙”，今改）落，举头看见日初圆。从兹蹬蹬而碣碣，直至如今常快活。只闻肚里饱膨膨，更不东西去持钵。”

妙喜曰：“可惜遮一拳，分付不着人。”

558

慈明和尚见泉大道来，乃曰：“片云横谷口，游人何处来？”泉顾视左右，曰：“夜来何处火，烧出古人坟。”师曰：“未在，更道！”泉作虎声，师打一坐具。泉推师就坐，师却作虎声。泉曰：“我见七十余员知识，只有你较些子。”

559

云门云：“有三种人：一人因说得悟，一人因唤得悟，第三人见举便回去。你道便回去，意作么生？”复云：“好与三十棒。”

560

彻禅师，江西人，姓张氏，名行昌，少任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虽亡彼我，而徒侣竞起爱憎。时北宗门人自立秀为第六祖，而忌能大师传衣为天下所闻。祖预知其事，即置金十两于方丈。时行昌受北宗门人所嘱，怀刃入祖室，将欲加害。祖伸颈而就，行昌挥刃者三，都无所损。祖曰：“正剑不邪，邪剑不正；只负汝金，不负汝命。”行昌惊仆，久而方苏，求哀悔过，即愿出家。祖遂与金曰：“汝且去，恐徒众翻害于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来，吾当摄受。”行昌稟旨宵遁。

投僧出家，具戒精进。一日，忆祖之言，远来礼觐。祖曰：“吾久念于汝，汝来何晚？”曰：“昨蒙和尚舍罪，今虽出家苦行，终难报于深恩，其惟传法度生乎？弟子尝览《涅槃经》，未晓常、无常义，乞和尚慈悲，略为宣说。”祖曰：“无常者，即佛性也；有常者，即善恶一切诸法分别心也。”曰：“和尚所说，大违经旨也。”祖曰：“吾传佛心印，安敢违于佛经？”曰：“经说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言无常；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，和尚却言是常。此即相违，令学人转加疑惑。”祖曰：“《涅槃经》，吾昔者听尼无尽藏读诵一遍，便为讲说，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，乃至为汝，终无二说。”曰：“学人识量浅昧，愿和尚委曲开示。”

祖曰：“汝知否？佛性若常，更说甚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吾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，故吾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义也。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，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，共成八倒，故于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。汝今依言背义，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，纵览千遍，有何所益？”

行昌忽如醉醒，乃说偈曰：“因守无常心，佛演有常性；不知方便者，犹春池拾砾。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现前；非师相授与，我亦无所得。”祖曰：“汝今彻也，宜名志彻。”乃礼谢而去。

561

归宗恠和尚，僧问：“截水停轮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磨不转。”

妙喜曰：“恩大难酬。”

562

洞山因请泰首座吃果子次，乃问：“有一物，上拄天，下拄地，黑似漆，常在动用中，动用中收不得，汝道过在甚么处？”泰云：“过在动用中。”山唤侍者掇却果子卓。

大洩喆云：“还知洞山落处么？若也不知，往往作是非得失会去。诸仁者！遮果子非但泰首座不得吃，设使尽大地人来，亦不得正眼觑着。”

563

水潦和尚问马祖：“如何是西来的的意？”祖乃当胸蹋倒。师大悟，起来拊掌呵呵大笑云：“也大奇，也大奇！百千三昧，无量妙义，只向一毛头上一时识得根源去。”乃作礼而退。

师后告众云：“自从一吃马师蹋，直至如今笑不休。”

蒋山泉和尚云：“忽然瞥地，更是好笑。”

564

云峰悦和尚因僧入室，举：僧问赵州：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所？”悦便喝，僧茫然。悦问：“赵州道甚么？”僧拟议，悦以拂子蓦口打。

565

雪峰和尚云：“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。”

保福问鹅湖：“僧堂前且置，望州亭、乌石岭，甚么处相见？”鹅湖骤步归方丈，保福便入僧堂。

566

雪峰问僧：“甚处去？”僧云：“识得即知去处。”曰：“汝是了事人，乱走作么？”僧云：“和尚莫涂污人好。”曰：“我即不涂污汝，古人吹布毛作么生？与我说来看。”僧云：“残羹馊饭已有人吃了也。”峰休去。

云门别前语：“筑着便作屎臭气。”又代后语：“将谓是钻天鹞子，元来只是死水里虾蟆。”

雪窦出雪峰语云：“一死更不再活。”

567

真净和尚法界三观六颂：

色空无碍，如意自在；万象森罗，影现中外。
出没去来，此土他界；心印廓然，融通广大。

理事无碍，如意自在；倒把须弥，卓向纤芥。
清净法身，圆满土块；一点镜灯，十方海会。

事事无碍，如意自在；不动道场，十方世界。
东涌西没，千差万怪；火里唧螭，吞却螃蟹。

事事无碍，如意自在；手把猪头，口诵净戒。
趁出淫坊，未还酒债；十字街头，解开布袋。

事事无碍，如意自在；拈起一毛，重重法界。
一念遍入，无边刹海；只在目前，或显或晦。

事事不知，空色谁会？理事既休，铁船下海。
石火电光，咄哉不快；横按镆铘，魔军胆碎。

568

洞山因僧问：“三身中那身说法？”山云：“吾常于此切。”

僧后问曹山云：“洞山道‘吾常于此切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曹山云：“要头即斫将去。”

僧又问雪峰，峰以拄杖劈口打云：“我也曾到洞山来！”

承天宗云：“一转语海晏河清，一转语风高月冷，一转语骑贼马趁贼，试请辨看。忽有个衲僧出来道：‘总不与么也’，许伊具一只眼。”

妙喜曰：“恁么葛藤，也未梦见三个老汉在。”复云：“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针？”

569

云居祐和尚示众云：“过去诸如来，更不再勘；现在诸菩萨，放过即不可；未来修学人，谩他一点不得。所以教中道：‘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’然虽如是，罗汉门下，正是金屑落眼。”

僧问：“如龟藏六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文彩已彰。”云：“争奈处处无踪迹。”曰：“一任拖泥带水。”云：“便与么去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果然。”

570

白云端和尚示众云：“若端的得一回汗出来也，向一茎草上便现琼楼玉殿；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，纵有玉殿琼楼，却被一茎草盖却。且道作么生得汗出去？”良久云：“自有一双穷相手，不曾容易舞三台。”

玄沙云：“若论此事，喻如一片田地，四至界分，结契卖与诸人了也。只有

中心树子，犹属老僧在。”

571

洞山价和尚问僧：“名甚么？”曰：“某甲。”曰：“阿那个是你主人公？”曰：“见（现）祇对次。”曰：“苦哉，苦哉！今时人例皆如此，只认得驴前马后底将为自己，佛法平沉，因斯是也。客中主尚未明得，如何辨得主中主？”僧便问：“如何是主中主？”曰：“阇梨自道取。”僧曰：“某甲道底是客中主，如何是主中主？”曰：“恁么道即易，相续也大难。”遂有颂曰：“嗟见今时学道流，千千万万认门头；还似入京朝圣主，只到潼关便即休。”

572

镜清和尚问曹山：“清虚之理毕竟无身时如何？”曰：“理即如此，事作么生？”清曰：“如理如事。”曰：“谩曹山一人即得，争奈诸圣眼何？”清曰：“若无诸圣眼，争鉴得个不与么？”曰：“官不容针，私通车马。”

大沲喆云：“曹山虽然善能切磋琢磨，其奈镜清玉本无瑕。要会么？不经敏手，终成废器。”

573

岩头因沙汰后，隐于鄂州湖边作渡子。两岸各挂一版，有人过渡，打版一下，师云：“阿谁？”或云：“要过那边去。”乃舞棹迎之。

一日，有老婆抱一孩儿来，乃问云：“呈桡舞棹即不问，且道婆手中儿甚处得来？”师便打。婆云：“婆生七子，六个不遇知音；只遮一个，也不消得。”便抛向水中。

574

让和尚一日云：“道一在江西为人说法，总不见寄个消息来。”遂遣一僧往彼，候伊上堂，但出问云‘作么生’，待渠有语，记取来。其僧依教往问之，祖曰：“自从胡乱后，三十年不少盐酱。”

575

朗州德山和尚，僧问：“路逢达道人，不将语默对，未审将甚么对？”曰：“只恁么。”僧良久。师曰：“汝更问。”僧再问，师乃喝出。

妙喜曰：“不妨好一喝，只是下得大迟。”
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

径山大慧禅师 宗杲 集并着语
后学普善庵沙门慧悦校刻

576

风穴和尚示众云：“夫参学眼目，直须大用现前，勿自拘于小节。设使言前荐得，犹是滞殻迷封；纵然句下精通，未免触途狂见。汝等诸人，应是从前学解，明昧两岐，如今为汝一时扫却。直须个个如师子儿，咤髭地哮吼一声，壁立千仞，谁敢正眼觑着？觑着则瞎却渠眼。”

僧问：“语默涉离微，如何通不犯？”曰：“长忆江南三月里，鹧鸪啼处百花香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杖林山下竹筋鞭。”

真净颂云：“杖林山下竹筋鞭，水在深溪月在天；良马不知何处去？阿难依旧世尊前。”

577

汾山问仰山：“寂子速道！莫入阴界。”曰：“某甲信亦不立。”山云：“汝信了不立？未信不立？”曰：“只是某甲，更信阿谁？”山云：“若与么，即是定性声闻。”曰：“佛亦不见。”

578

大颠和尚示众云：“夫学道人须识自家本心，将心相示，方可见道。多见时辈只认扬眉瞬目、一语一默，蓦头印可，以为心要。此实未了。吾今为汝诸人分明说出，各须听受：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，现量即汝真心。此心与尘境及守认静默时全无交涉。即心是佛，不待修治。何以故？应机随照，泠泠自用，穷其用处，了不可得，唤作妙用乃是本心。大须护持，不可容易。”

579

琅邪觉和尚示众云：“汾阳先师道：‘汾阳门下西河师子当门踞坐，但有来者即便咬杀，作何方便入得汾阳门、见得汾阳人？’琅邪遮里也有些子：琅邪有踞地师子，若有来者即自丧身失命，作何方便入得琅邪门、见得琅邪人？此两转语，汝等诸人还点检得出也无？若点检得出，方名择法眼；若不如是，且无安身立命处。”

580

玄沙问镜清：“不见一法为大过患，汝道不见甚么法？”清指露柱云：“莫是不见这个法么？”曰：“浙中清水白米从汝吃，佛法未会在。”

大沲喆云：“若不是镜清，几乎忘前失后。何故？不逢别者，终不开拳。”

581

黑水和尚参黄龙机（按：原作“玑”，今改）和尚，乃问：“雪覆芦花时如何？”龙曰：“猛烈。”曰：“不猛烈。”龙又曰：“猛烈。”师又曰：“不猛烈。”龙便打，师因而有省。

582

大阳明安和尚问梁山：“如何是无相道场？”梁指观音云：“此是吴道子画。”安拟进语，梁急索云：“这个是有相底，那个是无相底？”安于言下领悟，礼拜了，依位立。山云：“何不道取一句？”安曰：“道即不辞，恐上纸墨。”山呵呵大笑云：“此语已后上碑石去在！”

583

赵州和尚行脚，时到一老宿处，宿问：“近离甚处？”曰：“滑州。”宿云：“几程到遮里？”曰：“一跼跼（按：据其他相关文献，此处多一“跼”字）到。”

宿云：“好个捷疾鬼！”曰：“万福大王。”宿云：“参堂去！”州应：“喏，喏！”
有秀才见州，乃赞叹云：“和尚是古佛。”州云：“秀才是新如来。”

584

秘魔岩和尚常持一叉，凡见僧来，即提起叉云：“甚么魔魅教汝出家？甚么魔魅教汝行脚？道得也叉下死，道不得也叉下死！速道，速道！”

后霍山闻，乃访之。才见，未礼拜，便掙入怀去。师乃拊山背三下，山拍手云：“师兄三千里外赚我来！三千里外赚我来！”

585

报恩明和尚问二禅客：“上座近离甚处？”云：“都城。”曰：“上座离都城到此山，则都城少上座，此山剩上座。剩则心外有法，少则心法不周。说得道理即住，不会即去。”二人无对。

妙喜代曰：“和尚谩某甲不得，某甲亦谩和尚不得。”复曰：“即今莫有道得相谩句者么？若也道得，许汝跳得金刚圈、吞得栗棘蓬。”

586

慈明和尚问显英首座：“近离甚处？”曰：“金銮。”曰：“夏在甚处？”曰：“金銮。”曰：“去夏在甚处？”曰：“金銮。”曰：“前夏在甚处？”曰：“金銮。”曰：“先前夏在甚处？”座曰：“和尚何不领话？”曰：“我也不能勘得汝，教库下供过奴子来勘，且点一盃茶与汝湿口。”

587

懒安和尚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总来就安，求觅甚么？若欲作佛，汝自是佛，而却傍家走忽忽，如渴鹿趁阳焰，何时得相应去？阿你欲作佛，但无如许多颠倒攀缘妄想、恶觉垢欲不净众生之心，则汝便是初心正觉佛，更向何处别讨？

“所以安在汾山三十来年，吃汾山饭，屙汾山屎，不学汾山禅。只看一头水牯牛，若落路入草，便牵出；若犯人苗稼，即鞭撻调伏。既久，可怜生，受人言语。如今变作个露地白牛，常在面前，终日露迥迥地，趁亦不去也。

“汝等诸人各自有无价大宝，从眼门放光，照山河大地；耳门放光，领采一切善恶音响；六门昼夜常放光明，亦名放光三昧。汝自不识取，影在四大身中；内外扶持，不教倾侧，如人负重担，从独木桥上过，亦不教失脚。且道是甚么物，恁么扶持便得如是？汝若觅毫发，即不见。故志公云：‘内外追寻觅总无，境上施为浑大有。’”

588

赵州问僧：“曾到此间么？”云：“曾到。”曰：“吃茶去。”或云：“不曾到。”亦曰：“吃茶去。”院主云：“和尚为甚曾到也云吃茶去、不曾到也云吃茶去？”州曰：“院主！”主应喏，州曰：“吃茶去。”

保福云：“赵州惯得其便。”

589

端师子因僧问：“羚羊未生角时如何？”曰：“怕。”僧云：“既是善知识，因何却怕？”曰：“山僧不曾见恁么差异畜生。”

又《放牛歌》云：“牛牛牛，休休休。更莫牵犁拽杷（通“耙”），任经冬夏春秋。无绳无索，无准无钩。朝来放向荒郊去，杳杳无踪休更休。”

590

大龙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即汝是。”云：“如何领会？”曰：“更嫌钵盂无柄那？”

591

夹山示众云：“百草头荐取老僧，闹市里识取自己。”

云门云：“虾蟆钻你鼻孔，毒蛇穿你眼睛，且向葛藤里识取！”

妙喜曰：“夹山垛生招箭，云门认贼为子。虽然如是，知恩者少，负恩者多。”

592

黄龙南和尚示众云：“有一人朝看《华严》，暮看《般若》，昼夜精勤，无有暂暇；有一人不参禅、不论义，把个破席日里睡。于是二人同到黄龙，一人有为，一人无为，安下那个即是？”良久云：“功德天，黑暗女，有智主人，二俱不受。”

593

古有老宿不赴堂，侍者来请赴堂。宿云：“我今日在庄上吃油糍饱。”者云：“和尚不曾出入？”宿云：“你但去问取庄主。”者才出门，忽见庄主归，谢和尚到庄吃油糍。

594

保唐和尚因杜相公问：“弟子闻金和尚说‘无忆、无念、莫妄’三句法门，是否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公曰：“此三句是一是三？”曰：“无忆名戒，无念名定，莫妄名慧。一心不生，具戒定慧，非一非三也。”公曰：“后句‘妄’字，莫是从‘心’之‘忘’乎？”曰：“从‘女’者是也。”公曰：“有据否？”曰：“《法句经》云：‘若起精进心，是妄非精进；若能心不妄，精进无有涯。’”公闻，疑情荡焉。

595

诚禅师在荆南玉泉奉事秀禅师。后因两宗盛化，秀之徒众往往讥南宗曰：“能大师不识一字，有何所长？”秀曰：“他得无师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五祖亲付衣法，岂徒然哉？吾所恨不能远去亲近，虚受国恩。汝等毋滞于此，可往曹溪质疑，他日归来，还为吾说。”诚便礼辞。

至韶阳，随众参请，不言来处。时六祖告众曰：“今有盗法之人潜在此会。”诚出礼拜，具陈其事。祖曰：“汝师若为示众？”对曰：“常指诲大众，令住心观静，长坐不卧。”祖曰：“住心观静，是病非禅。长坐拘身，于理何益？听吾偈曰：‘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；元（原）是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过？’”诚曰：“未审大师以何法诲人？”祖曰：“吾若言有法与人，即为诳汝。但且随方解缚，假名三昧。听吾偈曰：‘一切无心自性戒，一切无碍自性慧；不增不退自金刚，身去身来本三昧。’”诚闻偈悔谢，即誓（按：原作“擔”，今改）依归，乃作一偈曰：“五蕴幻身，幻何究竟？回趣真如，法还不净。”祖然之。寻回玉泉。

596

翠岩真和尚示众云：“不见一法是大过患。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色空明暗，不是一法。”拈起拄杖云：“凡夫见拄杖唤作拄杖，声闻人见拄杖认得顽空，拨无拄杖；菩萨人见拄杖，几曾挂着齿牙？饥来吃饭，困来打睡，寒来向火，热则取凉。不见道‘一切智智清净’？恁么说话，笑破土地鼻孔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曰：“同坑无异土。”云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深耕浅种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曰：“五通贤圣。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曰：“舌拄梵天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学人转身处？”曰：“一堵墙，百堵调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学人着力处？”曰：“千日斫柴一日烧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学人亲切处？”曰：“浑家送上渡头船。”

597

黄檗在南泉为首座。一日，捧钵向南泉位上坐。泉入堂见，乃问：“长老甚年行道？”檗曰：“威音王已前。”泉云：“犹是王老师儿孙。下去！”檗便过第二位坐，泉休去。

汾山云：“欺敌者亡。”仰山云：“不然。须知黄檗有陷虎之机。”汾山云：“子见处得与么长！”

雪窦云：“可惜王老师，只见锥头利。我当时若作南泉，待伊道‘威音王已前’，即便于第二位坐，令黄檗一生起不得。虽然如此，也须救取南泉。”

妙喜曰：“何待问他甚年行道？才入堂见他在主位，便捧钵向第二位坐。直饶黄檗有陷虎之机，拟向甚处施設？”

598

佛鉴和尚示众。举：僧问赵州：“如何是不迁义？”州以两手作流水势，其僧有省。又僧问法眼：“‘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’如何不取于相，见于不动去？”法眼云：“日出东方夜落西。”其僧亦有省。

“若也于此见得，方知道旋岚偃岳，本来常静；江河竞注，元（原）自不流。其或未然，不免更为饶舌：天左旋，地右转，古往今来经几遍；金乌飞，玉兔走，才方出海门，又落青山后。江河波渺渺，淮济浪悠悠，直入沧溟昼夜流。”

遂高声云：“诸禅德！还见如如不动么？”

599

隍禅师初参五祖，虽尝咨决，而循乎渐行。后归河北，结庵长坐，积二十余年，不见惰容。

及遇六祖门人策禅师，游方届于河朔，闻隍曾参黄梅，庵居岁久，自谓正受。策知隍所得未至，乃往问曰：“汝坐于此作么？”曰：“入定。”曰：“汝言入定，有心邪？无心邪？若有心者，一切蠢动之类皆应得定；若无心者，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。”曰：“我正入定时，则不见有有无之心。”曰：“既不见有有无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则非大定。”隍无语，良久问曰：“师嗣谁？”曰：“我师曹溪六祖。”曰：“六祖以何为禅定？”曰：“我师云：‘夫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。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。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。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。禅性无生，离生禅想。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’”

隍闻法要，遂舍庵，往参六祖。祖愍其远来，便垂开抉。隍于言下豁然契悟，

前二十年所得心，都无影响。其夜河北檀越、士庶忽闻空中有声曰：“隍禅师今日得道也！”后回河北，开化四众。

600

岩头参德山，才跨门，便问：“是凡是圣？”山便喝，岩头便礼拜。

后有僧举似洞山，山云：“若不是豁公，大难承当。”头闻，乃云：“洞山老汉不识好恶，错下名言。我当时一手抬、一手搦。”

601

明招和尚示众云：“全锋敌胜，罕遇知音；同死同生，万中无一。寻言逐句，其数河沙；举古举今，灭胡种族。向上一路，啐啄犹乖；儒士相逢，握鞭回首。沙门所见，诚实苦哉！抛却真金，随群撮土，报诸稚子，莫漫波波。解得他玄，犹兼瓦砾，不如一掷，腾过太虚。只此灵锋，阿谁敢近？任君来箭，方称丈夫；拟欲吞声，不消一镞。”

602

三角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三宝？”曰：“禾麦豆。”云：“学人不会。”曰：“大众欣然奉持。”

603

子湖云：“三十余年住子湖，二时粥饭气力粗。无事上山行一转，借问时人会也无？”

妙喜曰：“不得作佛法商量，不得作世法解会，汝诸人还会么？”

604

南院问僧：“近离甚么处？”云：“襄州。”曰：“来作甚么？”云：“特来礼拜和尚。”曰：“恰遇宝应不在。”僧便喝，院曰：“向汝道不在，又喝作甚么？”僧又喝，院便打。僧礼拜，院曰：“遮棒本是汝打我，我且打汝，要此话行。瞎汉！参堂去！”

605

黄龙南和尚示众。举：永嘉禅师道：“游江海，涉山川，寻师访道为参禅。自从认得曹溪路，了知生死不相关……”

“诸上座！那个是游底山川？那个是寻底师？那个是参底禅？那个是访底道？向淮南、两浙、庐山、南岳、云门、临济而求师访道，洞山、法眼而参禅，是向外驰求，名为外道。若以毗卢自性为海，般若寂灭智为禅，名为内求。若向外求，走杀汝；若住于五蕴内求，则缚杀汝。是故禅者非内非外，非有非无，非实非虚。不见道‘内见外见俱错，佛道魔道俱恶’？瞥然与么去兮月落西山，更寻声色兮何处名邈。”

606

马祖住传法院，日常坐禅。让和尚知是法器，往问曰：“大德坐禅图甚么？”曰：“图作佛。”让乃取一砖，于彼庵前石上磨。祖曰：“作甚么？”曰：“磨作镜。”祖曰：“磨砖岂得成镜邪？”曰：“坐禅岂得作佛邪？”祖曰：“如何即是？”曰：

“如人驾车，车若不行，打车即是？打牛即是？”祖无对。

让又曰：“汝学坐禅，为学坐佛？若学坐禅，禅非坐卧；若学坐佛，佛非定相。于无住法，不应取舍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杀佛；若执坐相，非达其理。”祖闻示诲，如饮醍醐，礼拜问曰：“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？”让曰：“汝学心地法门，如下种子；我说法要，譬彼天泽。汝缘合故，当见其道。”又问曰：“道非色相，云何能见？”曰：“心地法眼能见乎道，无相三昧亦复然矣。”曰：“有成坏否？”曰：“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，非也。听吾偈曰：‘心地含诸种，遇泽悉皆萌；三昧花无相，何坏复何成？’”祖蒙开悟，心地超然。侍奉十秋，日臻玄奥。

607

长沙和尚遣一僧去问同参会和尚曰：“和尚见南泉后如何？”会默然。僧曰：“未见南泉已前作么生？”云：“不可更别有也。”

僧回，举似长沙。沙示一偈云：“百尺竿头坐底人，虽然得入未为真；百尺竿头须进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”僧问：“只如百尺竿头，如何进步？”曰：“朗州山，澧州水。”僧曰：“不会。”曰：“四海五湖皇化里。”

妙喜曰：“要见长沙，更进一步。若有人问如何进遮一步？我待款款地与你葛藤。”

608

芙蓉训和尚初参归宗，问：“如何是佛？”宗曰：“我向汝道，汝还信否？”训曰：“和尚诚言，何敢不信？”曰：“即汝便是。”训曰：“如何保任？”宗曰：“一翳在眼，空花乱坠。”训于此有省。

法眼云：“若无后语，何处讨归宗？”

609

真净和尚开堂，示众云：“问话且止。只知问佛问法，殊不知佛法来处。且道从甚么处来？”

乃垂下一足云：“昔日黄龙亲行此令，十方诸佛无敢违者，诸代祖师、一切贤圣无敢越者，无量法门、一切妙义，天下老和尚舌头始终一印、无敢异者。无异即且止，印在甚么处？还见么？若见，非僧非俗，无偏（按：原作“徧”，今改）无党，一一分付；若不见，而我自收。”遂收足。

乃喝云：“兵随印转，将逐符行。佛手驴脚生缘老，好痛与三十棒。而今会中莫有不甘者么？若有，不妨奇特；若无，新长老谩汝诸人去也！故我大觉世尊，昔日于摩竭陀国，十二月八日明星现时，豁然悟道，大地有情一时成佛。今有释子沙门克文，于东震旦国大宋筠阳城中，六月十三日赫日现时，又悟个甚么？”

以拂子画一画，云：“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”

610

赵州和尚问南泉：“知有底人向甚么处去？”泉曰：“向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。”州云：“谢师指示。”泉曰：“昨夜三更月到窗。”

云峰悦云：“若不是南泉，泊被打破蔡州。”

611

无业国师问马祖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？”祖曰：“大德正闹在，且去，

别时来！”师才出，祖召云：“大德！”师回首，祖曰：“是甚么？”师忽领悟，便作礼。祖曰：“遮钝汉！礼拜作甚么？”

612

晦堂和尚示众云：“若也单明自己，不悟目前，此人有眼无足；若悟目前，不明自己，此人有足无眼。据此二人，十二时中常有一物蕴在胸中，物既在胸，不安之相常在目前。既在目前，触途成滞，作么生得平稳去？祖不言乎：‘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；放之自然，体无去住。’

613

六祖因二僧对论风旛，一云风动，一云旛动，祖曰：“不是风动，不是旛动，仁者心动。”二僧竦然。

雪峰云：“大小祖师龙头蛇尾，好与二十棒。”孚上座侍次，齧齿，峰云：“我与么道，也好与二十棒。”

妙喜曰：“要识孚上座么？犀因翫月纹生角；要识雪峰么？象被雷惊花入牙。”

614

法眼问修山主：“‘毫釐有差，天地悬隔’，兄作么生会？”修云：“毫釐有差，天地悬隔。”曰：“与么会又争得？”修云：“某甲只与么，和尚又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毫釐有差，天地悬隔。”修于此有省。

保宁勇颂云：“石城亲切问同参，不话东西便指南；明暗两条来往路，依稀屈曲在烟岚。”

615

法云杲和尚，僧问：“达磨西来传个甚么？”曰：“周秦汉魏。”

问：“僧问云门：‘如何是透法身句？’门云：‘北斗里藏身’，意旨如何？”曰：“赤心片片。”云：“若是学人即不然。”曰：“汝又作么生？”云：“昨夜抬头看北斗，依稀却似点糖糕。”曰：“但念水草，余无所知。”

616

苏溪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定光佛？”曰：“鸭吞螺师（同“螭”）。云：“还许学人转身也无？”曰：“眼睛凸出。”

617

香严端和尚示众云：“语是谤，默是诳，语默向上有事在。老僧口门窄，不能与汝说得。”便下座。

618

天柱慧和尚因僧问：“达磨未来此土时，还有佛法也无？”曰：“未来且置，即今事作么生？”曰：“某甲不会，乞师指示。”曰：“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。”良久云：“会么？自己分上作么生？干他达磨来与未来作么？他家来，大似卖卜汉，见汝不会，为汝锥破。卦文才生，吉凶尽在汝分上，一切自看。”僧问：“如何是解卜底人？”曰：“汝才出门时便不中也。”

鸟窠和尚因侍者会通一日欲辞去（按：原作“久”，今改），问：“汝今何往？”曰：“某甲为法出家，和尚不垂慈诲，今往诸方学佛法去。”曰：“若是佛法，吾此间亦有少许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和尚此间佛法？”鸟窠于身上拈起布毛，吹之，侍者因此大悟。

大沲秀云：“可惜遮僧认他口头声色以当平生，不知自己光明盖天盖地。”

妙喜曰：“恁么批判，也未梦见鸟窠在。”

泐潭准和尚因侍者告辞，遂掇笔书偈云：“鸟窠吹布毛，老婆为侍者。今古道虽同，宝峰不然也。二月三月时，和风满天下。在处百花开，远近山如画。岐路春禽喧，高岩春水泻。头头三昧门，虚明周大野。好个真消息，书送汝归舍。衲僧末后句：嘘！是何言欤？”

赵州和尚，僧问：“狗子还有佛性也无？”州曰：“无。”

五祖演颂云：“赵州露刃剑，寒霜光焰焰；拟欲问如何，分身作两段。”

僧云：“上至诸佛，下至蝼蚁，皆有佛性，狗子为甚么却无？”州曰：“有业识在。”

真净颂云：“言有业识在，谁云意不深？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”

南和尚住黄檗时，示众云：“钟楼上念赞、床脚下种菜时如何？”众人下语，皆不契。末后真觉胜和尚云：“猛虎当路坐。”南首肯。

石门聪和尚示众云：“各各英雄丈夫儿，堂堂物我更何疑？见前历历明如日，展缩当人示疾时。超然不得长空路，独脱禅光得自知；多闻方便谈今古，济物须彰闪电机。”良久云：“去去西天路，迢迢十万余。”

僧问：“若能转物，即同如来，未审三门、佛殿如何转？”曰：“我向汝道，汝还信么？”云：“和尚诚言，安敢不信？”曰：“遮漆桶！”

汾阳和尚曰：“夫说法者须具十智同真。若不具十智同真，邪正不辨、缁素不分，不能与人天为眼目，决断是非，如鸟飞空而折翼，如箭射的而断弦。弦断故射的不中，翼折故空不可飞。弦壮翼牢，空的俱彻。

“作么生是十智同真？与诸上座点出：一同一质，二同大事，三总同参，四同真智，五同遍普，六同具足，七同得失，八同生杀，九同音吼，十同得入。”

又云：“与甚么人同得入？与谁同音吼？作么生是同生杀？甚么物同得失？阿那个同具足？是甚么同遍普？何人同真智？孰能总同参？那个同大事？何物同一质？有点得出底么？点得出者，不吝慈悲；点不出者，未有参学眼在，切须辨取。要识是非，面目见在。不可久立。”

妙喜曰：“汾阳老子末后若无个‘面目见在’，一场败阙。虽然如是，未免丧我儿孙。”喝一喝。

保寿和尚开堂。三圣乃推出一僧，寿便打。圣云：“恁么为人，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。”寿便归方丈。

云峰悦云：“临济一宗扫地而尽，因甚么却到遮里？”蓦拈拄杖云：“甚么处去也？”

真净颂云：“探骑飞来棒下宁，瞎人翻满镇州城；太平本是将军致，不许将军见太平。”

真如颂云：“法眼持来付与谁？三圣推僧决众疑；将军令举群夫骇，直得盲聋（按：原作“聋”，今改）彻四夷。”

长庆讷和尚示众云：“弥勒世尊，朝入伽蓝，暮成正觉，乃说偈云：‘三界上下法，我说皆是心；离于诸心法，更无有可得。’看他恁么道，也太杀惺惺，若比吾徒，犹是钝汉，所以‘一念见道，三世情尽；如印印泥，更无前后。’诸子！生死事大，快须荐取，莫为等闲。业识茫茫，盖为迷己逐物。世尊临入涅槃，文殊请佛再转法轮，世尊咄云：‘吾四十九年住世，不曾有一字与人。汝请吾再转法轮，是谓吾曾转法轮也。’然今时众中建立个宾主问答，事不获已，盖为初心尔。”

芭蕉清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提婆宗？”曰：“赤旛在左。”

问：“贼来须打，客来须看，忽遇客贼俱来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屋里有一繖（音 liǎng）破草鞋。”云：“只如破草鞋，还堪受用也无？”曰：“汝若将去，前凶后不吉。”

问：“古佛未出兴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千年茄子根。”云：“出兴后如何？”曰：“金刚努出眼。”

大安干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羊头车子推明月。”

岩头共罗山寻塔基次，到中路，罗山忽然唤云：“和尚！”头回首云：“作么生？”山以手指曰：“遮里好一片地！”头喝云：“瓜州（按：原作“洲”，今改）卖瓜汉！”

又行三二里，歇次，罗山礼拜问：“和尚岂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来，又不肯洞山？”头云：“是。”山云：“和尚岂不是法嗣德山，又不肯德山？”头云：“是。”山云：“不肯德山即不问，只如洞山，有甚么亏缺？”头良久云：“洞山好佛，只是无光。”罗山便礼拜。

妙喜曰：“岩头父子虽善暗去明来，子细点检将来，未免髑髅敲磕。”

石霜性空和尚，僧问：“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”曰：“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绳，出得此人，即答汝西来意。”僧曰：“近日湖南畅和尚出世，亦为人东语西

话。”空唤沙弥：“拽出死尸着！”沙弥即仰山。

山后举问耽源：“如何出得井中人？”源咄云：“痴汉！谁在井中？”

山又问洩山：“如何得六根门头各各顿去？”洩曰：“若悟了，根无不顿。”曰：“只如性空和尚道：‘如人在千尺井中，不假寸绳，如何出得’，又作么生？”洩曰：“我有个方便出得。”曰：“未审和尚如何出得？”洩召：“慧寂！”山应喏。洩曰：“出了也！”仰山于此有省。

住仰山后，谓众曰：“我耽源处得名，洩山处得地。”

631

云盖智和尚示众。举：赵州问僧：“向甚处去？”云：“摘茶去。”州曰：“闲。”乃颂云：“道着不着，何处摸索？背后龙鳞，面前驴脚；翻身筋斗，孤云野鹤。阿呵呵！”

又示众云：“‘唯一坚密身，一切尘中现’。云盖今日千山郁茂，鸟兽嘶鸣，百花竞发，万木抽枝，尽是诸佛，个个真如。汝等诸人游山翫水，直须急着眼睛，莫被伊谩。”

632

世尊因有外道问曰：“不问有言，不问无言。”世尊良久。外道赞叹云：“世尊大慈大悲，开我迷云，令我得入。”外道去后，阿难问佛云：“外道有何所证而言得入？”佛云：“如世良马，见鞭影而行。”

天衣怀颂云：“双锋覆护两俱摧，迷云从此豁然开；收得劫初铃子后，轻轻一振动云雷。”

633

永嘉大师初到曹溪，乃绕绳床三匝，振锡而立。祖曰：“夫沙门者，具三千威仪、八万细行，大德自何方而来，生大我慢？”曰：“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”祖曰：“何不体取无生，了无速乎？”曰：“体本无生，了本无速。”祖曰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师方具威仪作礼。须臾，告辞。祖曰：“返太速乎？”曰：“本自非动，岂有速邪？”祖曰：“谁知非动？”曰：“仁者自生分别。”祖曰：“汝甚得无生之意。”曰：“无生岂有意邪？”祖曰：“无意谁当分别？”曰：“分别亦非意。”祖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少留一宿。”

634

径山国一禅师，唐代宗诏至阙下，亲加瞻礼。一日，师在内庭，见帝起立，帝曰：“师何以起？”曰：“檀越何得向四威仪中见贫道？”

妙喜曰：“不向四威仪中，又如何见国一？”

635

德山和尚小参示众云：“今夜不答话，有问话者三十棒。”时有僧出礼拜，山便打。僧云：“某甲话也未问，为甚打某甲？”山云：“汝是甚处人？”云：“新罗人。”山曰：“未跨船舷，好与三十棒。”

大洩喆颂云：“高提祖印踞寰中，孰肯当机定吉凶；不是新罗遮衲子，争教千古振清风。”

云居膺和尚，僧问：“山河大地从何而有？”曰：“从妄想有。”僧云：“与某甲想出一铤（同“錠”）金，得么？”膺便休去，僧不肯。

云门云：“已是葛藤，不能折合得，待伊道‘想出一铤金，得么’，拈拄杖便打。”

高亭简和尚初参德山。隔江见德山在江岸坐，乃隔江问讯，山以手招之，简豁然开悟，便横趋而过，更不渡江，遂返高亭住持。

真净和尚示众。举：印宗法师问卢行者云：“仁者在黄梅，有何言教旨趣传授？”卢曰：“彼指授者，唯论见性成佛，不说禅定解脱、无念无为。”宗云：“何故不说禅定解脱、无念无为？”卢曰：“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不二之法。”宗云：“如何是不二之法？”卢曰：“如仁者讲《涅槃经》，明见佛性是名佛法不二之法。”

“诸禅德！彼时小巧禅道，早是中半了也。如今丛林多是唯论禅定解脱、无念无为。且道六祖底是？如今底是？分即是？不分即是？若分去，有违有顺，有是有非；若不分，又不辨邪正，埋没我宗乘。譬如世间道路，有直有迳（按：同“迂”），有险有善，其行路者可行即行，可止即止。大众！还识泐潭老僧么？”良久云：“将此深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”

曹山问德上座：“菩萨在定，闻香象渡河，出甚么经？”曰：“出《涅槃经》。”云：“定前闻？定后闻？”曰：“和尚流也。”云：“道也太杀道，始道得一半。”曰：“和尚如何？”云：“滩下接取。”

妙喜曰：“甚么参处去也？”

百丈和尚凡参次，有一老人常随众听法。众退，老人亦退。忽一日不退，丈遂问：“面前立者复是何人？”老人云：“某甲非人也。于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，因学人问‘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’云‘不落因果’，后五百生堕野狐身。今请代一转语。”遂问云：“大修行底人还落因果也无？”云：“不昧因果。”老人于言下大悟，作礼云：“某甲已脱野狐身，住在山后，乞依亡僧事例。”丈令维那白众云：“食后送亡僧。”食后，丈领众至山后岩下，以杖挑出一死野狐，乃依法火葬。

丈至晚上堂，举前因缘。黄檗便问：“古人错对一转语，堕五百生野狐身，转转不错，合作个甚么？”丈云：“近前来，与汝道。”檗遂近前，与丈一掌，丈拍手笑云：“将谓胡须赤，更有赤须胡！”

洵山作典座，司马头陀（按：原作“随”，今改）举前语问洵，洵乃撼门扇三下。司马云：“太粗生！”洵云：“佛法不是这个道理。”

洵又举问仰山。山云：“黄檗常用此机。”洵云：“天生得？从人得？”曰：“亦是禀受师承，亦是自性宗通。”洵云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

真净颂云：“不落藏锋不昧分，要伊从此脱狐身；人人尽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？”

真如颂云：“大冶洪炉，烹佛烹祖；规模镕尽，识者罔措。”

641

宝公云：“如我身空诸法空，千品万类悉皆同。”

云门云：“你立不见立，行不见行，四大五蕴不可得，何处见有山河大地来？是你每日把钵盂噉饭，唤甚么作饭？何处更有一粒米来？”

642

天圣泰和尚到琅邪觉和尚处。觉问：“埋（按：原作“理”，今改）兵掉鬪，未是作家；匹马单枪，便请相见。”泰指觉云：“将头不猛，累及三军。”觉打一坐具，泰亦打一坐具，觉接住云：“适来一坐具，是山僧令行；上座一坐具，落在甚么处？”泰云：“伏惟尚飨。”觉托开云：“五更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”泰云：“贼过后张弓。”觉云：“且坐吃茶。”

643

长沙和尚因竺尚书问：“蚯蚓斩为两段，两头俱动，未审佛性在阿那头？”曰：“莫妄想。”书云：“争奈动何？”曰：“会即风火未散。”

又谒师。师唤尚书，书应喏。曰：“不是尚书本命元辰。”书云：“不可离却即今祇对，别有第二个主人公也。”曰：“唤尚书作至尊，得么？”书云：“与么则总不祇对，和尚莫是弟子主人公否？”曰：“非但祇对与不祇对时，从无始劫来是个生死根本。”乃示偈曰：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；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”

妙喜曰：“即今祇对者，既不是本来人，却唤甚么作本来人？”良久曰：“我恁么道，且作死马医。”

644

白雲端和尚示众云：“如我按指，海印发光。”拈起拄杖云：“山河大地，水鸟树林，情与无情，今日尽向法华拄杖头上作大师子吼，演说摩诃大般若。且道天台、南岳，说个甚么法门？南岳说洞上五位修行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；莫守寒岩异草青，坐着白云宗不妙。天台说临济下三玄三要四料拣：一喝分宾主，照用一时行；要会个中意，日午打三更。庐山出来道：你两个正在葛藤窠里。不见道‘欲得不招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’？大众！据此三个汉见解，若上衲僧秤子秤，一个重八两，一个重半斤，一个不直半分钱。且道那个不直半分钱？”良久云：“但愿春风齐着力，一时吹入我门来。”

645

王常侍一日治事次，米胡至，侍乃举笔示之。米曰：“还判得虚空么？”侍乃掷下笔，入宅，更不相见。米胡致疑。

明日凭华严和尚置茶筵次，设问：“昨日米胡有何言句，便不相见？”侍云：“师子齧人，韩獹逐块。”米才闻，遽出，朗笑曰：“我会也！我会也！”侍云：“会即不无，你试道看。”米云：“请常侍举。”侍乃竖起一只筋，米云：“遮野狐精！”侍云：“遮汉彻去也！”

大沲喆云：“米胡虽然如是，且只得一橛。常侍云‘遮汉彻去’，大似看楼打楼。大沲即不然，常侍虽是个俗汉，笔下有生杀之权，米胡是一方善知识，要且

出他圈缚不得。当时待他掷下笔，但向道：‘我从来疑着遮汉。’”

646

临济和尚在黄檗会里，因首座勉令问黄檗‘如何是佛法的大意’，檗遂与二十棒。如是三次问，每蒙赐棒，乃告辞首座曰：“幸蒙慈悲，令去问讯和尚，三度发问，三度吃棒，自恨障缘，不领深旨，今且辞去。”座曰：“汝若去，须辞和尚了行。”济遂礼拜退。

座先到黄檗处白曰：“问话底后生，甚是如法，已后为一株大树，荫覆天下人去在。若来辞和尚，愿垂提诲。”济乃辞黄檗，檗曰：“汝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，必为汝说。”

济到大愚。愚问：“甚么处来？”云：“黄檗来。”曰：“黄檗有何言句？”济遂举前话，复问云：“不知过在甚处？”愚曰：“黄檗与么老婆心，为汝得彻困，更来遮里问有过无过？”济于言下大悟，云：“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！”大愚扭住曰：“遮尿床鬼子！适来道‘有过无过’，如今却言‘黄檗佛法无多子’，汝见个甚么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”济于大愚肋下筑三拳，愚托开曰：“汝师黄檗，非干我事。”

济回黄檗。檗见来，乃曰：“遮汉来来去去，有甚了期！”济云：“只为老婆心切。”遂举前话。檗曰：“遮大愚老汉饶舌，作么生得他来？”云：“要他来作么？”檗曰：“待他来，痛与一顿。”济云：“说甚么待他来，即今便吃！”随后便掌。黄檗曰：“遮风颠汉！却来遮里捋虎须！”济便喝，檗曰：“侍者！引遮风颠汉参堂去！”

汾山问仰山：“临济得大愚力？得黄檗力？”仰山曰：“非但骑虎头，亦解据（按：一作“把”）虎尾。”

647

盐官和尚问座主蕴何经论，云：“《华严经》。”曰：“《华严经》有几种法界？”主云：“略而言之有四，广说则重重无尽。”盐官竖起拂子曰：“这个是第几种法界中收？”主良久。官曰：“思而知，虑而解，是鬼家活计。日下孤灯，果然失照。下去！”

妙喜曰：“两段不同，收归上科。”

648

大梅和尚示众云：“汝等诸人各自回心达本，莫逐其末。但得其本，其末自至。若欲识本，唯了自心。此心元是一切世间、出世间法根本，故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心且不附一切善恶而生。万法本自如如。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曰：“蒲花柳絮，竹针麻线。”

649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每日起来挂却临济棒，吹云门曲，应赵州拍，担仰山锹，驱汾山牛，耕白云田，七八年来渐成家活。更告诸公，每人出一只手，相共扶助，唱归田乐，粗羹淡饭，且恁么过。何也？‘但愿今年蚕麦熟，罗睺罗儿与一文。’”

僧问：“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头上戴累垂。”云：“见后如何？”曰：“青布遮前。”云：“未见四祖时为甚么百鸟衔花献？”曰：“富与贵是人之所欲。”

云：“见后为甚么百鸟不衔花献？”曰：“贫与贱是人之所恶。”

650

古灵和尚行脚，遇百丈开悟，却回福州大中寺。受业师问曰：“汝离吾在外，得何事业？”曰：“并无事业。”遂遣执役。

一日因澡浴，命灵去垢。灵乃拊背曰：“好所佛殿，而佛不圣。”其师回首视之，灵曰：“佛虽不圣，且能放光。”

其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，蜂子投窗纸求出，灵睹之曰：“世界如许广阔，不肯出，钻他故纸，驴年去！”其师置经问曰：“汝行脚遇何人？吾前后见汝发言异常。”灵曰：“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，今欲报慈德耳。”其师于是请为说法，灵乃举唱百丈门风曰：“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；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；但离妄缘，即如如佛。”其师于言下感悟。

651

世尊于涅槃会上，以手摩胸告众曰：“汝等善观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勿令后悔。若谓吾灭度，非吾弟子；若谓吾不灭度，亦非吾弟子。”时百万亿众，悉皆悟道。

云峰悦云：“然膏肓之门，不足以发药。云峰今日且作死马医。汝等诸人皮下有血么？”

652

云门问卧龙：“明己底人还见有己么？”龙曰：“不见有己，始明得己。”又问：“长连床上学得底，是第几机？”龙曰：“第二机。”门云：“作么生是第一机？”龙曰：“紧峭（按：“峭”当作“峭”，音 qiào）草鞋。”

妙喜曰：“骑贼马赶贼队，借婆帔子拜婆年。”

653

终南山政禅师，因唐文宗好嗜蛤蜊，沿海官吏递进亦劳。一日，御厨中有擘不开者，帝以为异，因焚香祷之，乃开。即见菩萨形，梵相具足，帝遂贮以金粟檀香合，覆以美锦，赐兴善寺众僧瞻礼。乃问群臣此何祥瑞，因诏师问。师云：“臣闻物无虚应，此乃启陛下信心耳。故契经云：‘应以此身得度者，即现此身而为说法。’”帝云：“菩萨身已现，且未闻说法。”师云：“陛下睹此为常耶？非常耶？信耶？非信耶？”帝云：“希奇之事，朕深信焉。”师曰：“陛下已闻说法竟。”皇情大悦，得未曾有，敕天下寺各立观音像。

654

汾阳昭和尚示众曰：“凡一句语须具三玄门，每一玄门须具三要，有照有用：或先照后用，或先用后照，或照用同时，或照用不同时。或先照后用，且要共汝商量；先用后照，汝也须是个人始得；照用同时，汝作么生当抵？照用不同时，汝又作么生凑泊？”

僧问：“如何是大道之源？”曰：“掘地觅天。”云：“何得如此？”曰：“不识幽玄。”

又问：“如何是宾中宾？”曰：“合掌庵前问世尊。”云：“如何是宾中主？”曰：“对面无伴侣。”云：“如何是主中宾？”曰：“阵云横海上，拔剑搅龙门。”

云：“如何是主中主？”曰：“三头六臂擎天地，忿怒那咤扑帝鍾。”

655

通禅师看《楞伽经》约千余遍，而不会三身四智，礼六祖求解其义。祖曰：“三身者：清浄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；若悟三身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听吾偈曰：‘自性具三身，发明成四智；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为汝说，谛信永无迷；莫学驰求者，终日说菩提。’”

通曰：“四智之义，可得闻乎？”祖曰：“既会三身，便明四智，何更问邪？若离三身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也，即此有智，还成无智。”复说偈曰：“大圆镜智性清浄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圆镜。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；若于转处不留情，繁兴永处那伽定。”

通礼谢，以偈赞曰：“三身元我体，四智本心明；身智融无碍，应物任随形。起修皆妄动，守住匪真精；妙旨因师晓，终亡污染名。”

656

临济和尚问龙光：“不展机锋，如何得胜？”龙光据坐，济曰：“大善知识岂无方便？”龙光乃瞪目曰：“嗟！”济以手指曰：“遮老汉今日败阙也！”

妙喜曰：“可惜龙光放过遮汉。虽然如是，也须救取临济老汉始得。”

657

保宁勇和尚示众云：“智不到处切忌道着，道着即头角生。大众！头角生了也，是牛是马？”

又颂《云门须弥山》云：“万仞峰头立大乖，须臾眨眼落悬崖；通身不损毫毛者，天上人间安敢埋？”

658

五祖演和尚示众云：“说佛说法，拈椎竖拂，白云万里；德山入门便棒，临济入门便喝，白云万里；然后‘恁么也不得，不恁么也不得，恁么不恁么总不得’，也则白云万里。忽有个出来道：‘长老你恁么道，也则白云万里’。这个说话唤作‘矮子看戏，随人上下’，三十年后一场好笑。且道笑个甚么？笑‘白云万里’。”

僧问：“不昧当机，请师直道。”曰：“捏聚放开。”

又示众云：“本末须归宗，尊卑用其语；利剑掷虚空，大棒打老鼠。”

659

云岩扫地次，道吾云：“何得太区区生？”岩云：“须知有不区区者。”吾云：“恁么则有第二月也。”岩竖起扫帚云：“这个是第几月？”吾便休。

玄沙云：“我当时若见，向伊道‘正是第二月’。”

云门云：“奴见婢殷勤。”

真如云：“将勤补拙。此三句语，一句可以定乾坤，一句可以验衲僧，一句可以接初机。诸人还拣辨得么？若拣辨得出，许汝亲见慧光；若辨不出，莫道慧光山势险，隔江遥望碧云闲。”

660

洞山初和尚示众云：“举唱宗乘，阐扬大教，须得法眼精明，方能鉴辨缁素。切缘真妄一源，水乳同器，到此难分。洞山寻常以心中眼观身外相，观之又观，乃辨真伪。若不如是，何名善知识？夫善知识者，驱耕夫之牛，夺饥人之食，方名善知识。即今天下那个是真善知识？诸禅德参得几个善知识来？也不是等闲，直须参教彻、觑教透，千圣莫能证明，方显大丈夫儿。不见释迦老子明星出时豁然大悟，与大地众生同时成佛，无前后际，岂不畅哉？虽然如是，若遇明眼衲僧，也好劈脊便棒。”

僧问：“维摩掌擎四世界，未审维摩身在甚么处？”曰：“在阇梨后底。”云：“为甚在学人后底？”曰：“还我话头来。”

问：“绝点无踪时如何？”曰：“尖斗量不尽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衲僧本分事？”曰：“骆驼渡汉江。”

问：“如何是亲切一句？”曰：“达磨无当门齿。”

661

德山到汾山，挟复子直上法堂，从西过东，从东过西，顾视云：“无！无！”便出。至门首，却云：“也不得草草。”便具威仪，再入相见。

汾山坐次，德山提起坐具云：“和尚！”汾山拟取拂子，德山便喝，拂袖而出，背却法堂，着草鞋便行。

汾山至晚，问首座：“适来新到在甚处？”首座云：“当时背却法堂，着草鞋出去。”汾云：“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，呵佛骂祖去在。”

妙喜曰：“二尊宿恁么相见，每人失却一只眼。”

662

妙喜示众云：

古人道：“大智无分别，大用无理事。如月印千江，似波随众水。”且那个是无分别底大智？那个是无理事底大用？莫是问一答十、辩泻悬河是大智么？莫是“粗言及细语、皆归第一义”，掀倒绳床、喝散大众，拦腮赠掌、拂袖便行，拟议思量、劈口便[祝/土]之类，是大用么？若作这般见解，莫道“我是衲僧”，便做他衲僧门下提破草鞋、掣骨董袋底奴子，也未得在。

善知识实证实证而大法不明，为人时未免以自悟自证处指似人，瞎却人眼，况无悟证学语之流，瞎人眼不在言也。此事大难。没量大人到这里无插足处，你小根无知魔子辈，如何敢造次开大口？你试静处坐地，微细揣摩：你方寸里还实到不疑之地也未？若实未到，我却赏你放得过、把得定，不受人走作，这般底唤作地狱滓。十方施主一粒米、一茎菜将来供给你，只要你道业成就，同趣佛乘，求异世他生福报；道业不明，如何消得？

你诸人决欲绍继此个门风，直须心境一如，方有少分相应。你莫见我说恁么事，便闭目藏睛，做死模样、硬差排。心与境一如，这个尽你伎俩，如何差排？你要得真个心境一如么？直须啐地折、曝地断，拈却髑髅里作妄想底，将第八识断一刀，自然不着差排。

你不见岩头和尚有言：“才有所重，便成窠臼”。你诸人一生在丛林参寻此事无所得者，不在言也。其间多有头白齿黄，坐在窠臼里，一生出头不得，都不知非：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，以奇言妙句为窠臼；于经教中声名句义上得滋味者，以经教为窠臼；于古人公案上得滋味者，以古人问答、代语、别语、抑扬语、褒贬语为窠臼；于心性上得滋味者，以“三界唯心、万法唯识”为窠臼；于寂默

无言无说处得滋味者，以闭目藏眼、威音那畔、坐在黑山下鬼窟里不动为窠臼；于日用动转施为处得滋味者，以扬眉瞬目、举觉提撕为窠臼；谓法不在言语上，不在情识上，不在举动施为处，错认业识为佛性，于此得滋味者，以击石火、闪电光为窠臼……如上所说，皆于得滋味处有所重。若无大丈夫气概，退步知非，即以所重处便作奇特想、玄妙想、安隐想、究竟想、解脱想，作如是等想者，佛出世亦不奈何，教中谓之“痴闇惑”。何以故？为你痴故执邪为正，为你闇故堕在所重处，不能动转。

若于心无所起，于法无所著，则无所重。无所重则自然赤骨力地无欲无依，于法自在。你即今便要恁么相应，亦不难，但于心平等，无所染着。如何是染着？作众生想、佛想、世间想、出世间想、求出离想、求佛智想，皆名染着。你但向欲起未起时猛着精彩，一跃跳出来，此心朗然独脱，才觉恁么，便转向上面去，自然头头上明，物物上显。得到恁么田地，亦不得采顾着，若采顾着，则有所重，才有所重，此心即渗漏矣，只名渗漏心，不名平等心。谓平等者，善与恶等，背与向等，理与事等，凡与圣等，量与无量等，体与用等，这个道理，唯证者方知。诸人若未证，直须证取，证得了，方得名为真出家儿。若心不证，向心外取证，此名出家外道，不堪为种草。

此心广大，无分剂，无边表。尘沙诸佛成等正觉，山河大地、万象森罗，皆不出此心。此心能与一切安名立字，一切与伊安名立字不得。故诸佛诸祖不得已，随你颠倒着个名字，唤作真如佛性、菩提涅槃，强立种种差别异号。为你众生界中见解偏枯，有种种差别，故立此差别名号，令汝于差别处识取此无差别底心，非是此心有差别也。所以僧问马祖：“如何是佛？”祖曰：“即心是佛”。你若实证实悟，有何差别？你若不悟，求奇特解会，不实证实悟，不信此心决定是佛，只此“即心是佛”便是差别因缘。

佛言：“欲以譬喻而显示，终无有喻能喻此。”说个广大已是限量他了也，况以限量心欲入此广大境界？纵然入得，如持蠡酌海，一蠡纵满，能得几何？然只这蠡中之水，未入蠡时，即是无限量底水，为你境界只如此，大生满足想，故此无限量境界，亦随你器量满足，非是大海水只有许多。故佛有言：“譬如大海不让小流，乃至蚊虻及阿修罗，饮其水者，皆得充满。”此水喻心，蚊虻、阿修罗喻大小差别，此心体上本无若干差别。汝但不起诸见，识取此心，种种差别亦自识得矣。先圣尚不许执此心为实，心外更有什么实底物为你作障碍？

我今拖泥带水，亦是不得已，为提奖娇儿、抚怜爱子、老婆心切，故牵枝引蔓。你莫记我说底便以为是。今日恁么说，明日又却不恁么说；你才恁么，我却不恁么；你不恁么时，我却恁么。你向那头寻我住处？只我亦自不知住处，他人又如何寻得？这个是活底门户，死却见行，方可入作。

而今学人将少分精进——礼佛持诵、戒身口意以为资粮，希求证取，有什么交涉？大似痴人埋头向西走，欲取东边物，转走转背，转急转迟。此是为、无漏、无功用大法门，若起纤毫取证心，则背驰矣，如何欲凭些小有为功行，便拟希求？所以古人见得太近，故云：“我坐地看你究取”，又云：“我立地看你究取”，即不曾教你起模画样、积功累德，希望成道。纵你希望得成，才成即坏，徒自疲劳。

你莫见恁么道了，便拨无因果，作地狱业；以平常无事唤作无佛法知见；饥来吃饭、困来即眠，以此为无修证，以此为无功用。且莫错会好！荷担此事，也须是个浑刚打就、生铁铸成底汉始得，岂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当？不见临济三度问黄檗佛法的的大意，三度被打，后得大愚点破，忽然大悟，不觉失声云：“**口恶**！”

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！”愚云：“你适来觅有过无过，而今却言黄檗佛法无多子，你见个甚么，便恁么道？”临济于大愚肋下[祝/土]两[祝/土]，愚遂托开云：“汝师黄檗，非干吾事。”你诸人参禅，还得恁么也未？云庵和尚颂云：“资粮更不着些些，歧路年深恐转赊；直下痛施三顿棒，夜来依旧宿芦花。”又颂临济悟旨云：“便言黄檗无多法，大丈夫儿岂自乖？肋下两拳明有信，不从黄檗付将来。”又端和尚颂云：“一拳拳倒黄鹤楼，一踢踢翻鹦鹉洲；有意气时添意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”据这两个老汉颂，便可承嗣临济，作他儿孙，真不忝窃。古来幸有恁么体格，如何略不着些眼脑，看是个甚么道理？

此事如青天白日，有甚么遮障？诸方有奇特差别海蠡儿禅，曲曲折折：此语又是讨他，那语又是识破，这语又是不上他钩线、不入他圈绩，这语又是偏正回互，这语又是尊堂有讳、不敢当头……

又有一种以《楞严宗镜》龙济偈语所说“眼见耳闻，无非是心，更非别法”，引“通玄峰顶，不是人间；心外无法，满目青山”之类为证，谓之根脚下事，谓之基趾，谓之绵密地。你不妨会得好！若恁么会，岂不是认物为心？既是你心，又要认他作么？

又有一种将临济三玄、云门三句逐句解说，以传灯广灯祖师言句各分门类，以“一尘才起、大地全收”，“一毛头师子、百亿毛头师子现”，“尽大地是个解脱门、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”，“若人识得心、大地无寸土”，“山河大地、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真心中物”之类，配为“体中玄”，“函盖乾坤”句；以“三脚驴子弄蹄行”，“锯解秤椎”，“火里唧螭吞大虫”，“文殊起佛见、法见，贬向二铁围山”，“东山水上行，北斗里藏身”，凡语言注解不得处，便道“蚊子上铁牛，无你下觜（嘴）处”……如此之类，谓之“句中玄”，“截断众流”句；如“踢着秤椎硬似铁，踢破草鞋赤脚走”，“饥来吃饭，困来打眠”，“山是山、水是水，行但行、坐但坐”，“大尽三十日，小尽二十九”，将如此之类谓之“玄中玄”，“随波逐浪”句。岂不见汾阳和尚颂云：“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；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”此老子明明为你指出临济骨髓，却来逐句下解注，谓“三玄三要事难分”是总颂，“得意忘言道易亲”是体中玄，“一句明明该万象”是句中玄，“重阳九日菊花新”是玄中玄。此是前辈中负大名望，有真实悟处，而大法不明无师承，杜撰如此，瞎众生眼，其余裨贩之流，不在言也。想汾阳老人未肯点头在。分明向你道：“三玄三要事难分，得意忘言道易亲；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新。”恁么道了，更将钵盂安柄。莫道你负大名，具大辩才，有大智慧，便是达磨大师出来，作这般去就，政（正）好捉来活埋，免致教坏人家男女，一盲引众盲。

问着三要，却注解不得，便将同“德山托钵”，“岩头末后句”，“南泉斩猫儿”，“百丈野狐”，“归宗斩蛇”，“大隋烧畬”，“赵州勘婆子、勘庵主”，“睦州担板”，“陈操尚书勘僧”，“玄沙敢保老兄未彻在”，“洞山道即太煞、只道得八成”，“达磨只履西归”……如此之类，皆谓之末后句。便引洛浦云：“末后一句，始到牢关；把断要津，不通凡圣。”任从天下乐欣欣，我独不肯，谓之“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”，任你学者逞尽神通、呈尽伎俩，我只一向把住，不许你，谓之牢关，直待举立僧住院，密室口耳传授。如斯之类，自毁正因，返行魔说。

又有一种，道“南泉斩猫儿”、“百丈野狐”、“归宗斩蛇”、“大隋烧畬”、“赵州勘婆子、勘庵主”之类，谓之建立门庭。本无恁么事，贵要罗笼学者。

又有一种以偏正回互为宗旨，如洞山与云居过水次，洞山问：“水深多少？”云：“不湿。”山云：“粗人。”云居却问：“水深多少？”云：“不干。”谓水讳湿

而当头道湿，不能回互，谓之粗人；云居却云“不湿”，是触讳而不能回互；洞山道“不干”，乃有语中无语——何谓有语？不干是；何谓无语？不干是。不干乃是湿，是活语，能回互，不触讳故也。

又以黑白圈儿作五位形相，以全黑圈儿为威音那畔、父母未生、空劫已前、混沌未分事，谓之正位。以二分黑、一分白圈儿为正中偏，却来白处说黑底，又不得犯着黑字，犯着黑字即触讳矣。更引洞山颂云：“正中偏，三更初夜月明前”，谓能回互——只言三更，三更是黑，初夜是黑，月明前是黑，不言黑而言“三更初夜月明前”，是能回互，不触讳。以两分白、一分黑圈儿为偏中正，却来黑处说白底，而不得犯白底消息，云：“偏中正，失晓老婆逢古镜”，不言明与白，而言失晓与古镜，是能回互明与白字而不触讳，盖失晓是暗中之明，古镜亦是暗中之明，老婆头白不说白，而言老婆，白在其中矣，能回互白字故也。又说正中来，颂云：“正中来，无中有路隔尘埃”，或云“出尘埃”，谓凡有言句，皆无中唱出，便自挟妙了也，无不从正位中来。或明或暗，或至或到，皆妙挟通宗，凡一位，皆具此五事，如掌之五指，无少无剩。兼中至，谓兼黑兼白，兼偏兼正而至。何谓至？如人归家，未到而至。别业乃在途，为人边事，亦能回互，妙在体前。兼中到，谓兼前四位，皆挟妙而归正位，谓之折合归来炭里坐，亦是说黑处而回互黑字，不道黑而言炭。

或者又谓曹山有言：“正位者即空界也，一向无物；偏位者即色界也，内有种种诸杂万像”，兼中至者舍事入理，正中来者背理就事，兼带者即冥应众缘、不随诸有，非染非净、无正无偏，故云“虚玄要道、无著真宗”，从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，须是审详，辨明当体。又说五位皆三字成句，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，中即正位也。说理说事，教有明文；教外单传，直指之道，果如是否？若果如是，讨甚好曹山邪？

又引浮山作大阳真赞曰：“黑狗烂银蹄”，自注云：“此语正位中有偏位，黑狗是正位，烂银蹄是偏位”。“白象昆仑骑”，自注云：“此语偏位中有正位”。“于斯二无碍”，自注云：“此语不堕有无二边，所以洞山云‘不落有无谁敢和？’”。

“木马火中嘶”，自注云：“妙挟。然虽妙挟而虚玄唱道也。”似这般说话，须教你烧顶炼臂、发誓愿不得妄传，然后分付，亦谓之末后句。

师举了，遂弹指云：

好掩彩底禅！若是皮下有点血底，还肯吃这茶饭么？我且问你：腊月三十日，四大相将解散，平昔记持学得底，还回互得么？回互时，还着意也无？当恁么时，心识已昏，如何回互？既回互不得，定撞入驴胎马腹中，随业受报。当此之时，欲触讳作粗人亦不可得，况能敌他生死邪？

又有商量：洞山示众云：“向时作么生？奉时作么生？功时作么生？共功时作么生？功勋时作么生？”时有僧问：“如何是向？”山云：“吃饭时作么生？”“如何是奉？”云：“背时作么生？”“如何是功？”云：“放下鉏头时作么生？”“如何是共功？”云：“不得色。”“如何是功勋？”云：“不共向时作么生？”谓趣向此事，答曰“吃饭时作么生”，谓此事不可吃饭时无、功勋而有间断也。“奉时作么生”，奉乃承奉也，如人奉尊长，先致敬而后承奉；向乃功勋之所立，才向即有承奉之义。答曰“背时作么生”，谓此事无间断，奉时既尔，而背时亦然，言背即奉之义，盖奉背皆功勋也。“功时作么生”，功即用也，答曰“放下鉏头时作么生”，把鉏头是用，放下鉏头是无用，洞山之意谓用与无用皆功勋也，亦是无间断之义。“共功时作么生”，谓法与境敌，答曰“不得色”，乃法与境不得成一色，正用时是显个无用底，无用即用也，若作一色，即是十成死语，洞山宗旨

语忌十成，故曰“不得色”，乃活语也。“功功时作么生”，谓法与境皆空，谓之无功用大解脱，故曰“不共”，乃无法可共，不共之义全归功勋边，如法界事事无碍是也——你面前无我，我面前无你，所以夹山道“此间无老僧，目前无阇梨”是也。如此之说，皆趣向承奉，于日用四威仪内成就，世出世间无不周旋，谓之功勋五位。

你道他古人意，果如是乎？若只如此，有甚奇特？只是口传心授底葛藤。既不如是，且古人意毕竟作么生？妙喜为你下个注脚，也要诸方检点。不见汾阳道：“面目见在，一任拣取”？故《净名》云：“但除其病而不除法”，又《首楞严》云：“汝以缘心听法，此法亦缘”。古人一言半句，虽是垂慈，皆在未屑已前着到，如三玄三要、四种料拣、十智同真，亦是这个道理。妙喜怎么说，不是贬剥诸方，且要个中人辨明缁素而已。

又有一种，也不在言语上，也不在古人公案上，也不在心性上，也不在玄妙上，也不在有不得失边，如火相似，触着便烧，非离真而立处、立处即真，信手拈来，超今越古，一句来一句去，末后多一句，便是得便宜。似这般底，只是弄个业识痴团，便谓无因果、无报应，亦无人、亦无佛，饮酒食肉，不碍菩提；行盗行淫，无妨般若……如此之流，正是师子身中虫，自食师子身中肉，永嘉所谓“豁达空，拨因果，莽莽荡荡招殃祸”是也。

有一种商量古人公案，谓之针线工夫，又谓之郎君子弟禅，如商量女子出定语云：“文殊是七佛之师，为甚么出女子定不得？”云：“文殊与女子无缘”。“罔明是初地菩萨，为甚么出得女子定？”云：“与女子有缘。”下语云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。”又有商量道：“文殊不合有心，所以出不得；罔明无意，所以出得。”下语云：“有心用处还应错，无意求时却宛然。”又有商量道：“文殊为甚么出女子定不得？杓柄在女子手里；罔明为甚么出得？如虫御木。”又云：“因风吹火。”又云：“争奈女子何？”邪解甚者，至于作入定势，又作出定势，推一推，弹指一下，哭“苍天”数声，“伏惟尚飨”，拂袖之类，冷（冷）地看来，惭愧杀人！

又芭蕉云：“你有拄杖子，我与你拄杖子；你无拄杖子，我夺却你拄杖子。”商量云：“你若是这般人，我与你说这般话，谓之‘与你拄杖子’；你不是这般人，我当面换却你眼睛，谓之‘夺却你拄杖子。’”下语云：“量才补职。”又云：“看楼打楼。”又有商量道：“有无与夺是擒纵。”学者似恁见解，如麻似粟。如上所说，皆口传心授，露布葛藤，印板上打来，模子里脱出，非唯自谤，亦乃谤他古人。

此是诸方学得底海蠡儿禅。诸上座还信得及么？不见道：“垂慈则有法，无法不垂慈；识取钩头意，莫认定盘星。”我这里是海蚌禅：开口便见心肝五脏，差珍异宝都在面前；闭却口时，何处觅伊缝罅？不是强为，法本如是。

诸上座！光阴可惜，各各趁色力强健，猛着精神了取，莫爱他奇特，奇特处赚悞人，杂毒在心识里，他时后日，莫道得力，只死时也死得不瞥脱，更说甚么敌他生死？世间无明烦恼却有限量，一念识破则当体寂灭；恶知恶见、法尘烦恼无限量，能障道眼，使得你心识昼夜不停谤佛法僧，造地狱业，虽是善因，返招恶果。果有智慧大丈夫汉，方识得破，不被他作恼。

不见云门大师有言：“尽乾坤一时将来，着你眼睫上”，你诸人闻怎么道，不敢望你出来性燥把老僧打一捆，且缓缓子细看：“是有是无？是个甚么道理？”直饶你向这里明得，若向衲僧门下，好椎脚折。若是个人，闻说道甚么处有老宿出世，便好摹面唾：“污我耳目！”你若不是个手脚，才闻人举便承当得，早落第二机也。又不见罗山和尚有言：“玄门无法，不立纪纲；若欲讨寻，声前看取。”

诸佛子！真心无定，真智无边。我若纵这两片皮，从今日说到尽未来际，钩锁连环，相续不断，亦不借他人气力。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，添些子不得，减些子不得，佛祖得之，唤作大解脱法门；众生失之，唤作尘劳烦恼。然得亦不曾得，失亦不曾失，得失在人不在法。故祖师云：“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毫釐有差，天地悬隔。欲得见前，莫存顺逆。”你禅和家个个念得，还曾略着意理会么？祖师安个名字，谓之《信心铭》，只要诸人信此广大寂灭妙心决定不从人得，故中间有言：“一心不生，万法无咎。无咎无法，不生不心。能随境灭，境逐能沉。境由能境，能由境能。”又云：“大道体宽，无易无难。”又云：“执之失度，必入邪路。放之自然，体无去住。”你但信此一心之法，不可取、不可舍，便好向这里放身命。若放不得，是你根性迟钝，腊月三十日不要错怪老汉。时热，久立。

喝一喝，下座。

正法眼藏卷第三之下(终)